

第三冊

恩遇
巡幸
宮闈
朝貢
外藩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杭縣徐珂著

清稗類鈔

商務印書館印行

清稗類鈔

恩遇類目錄

- 親邨王配享太廟
- 滿漢文武大臣配享太廟
- 羸台賜宴
- 派喫祭肉及聽戲王大臣
- 宴外藩
- 冬至賜貂
- 賜荷包鍍盞諸物
- 會親
- 克勤郡王墓開隧道
- 范文程以生員受知太祖
- 范文程脫包衣籍
- 列聖呼范文程官而不名
- 世祖賜宋筵食於中和殿
- 吳綺以傳奇受知世祖
- 世祖擢胡學士

清稗類鈔

恩遇類目錄

頁	一	二	三	三	三	四	四	四	五	五	五	六	六
世祖讚譽慎交社	張宸以祭文受知世祖	世職知縣加東昌府通判銜	世祖贊王熙爲公輔器	聖祖詔繪覺羅武默訥像	韓文懿以時文受知聖祖	聖祖呼尤侗爲老名士	杜立德入殿賜宴	杜立德乞歸賜詩	聖祖加恩范承勛	聖祖寵任張文貞	聖祖優禮陳廷敬	聖祖賜宋筵豆腐法	聖祖推恩于襄勤父
六	七	七	七	八	八	八	九	九	九	〇	〇	〇	一
聖祖賜曹寅母御書匾額	聖祖矜恤翰林官屬	皇子臨喪行拜奠禮	聖祖賜蔡升元葬親編										
一	二	二	二										
十	二	二	二										

稗

清稗類鈔 恩遇類目錄

一一

商務印書館印行

聖祖御書文恪二字賜勵杜訥家

一一二

蔣文肅屢受世宗賞賜

一一八

聖祖賜胡朏明御書

一一三

世宗召見布衣方觀承

一一八

聖祖為張文端奏請多留江寧一日

一一三

張廷玉鄂爾泰受知世宗

一一九

聖祖追念李蔚勳勞

一一三

世宗賜張廷玉聯

一一九

聖祖稱湯西厓為詩公

一一四

高宗賜張廷玉詩

一一〇

聖祖褒于清端

一一四

世宗屢賜張廷玉金

一一〇

聖祖題徐湘蘋畫大士像

一一五

給還張廷玉家資

一一〇

傅臘塔受知聖祖

一一五

世宗呼閩百詩為先生

一一一

編檢得賜禁城騎馬

一一五

歡喜老人

一一一

聖祖加惠二程後嗣

一一五

奉旨觀劇

一一二

聖祖加恩傅忠毅生母

一一六

世宗信任李衛

一一二

世宗寵待大臣

一一六

漢員賜宅

一一二

世宗加恩陳時夏生母

一一六

梁文莊墨漬袍袖

一一四

世宗召高宗入養心殿賜食

一一七

梁文莊素衣入直

一一四

賞花釣魚

一一七

王蘭生稽古之榮

一一五

世宗優禮蔣文肅

一一七

山高水長樓看烟火

一一五

知州蒙世宗特賜

一一七

賜田文鏡入祀賢良祠

一一六

世宗慰留朱文端

一一八

沈德潛校御製詩

一一〇

高宗賜沈德潛詩
 高宗賜徐文穆詩
 元旦恩錫筵宴
 高宗以御題墨刻賜督撫
 方勤襄三大榮遇
 高宗釋董文恭婦翁
 陳杰以勤樸受知高宗
 任啓運受研窮經學之褒
 裘文達賜御衣冠
 高宗賜裘文達繼母生母匾額
 賜錦堂
 五徵君
 高宗獎江右兩名士
 高宗嘉惠梁詩正父
 高宗賜陳文勤予告詩
 高宗褒賞劉文正送行詩
 阮文達以眼鏡詩受知高宗
 畢秋帆以廷對屯田事拔第一

三一 楊瑞蓮以誠實受知高宗
 三一 漢命婦榮遇
 三二 香山九老
 三二 高宗目錢文端爲江浙大老
 三三 高宗賜王大臣曲宴
 三四 賜外官花翎
 三四 盧明楷以精樂律受知
 三四 高宗御題南樓老人畫冊
 三五 陳文肅一日數召見
 三六 巴延三以直宿受知高宗
 三七 寧壽宮賜宴功臣
 三七 福文襄異數十三
 三七 尹均與千叟宴
 三七 宗室公賜紫
 三八 繪功臣像三次
 三八 高宗加恩百歲翁
 三九 王文莊受二十四福之賜
 三九 鄒小山以崑曲受知高宗

三九
 四〇
 四〇
 四一
 四一
 四二
 四二
 四二
 四二
 四三
 四三
 四三
 四四
 四四
 四四
 四六
 四六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四七

清稗類鈔 恩遇類目錄

四

商務印書館印行

錢維城以繪事受知高宗

四八

大庾戴氏叔姪之恩眷

五八

趙秉冲以諸生入直

四九

仁宗識拔戴文燾

五八

高宗賜曹文植父母壽

四九

仁宗親臨戴文燾喪次舉哀

五九

高宗賜段秀林黃馬褂

五〇

仁宗因得雪加恩朝臣

五九

翁方綱清書牙拉賽音

五〇

仁宗眷念吳增

六〇

翻字備賞

五〇

康紹鏞受知仁宗

六一

仁宗存問謝墉疾

五三

明文襄養疾受全俸

六一

朱文正奉命侍仁宗讀書

五三

在旗大臣賜紫

六二

五千餘人與千叟宴

五四

賜奠

六二

刺史與千叟宴

五四

湯文端受知三朝

六二

仁宗親視朱文端疾

五四

松文清受知宣宗

六三

仁宗作詩賀董誥

五四

宣宗宜慰黃勤敏之悼亡

六三

李松雲以麥浪詩受知仁宗

五五

宣宗賜黃勤敏人參

六四

曹錫寶以劾和珅家人得追贈

五六

李文恭受知宣宗

六四

維昂乘傳從軍

五六

鮑桂星閉門思過

六四

仁宗賜大挑舉人葛紗

五七

宣宗宴十五老臣

六四

宗室宴

五七

宣宗特賜英和福字

六五

朝馬肩輿之賜

五七

英和比翼朝天

六六

特詔圖像紫光閣
老司員以報捷賞花翎
澄懷園賦詩書扇
戴文節以書畫受知宣宗
宣宗念師傅吳穀人之子
宣宗賜耆臣紫緡
宣宗推恩廉吏後裔
楊忠武歿後恩諭
黔中三奇男蒙特恩
文宗親賜杜文正奠醴
吳存義受黑貂之賜
文宗輓林文忠聯
沈文肅超擢巡撫
駱文忠姪孫蒙陰
廝養遇穆宗而至粵海關
王景琦以二簣晉秩
寶文靖謚合素志
潘爵以醫擢官

六六
六六
六七
六七
六七
六八
六八
六八
六八
六九
六九
六九
七〇
七〇
七一
七一
七一
七二
七三

沈源深受知德宗
孝欽后以陸元鼎辦事爲可放心
慶寬以畫得二品頂戴
管劬安以畫得寵於孝欽后
孝欽后賞福壽字
知府得賜福字
袁樹勳受知孝欽后
孫家鼎受賜茶饌
孝欽后賜醇王福晉杏黃轎
孝欽后賜榮祿夫人福壽字
榮榮妾得寵於孝欽后
三星照
孫多祺母以進素肴而得賞
織婦特寵辱官
婦孺獻果賜銀牌

七四
七四
七四
七五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七
七八
七八
七八
七八
七九
七九
八〇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恩遇類

親郡王配享太廟

親郡王配享太廟者。皆祀於東廡。通達郡王雅爾疇齊。武功郡王禮敦巴圖魯。
此巴圖魯三字即其名非勇號也 慧哲郡王額爾袞。宣獻郡王界堪禮烈親王代善。睿忠親王
 多爾袞。鄭獻親王濟爾哈朗。豫通親王多鐸。肅武親王豪格。克勤郡王岳托。怡
 賢親王允祥。蒙古超勇襄親王策凌。及同治丙寅奉旨之科爾沁忠親王僧格
 林沁。凡十三人。

滿漢文武大臣配享太廟

滿漢文武大臣配享者。皆祀於西廡。英誠武勳王揚古利。信勇直義公費英東。
 宏毅公額亦都。忠義公圖爾格。昭勳公圖賴。昭勳即且義子忠義即宏毅子 文襄
 公圖海。文端公鄂爾泰。文和公張廷玉。文襄公兆惠。文忠公傅恒。文成公阿桂。

文襄公福康安。凡十二人。

瀛台賜宴

翰林賜宴瀛台。定在暑節。輒乘早涼。入西苑門。大柳星稀。高槐露下。宮牆綠岸。間安步徐行。菰蒲四面。水禽啁晰。與江南水鄉無異。渡板橋。則荷香襲衣。插流滴耳。復從內苑牆入小紅門。劃然大湖。有紅板長橋。橫跨水面。橋夾朱欄。其外雜列魚罾。朝士渡橋者。均許抽罾捉魚。得卽攜歸。於是迤邐達瀛台門。惟賜燕時。則從插口北上。直西浮道通梁。中有層亭。兩面帳房。列如號舍。上命登舟。泛太液池。卽從過船亭登舟。芰荷十里。望如蕃錦。北望金色搖曳。則別一境矣。

派喫祭肉及聽戲王大臣

大內於元旦次日及仲春秋朔。行大祭神於坤寧宮。欽派內外藩王貝勒輔臣六部正卿。喫祭神肉。上面北坐。諸臣各蟒袍補服入。西嚮神幄。行一叩首禮。畢復向上行一叩首禮。合班席坐。以南爲上。視御座爲尊也。膳房大臣。捧御用俎盤跪進。以髀體爲貴。司俎官以臂肩腰髀各盤列諸臣座前。上自用御刀割折。

諸臣皆自欒割。食畢。賜茶。各行一叩首禮。上還宮。諸臣以次退出。是晚。各賜糕。餈。醬。攜歸邸。至上元日。及萬壽節。召諸臣於同樂園聽戲。分翼入座。特賜盤餐肴饌。禮畢。各賜錦綺如意及古玩一二器。以示寵眷。

宴外藩

年終。諸藩王貝勒更番入朝。盡執瑞禮。除夕日。宴於保和殿。一二品武臣。咸侍座。元旦後三日。宴於紫光閣。上元日。宴於正大光明殿。一品文武大臣亦入座。

冬至賜貂

冬至賜貂。唐例也。國朝亦仿行之。南書房。如意館。昇平署。供奉諸人。各得數張不等。

賜荷包。鐙蓋。諸物

歲暮。諸王公大臣皆有賜予。御前王大臣。所賜爲歲歲平安荷包一。鐙蓋數對。及福橘。廣柑。遼東鹿尾。豬魚。諸珍物。外廷大臣。亦間有賜荷包一者。皆佩於貂裘。衿領間。泥首宮門。以謝寵眷。

會親

公主福晉格格及外戚眷屬。歲時有賜。入內謝恩。謂之會親。宮門外施以黃霧。謂之關防。

克勤郡王墓開隧道

克勤郡王岳托。禮烈王長子。崇德壬午冬。從征山東。薨於途。喪返。太宗痛甚。及葬。命開其隧道。以便歲時賜奠。撫柩而哭。高宗東幸。亦親往賜奠。

范文程以生員受知太祖

國初。范文程出關葬親。宿一牛象莊。問此有游憩所乎。牛象云。咫尺間爲查孝廉學詩之居。書室楚楚。乃與二牛象三騎往。查迎坐書室。范欣然曰。可下榻乎。查曰。不鄙荒陋。幸甚。雞豚雉兔。略具盤殮。范飲噉至飽。遂借宿。晨興。語查曰。獨行無侶。苦岑寂。能從我游乎。則借馬從之。至墓所。范曰。太祖定遼陽。壯者配營中。殺老弱。已而漸及擁厚資者。慮有力爲亂也。及行。又指一地曰。此將就僂處也。十七人皆將就刑。太祖忽問我識字乎。以生員對。太祖大喜。盡十七人錄用。

我至今職始望。豈及此乎。葬地迴抱山林。堪輿家言。此地貴不可言。將相不足道也。文程與江浙諸范通譜。稱爲文正公後。嘗捐金買田吳中。修文正祠。

范文程脫包衣籍

凡隸牛象下人曰包衣。牛象包衣者。猶人之投胎也。范文程歷相三朝。世祖爲捐金一萬贖之本旗牛象。始脫籍。

列聖呼范文程官而不名

范文程在盛京時。列聖皆呼其官而不名。以其形貌頎偉。是以御賜衣冠。皆出特製。

世祖賜宋犖食於中和殿

世祖御極之初。命公卿大臣子弟入衛。時商邱宋文康公長子犖。年甫十四。儀觀俊偉。冠侍從冠。蟒衣袴褶帶刀。侍左右。上愛重之。恆賜食中和殿。一日。犖對食遜避。私出帶間斜幅。裹餅餌棗栗。將懷之。上怪問。犖前跪謝曰。臣有祖母。老甚。愛臣。臣懷以獻。榮上之賜也。上喜。自是每賜食。必書敕以歸。

吳綺以傳奇受知世祖

順治壬辰。江都吳園次綺。以拔貢授中書舍人。奉詔譜楊繼盛傳奇。稱旨。卽以楊繼盛之官官之。

世祖擢胡學士

山陰胡學士爲庶常時。一日。同官皆出院。學士獨留。世祖微行入院。屏息立其後。良久。學士方習滿文。迴顧。見世祖。驚起俯伏。世祖笑曰。若誤矣。學士曰。小臣不得近天顏。然朝謁瞻仰久矣。問諸庶吉士安在。若何獨留此。學士奏。諸臣習清書。幸已成。各有事歸私寓。臣鈍劣。每後於人。私習以補其拙。世祖曰。諸臣何事。惟博奕耳。今已分曹。他適飲酒矣。卽日傳旨。超擢爲侍讀。

世祖讚譽慎交社

世祖召修撰徐元文。編修張若靄。華亦祥。入乾清宮。世祖科跣。單紗暑衫禪裙。曳吳中草鞵。命三臣升殿。賜觀殿中書數十架。經史子集稗官小說傳奇時藝。無不有之。中列長几。商彝周鼎。哥窯宣爐。印章畫冊畢具。廡下珠蘭建蘭茉莉。

百十盆。賜席地坐。從容問羣臣賢否。時政得失。皆謝以初進小臣。不能備知。因及書史古文。又問及近來名流社會。且云慎交社可謂極盛。前狀元孫承恩亦慎交中人也。良久始遣出。

張宸以祭文受知世祖

順治時。后喪。詞臣撰擬祭文。三奏草。不稱旨。最後內閣中書張宸撰。中有句云。眇茲五夜之箴。永巷之聞何日。去我十臣之佐。邑姜之後何人。世祖閱之墮淚。尋遷張兵部車駕司主事。

世職知縣加東昌府通判銜

順治朝。曲阜世職知縣孔允醇。以居官廉能。加東昌府通判銜。仍任知縣事。

世祖贊王熙爲公輔器

王文靖公熙。宛平人。文簡公崇簡子。少年登第。世祖喜曰。公輔器也。命供奉內廷。親教以滿文。兼習釋典。與孫學士承恩。麻文僖公勒吉日侍西清。世祖升遐時。命與文僖同撰遺詔。受顧命。康熙中正首揆。繼命專管密本。前此漢官不與

聞軍機。異數也。

聖祖詔繪覺羅武默訥像

康熙庚申。特召內大臣覺羅武默訥入養心殿。命工繪其像。卽以賜之。諭曰。將此像給爾子孫。世世供享。以昭加恩之意。

韓文懿以時文受知聖祖

長洲韓文懿公。葵康熙癸丑科會試殿試皆第一。撤闈後。上取墨卷覽之。稱主司得人。是年冬。召至起居注。命將平日窗稿進呈。遂以刻本五十篇進。復召至弘德殿。問平日所作必多。館師熊文端公代奏曰。尙有三十二篇。以題目小。不敢進呈。上曰。不妨。都進來。其三篇。卽鄉試墨卷也。某年。詞臣進表。有用豈弟君子屬之臣者。聖祖摘其訛。將加譴責。奏曰。屬之臣。固誤。然古人斷章取義。亦有君臣兩屬者。如禮經所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是也。

聖祖呼尤侗爲老名士

長洲尤侗。字悔庵。官侍講。世祖嘗稱爲眞才子。聖祖亦稱爲老名士。

杜立德入殿賜宴

寶坻杜文端公立德。以薦授內閣中書。尋登揆席。居相位十餘年。嘗賜宴內廷。特命列坐殿中。漢大學士入殿坐。蓋自立德始也。後以疾未預宴。上特遣中使齎酒饌賜之。諭曰。卿弼亮老臣。久任機密。茲海宇蕩平。時當令序。賜宴羣臣。念卿臥病。故遣使慰問。且賜醴饌。卿其加餐珍攝。副朕惓惓至意。

杜立德乞歸賜詩

杜文端公屢疏乞歸。聖祖慰留至再。其後請益力。乃頒宸翰云。內閣大學士杜立德弼亮老臣。綸扉久重。引年請歸。陳乞至再。還心既固。未可勉留。詩以送之。十載資賢佐。勞深致太平。訐謔留紫闥。風度重丹楹。方倚鹽梅略。難違邱壑情。餐芝黃綺伴。軒冕有餘清。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初九日御筆。又賜洛社怡情圖書一方。御書唐詩三軸。墨刻二冊。

聖祖加恩范承勛

漢軍鑲黃旗范大司馬承勛。開國名相文肅公第三子。殉難閩督忠貞公弟也。

康熙癸酉冬。以雲貴總督陞見至京師。值上謁孝陵。因迎至米峪口。上見范。天顏和霽。諭曰。爾盛京舊人。爾父兄累朝効力。爾兄又爲國盡節。朕見爾。思及爾兄。心爲慘切。不見爾。幾八九年矣。爾鬚髮皓白如此。郊外寒冷。今將貂帽貂褂。白狐腋袍賜爾。此時更換。恐受風寒。明日可服之。來謝恩。並賜御書世濟其美額。

聖祖寵任張文貞

康熙丙子。聖祖親征噶爾丹。至科圖。詔漢臣皆止。丹徒相國張文貞。公玉書。獨堅請扈從。深入。噶爾丹已破走。復請從。至歸化城受降。聖祖賜所御衣帽禦寒。戒毋露宿。軫恤甚至。嗣是寵任益專。爲漢臣冠。

聖祖優禮陳廷敬

聖祖南巡。澤州相國陳廷敬。方扈從。既至杭州。乞假游西湖一日。奉旨免朝。且云。廷敬老臣。遇宮眷車。不須避路。

聖祖賜宋犖豆腐法

聖祖南巡。宋牧仲在蘇撫任內迎鑾。某日。有內臣頒賜食品。並傳諭云。宋犖是老臣。與衆巡撫不同。著照將軍總督一樣頒賜。計活羊四隻。糟雞八隻。糟鹿尾八箇。糟鹿舌六箇。鹿肉乾二十四束。鱘魚乾四束。野雞乾一束。又傳旨云。朕有日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同。因巡撫是有年紀的人。可令御厨太監傳授與巡撫廚子。爲後半世受用。

聖祖推恩于襄勤父

漢軍于襄勤公成龍之擢安徽按察使也。聖主方以巡狩還京師。特詔獎襄勤賢能廉介。賜其父原任參領于德水貂裘。又通諭八旗都統侍郎諸臣。有子弟官外者。各貽書訓勉。效于成龍潔己愛民。

聖祖賜曹寅母御書匾額

康熙己卯夏四月。聖祖南巡回馭。駐蹕於江寧織造曹寅之署。曹世受國恩。與親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孫氏朝謁。上見之色喜。且勞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賞賚甚渥。會庭中萱花盛開。遂御書萱瑞堂三字以賜。

聖祖矜恤翰林官屬

康熙庚辰。聖祖以翰林官及庶吉士有貧不能具衣服乘騎者。諭大學士查明候旨施恩。並於丁憂告假之庶吉士無力至京者。飭各省督撫酌量資助。

皇子臨喪行拜奠禮

康熙壬午。少傅王文靖公卒於家。聖祖諭皇子直郡王往奠。並諭之曰。前此大臣病逝。間有命皇子臨其喪者。從未施拜奠之禮。大學士王熙因係世祖舊臣。特令汝行禮舉哀致奠。

聖祖賜蔡升元葬親銀

德清蔡升元。康熙壬戌一甲一名進士。方由修撰遷中允。卽請終養。癸未。迎駕嘉興。奏對御舟。翼日得旨。蔡升元在講筵甚久。家計甚貧。賜銀六百兩爲葬親費。事竣卽來京時。行在侍臣有感泣者。

聖祖御書文恪二字賜勵杜訥家

大臣身後予諡。皆由禮部奏請。旣得旨。內閣擬字進呈。候上圈出。此定例也。康

熙癸未。侍郎勵杜訥卒於官。已特賜祭葬矣。越二年。聖祖駐蹕靜海。追念其効力南書房二十餘年。敬慎勤勞。特旨賜諡。並御書文恪二字賜其家。

聖祖賜胡朏明御書

康熙甲申。聖祖南巡。德清胡朏明。涓撰平成頌。並以所著禹貢錐指獻諸行在。有詔嘉獎。召至南書房直廡。賜饌。御書者年篤學四大字賜之。後閩潛邱垂老入都。諄諄以求御書爲言。蓋深羨朏明之遇也。

聖祖爲張文端奏請多留江寧一日

康熙乙酉南巡。駐蹕江寧。將啟駕矣。以在籍諸臣籲請。允留一日。時桐城張文端公英已以大學士致仕。迎輦淮南。隨至金陵。亦以爲請。得旨。念老臣懇求諄切。准再留一日。啓行。丁亥。文端迎於清江浦。仍隨至金陵。上亦允其奏。多留一日。初。文端予告時。瀕行。御書篤素堂三字以賜。在淮安。則御書謙益堂及葆靜匾額。在江寧。則御書對聯及世恩堂匾額。他所賜賚。不可勝言。

聖祖追念李燾勳勞

高陽相國李文勤公。壽以康熙癸亥薨於位。庚寅上追念勲勞。特諭李壽任大學士時。始終恪慎。懋著勤勞。其孫工部主事李敏啟。可超擢太常寺少卿。以示優禮。舊臣至意。

聖祖稱湯西厓爲詩公

浙江詩派。朱竹垞後。必以懷清堂爲大宗。康熙癸巳。湯西厓右曾。以少宰兼掌院。赴熱河謝恩。滿掌院揆絅適侍班。聖祖垂問曰。湯右曾工於詩。有刻成者。可令進呈。揆奏刻者未之見。右曾昨在臣寓。有所作文光果詩。上命取閱。隨御製一首。賜和。中有叢香密葉待詩公之句。舉朝傳誦。羣然屬和。世遂稱西厓爲詩公。

聖祖褒于清端

永寧于清端。公成龍。聖祖褒爲眞理學。又褒爲古今廉吏第一。康良親王總督。蔡毓榮。巡撫張朝珍。吳興祚。俱器重之。所舉如于襄勤公成龍。董秉忠。陳大棟。邵嗣堯。王燮。孫宏業。衛濟賢等。皆著聞於時。

聖祖題徐湘蘋畫大士像

陳素庵相國妻。卽湘蘋夫人也。夫人徐姓。工詩詞。精繪事。嘗以從宦不獲供奉。吳太夫人甘旨。手畫大士像五千四十有八幅。以祈姑壽。聖祖曾取入內廷。寵以御題。

傅臘塔受知聖祖

清端公傅臘塔督兩江。薨於位。聖祖命太僕卿楊舒往祭。傳諭江南官民曰。爾等悲傷感痛。朕聞之。向來外官溘逝。從來未有此遣祭之例也。

編檢得賜禁城騎馬

康熙朝。編檢入直。亦有朝馬之賞。朱竹垞嘗得之。

聖祖加惠二程後嗣

錢塘徐文敬公潮撫河南時。五經博士程延祀請給二程子祭田。格於部議。聖祖諭曰。程子宋之大儒。祀典不可有缺。第恐祭田年久變鬻。其更籌久遠策。潮奏請於每年春秋致祭外。別給其後嗣銀四十兩。俾展時祀。從之。

聖祖加恩傅忠毅生母

傅忠毅公巡撫廣西。佩撫蠻滅寇大將軍印。聖祖鑒其忠赤。特封傅生母。但太君。一品夫人。賜第會城。敕和碩親王兩江總督董衛國巡撫佟國楨總兵哲爾肯加意頤養。又念侍奉乏人。復命忠毅妹原適鑲白旗驃騎將軍汪宗宏者。馳驛歸里。以代定省。

世宗寵待大臣

世宗知大臣祿薄不足用。故定中外養廉銀兩。歲時賞上方珍物無算。鄂爾泰召入時。上特命海望爲之起第於大市街北。凡器用無不備。張廷玉嘗小疾。及瘥。告近侍曰。朕股肱不快。數日始愈。衆爭來問安。上笑曰。張廷玉有疾。豈非朕股肱耶。陳時夏籍滇南。上因其母老。特命雲貴有司置傳送。至任所。岳鍾琪出征西域。上特命其子溶送至玉門關以慰之。

世宗加恩陳時夏生母

雍正癸卯。閣學陳時夏以御史授河南開歸道。仍帶臺銜。丙午。署江蘇巡撫。世

宗念時夏母老家。居以道遠未迎養。特命雲南督撫資送至蘇州。復賜人蔭。以慰高年行役之勞。

世宗召高宗入養心殿賜食

雍正癸卯。次辛祈穀禮成。爲世宗登極初次大祀之典。特召高宗入養心殿。賜食一饗。

賞花釣魚

世宗馭下嚴肅。然每假以詞色。雍正丙午秋。特宴文武大僚於乾清宮。賦詩飲酒。每佳時令節。必賜諸王大臣遊讌。泛舟福海。賞花釣魚。竟日乃散。

世宗優禮蔣文肅

雍正丙午秋。蔣文肅公主順天鄉試。時太夫人高年在堂。世宗恐其懸念。命樞府諸大臣。索其家平安信。於降旨之便。傳入闈中。以慰其心。

知州蒙世宗特賜

雍正丁未。馮少寇以知州開復。蒙世宗超授廬州知府。並於請訓之日。特賜貂

裘錦綺端硯法帖諸珍

世宗慰留朱文端

高安朱文端公軾晚歲多病。屢乞身。世宗嘉獎而慰留之。雍正辛亥。又具摺奏請。內閣傳出上諭。爾病如不可醫。朕何忍留。如尙可醫。爾亦何忍言去。文端感激涕零。從此不復有退志。

蔣文肅屢受世宗賞賜

蔣文肅官庶常。卽蒙聖祖賜第西華門右。御題匾曰揖翠堂。雍正戊申。大拜後。復賜新第於得勝門。舊例。年終賞大臣福字。皆用紅箋。丁未冬。世宗以其母曹夫人服未除。特書金箋福字以賜。壬子。賜人參至十二斤。

世宗召見布衣方觀承

方恪敏公觀承。少時愛楚詞。自懺云。愛讀離騷便不祥。後以南山集獄起。全家謫戍黑龍江。恪敏與兄觀永往來南北。營塞外菽水之資。或日一食。或徒步百餘里。及壯。歸金陵。家無一椽。借居清涼山僧寺。雍正壬子。入京師。旅人某爲薦

入平郡王藩邸。王與語。奇之。癸丑。王爲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奏恪敏爲記室。世宗命以布衣召見。賜中書銜偕往。凱旋。以軍功實授內閣中書。被薦詞科。臨試不赴。尋遷吏部主事。歷文選司郎中。出觀察清河。累遷至制府。雖貴。手不釋卷。好吟詩。工書。善騎射。年六十一而卒。

張廷玉鄂爾泰受知世宗

雍正時。滿漢大臣執政權。而始終寵任者。漢人則張文和公廷玉。滿人則鄂文端公爾泰。文和登朝五十年。長詞林二十七年。主接席二十四年。凡軍國大事。承旨商榷。無不合廟堂意旨。身後配享太廟。漢人之有勢力者。僅張一人。然頗樹黨。汪由敦其一也。當時有張姚二姓占過半部縉紳之言。鄂則世宗暮年。寸步不離。恆留宿禁中。逾月不出。世宗嘗云。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事無大小。必令鄂平章以聞。

世宗賜張廷玉聯

張文和公輔政時。世宗御書春聯以賜曰。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傳寫者改

天字爲皇字。後此聯遍天下。而無人知爲御製矣。

高宗賜張廷玉詩

張文和公於世宗時。允其配享太廟。及予告將歸。復面求高宗。高宗以其不赴宮門謝恩。降旨切責。且曰。朕前旨原謂配饗大臣。不應歸田終老。今憐其老而賜之歸。是特恩也。旣賜歸而又曲從伊請。許其配饗。是特恩外之特恩也。乃在朕則有請必應。而彼則恬不知感。則朕又何爲屢加此格外之恩。且何以示在朝之羣臣。試問其願歸老乎。願承受配享恩典乎。令明白回奏。張大懼。及事少解。入朝謝恩。高宗憐之。仍賜詩以歸。

世宗屢賜張廷玉金

世宗朝。張文和公在政府。十數年間。六賜帑金。每賜。輒以萬計。屢懇辭。上諭云。汝父清白傳家。汝遵守家訓。屏絕餽遺。朕不忍令汝以家事築心也。文和歸。遂以賜金名其園。

給還張廷玉家資

張文和公有一姊。歸姚氏。早寡。著蠶窗詩集。有智略。雍正間。文和告歸在家。有兩江總督查看家產之旨。先期得聞。亟歸視文和。檢書牘手錄冊子。攜回夫家。文和家無長物。兄弟戚友恐啓寄藏之疑。助成十萬金。以待查看。迨兩江總督復命。仍飭給還。文和亦未具領。存江寧藩庫。

世宗呼閻百詩爲先生

閻百詩。名璩。晚年名動九重。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後至京師。執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凡飲食藥餌衣服及几研陳設諸物。罔不精腆。偶感疾。命太醫院朝夕視。旣病劇。求移館。世宗固留。不可。則命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舉之。至城外十五里。如臥牀。不覺其行也。歿後。親撰文以祭。並賜輓章。

歡喜老人

歡喜老人者。生海寧。居海鹽。考察浙江海塘。垂六十年。捍禦修培。堅守古法。當事極倚重之。老人陳氏。名訐。字言揚。嘗官温州府學教授。年八十。時第三子存齋方伯世倅。以河南按察使入覲。蒙世宗垂詢年齒履歷。御書松柏堂匾額。並

賞人。獲貂皮。寧紉諸品。俾歸遺其親。諭云。爾父有德有壽。給他老人家歡喜。老人感激聖恩。遂有是號。

奉旨觀劇

巡撫李某。雍正時人。由軍官轉至巡撫者。性喜觀劇。會有言官具疏劾之。世宗遂諭其明白回奏。李乃與幕府磋商。有謂此事無實據。可云並未演劇者。有謂可以託詞酬神者。李聞之。皆以爲不可。曰。若等不知帝之爲人。不可欺也。余意直認不諱。但余本係武夫。不知禮數。觀劇可藉以習禮。余又未讀書。於前代人。物茫然不知。觀劇。即可知某爲善人。某爲惡人。擇其善者從之。惡者戒之。且余到任已久。並未嘗因私廢公。旣蒙聖恩垂問。嗣後更不敢觀劇。如此具覆。定可無事。幕府乃本其意。爲之擬稿。疏旣上。世宗親批准其觀劇。但囑其不可有誤政務。一時遂傳爲奉旨觀劇焉。

世宗信任李衛

雍正一朝。疆臣最蒙恩眷者。莫如田文鏡。李衛。而信任之專。似李尤在田上。李

以康熙末年。授雲南驛鹽道。雍正癸卯。管理銅廠。甲辰。擢雲南布政使。仍兼理鹽務。乙巳。撫浙江。丙午。管理兩浙鹽政。丁未。授浙江總督。戊申。命江蘇所屬七府五州一切盜案。俱令管理。復因廷議築松江石塘。上以江南督臣范時繹辦理未協。令李查議具奏。奏上。得旨。仍令會同江南督撫稽查辦理。十二月。上以李留心營務。凡江南軍政舉劾。命同范時繹等辦理。時適遣侍郎王璣彭維新往江南。清查積欠錢糧。亦令與聞。己酉。加兵部尚書銜。庚戌。江寧有張雲如者。以符咒惑人。謀不軌。李遣弁密訪。得其黨甘鳳池等。私相煽誘狀。令游擊馬空北齋文往緝。旋以范時繹及臬司馬世炳回護失察。咎。又曾與雲如往來。輾轉關查不解。且賄空北稟飾。具疏劾之。命尚書李永昇赴浙會鞫得實。時繹解任。世炳以下論罪如律。壬子。調督直隸。命節制提督等官。乾隆丁巳。猶以奏誠親王府侍衛庫克。於安州民爭控淤地案。赴州屬託諭。嘉其執法秉公。特賜四團龍服。戊午。疏參直隸總河朱藻挾詐誤工貪劣等款。及藻弟蘅干預賑務。奏入。命尚書訥親孫家淦會鞫得實。革藻職。擬杖流。蘅亦擬杖。

漢員賜宅

在京漢員。皆僑寓南城外地。勢湫隘。賃屋之值皆昂。漢員咸以爲苦。列聖每加體恤。故漢閣臣多有賜第內城者。如張文和廷玉。賜第護國寺胡同。蔣文肅廷錫。李公橋。裘文達曰修石虎胡同。劉文定綸。阜城門大街。劉文正統勳。東四牌樓。汪文端由敦。汪家胡同。梁文定國。治拜斗殿。董太保。誥新街口。皆榮遇也。

梁文莊墨漬袍袖

雍正間。錢塘梁文莊公入直上書房。獲侍高宗暨誠和兩親王講讀。以舊學受知遇。晚年自言。嘗爲高宗作擘窠大字。適世宗駕至。諸臣鵠立以俟。世宗命竟其書。以墨漬袍袖。復令高宗曳之。文莊藏此衣三十年。薨時服以就木。以存殉志君恩也。

梁文莊素衣入直

梁文莊公官侍講學士時。丁母憂歸。詔賞藩庫銀五百兩治喪。乾隆丙辰。諭曰。向來翰林官丁憂。有在京修書之例。梁詩正著來京在南書房行走。詔以素服。

入直。照現任學士例給俸。兼直懋勤殿。與侍講顧成天恭校御製樂善堂全集。賜第南城。

王蘭生稽古之榮

交河王少司寇蘭生。起家秀才。康熙丙戌。李文貞薦。召直內廷。癸巳。賜舉人。蒙養齋開局。與編纂事。後以母病請急。有旨將韻書攜回。就家纂輯。服闋。復赴書局。日侍講筵。承顧問。辰入酉歸。無間寒暑。時猶未通籍也。辛丑。賜進士。以庶吉士充武英殿總裁。留館。踰年。卽署司業。典廣東試。督浙學。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凡天祿祕書。頒行海內者。靡不與點勘之役。樂律一門。尤專屬焉。文柄屢握。賜賚無算。年僅中壽。蚤躋列卿。

山高水長樓看烟火

乾隆初。歷年於上元前後五日。觀烟火於西苑西南門內之山高水長樓。樓五楹。不加丹堊。其前平圃數頃。地甚寬敞。遠眺西山。如髻出苑牆間。申刻。內務府司員設御座於樓門外。宗室外藩王貝勒及一品武大臣南書房上書房軍機

大臣以及外國使臣等。咸分翼入座。圃前設火樹。棚外圍以藥欄。上入座。賜茶畢。各營角伎及僛侏兜離之戲。以次入奉畢。上命放瓶花。火樹泅泮。異觀也。膳房大臣跪進果盒。上親頒賜。凡侍座者咸預。次樂部演舞。鑼伎伎畢。命改烟火。火繩紛繞。儼如飛電。俄聞萬礮齊作。轟雷震天。逾刻乃已。

賜田文鏡入祀賢良祠

田文鏡。漢軍正黃旗人。以福建長樂縣丞起家。薦至總督。雍正癸卯。以內閣侍讀學士告祭華嶽。復命時。面奏山西荒歉情形。卽命赴山西振濟平定等四州縣。並授山西藩司。旋調河南。久之。授河南山東總督。卒諡端肅。於河南省城建立專祠。並入祀豫省賢良祠。乾隆庚申。河南巡撫雅爾圖奏。文鏡在豫。百姓至今怨恨。豫省賢良祠不應列入。奉諭。此等事何須亟亟爲之。若行撤去。豈不有悖前旨乎。使田文鏡尙在。朕不難去之罪之。今已沒矣。在祠不在祠。何礙於事。況今日在祠。將來應撤者。正不知幾何也。何必亟亟於一田文鏡。若出於識見之迂。尙可。若出於逢迎與彼不合之人之意。則朕所望於汝者。又成虛矣。朕觀

雅爾圖此奏。並不從田文鏡起見。伊見朕降旨。令李衛入賢良祠。其意以爲李衛與大學士鄂爾泰素不相合。特借田文鏡之應撤。以見李衛之不應入耳。當日王士俊請將田文鏡入賢良祠。係奉皇考諭旨允行。今若撤出。是翻從前之案矣。試思田文鏡留於祠中。於國計民生。有何關係。而此時必欲行此翻案事乎。又如前日查克旦奏請弘曠迎養嫡母一事。弘曠係獲重罪之人。朕所以給與紅帶子者。誠恐日久之後。漫無分別。多有未便。乃事之不得不如此辦理者。至於迎養伊母之奏。朕若允行。在伊一家。自必感激朕恩。然以今日之迎養爲恩。必以從前之治罪爲怨。似此市恩翻案之舉。朕必不爲也。當日鄂爾泰田文鏡李衛。皆督撫中爲皇考所最稱許者。其實田文鏡不及李衛。李衛又不及鄂爾泰。而彼時三人素不相合。亦衆所共知。從前蔣炳條陳直隸裁兵一事。又有人條奏直隸總督應改爲巡撫者。外間皆以爲出於鄂爾泰之意。前日李衛之子李星垣初到京師。卽具摺奏稱伊父李衛平日孤身獨立。恐不合之人。欲圖報復。朕命訥親嚴行申飭云。汝不過一武職小臣。卽有與汝父不合之人。欲圖

報復者。朕乾綱獨攬。洞察無遺。誰能施其報復之私心。汝係新進之人。卽存此念。甚屬糊塗。將來豈能上進。李星垣陳奏。雖未明言。朕卽知其指大學士鄂爾泰也。從來臣工之弊。莫大於逢迎揣摩。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簡用之大臣。爲朕所倚任。自當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諒亦不敢存黨援庇護之念。而無知之輩。妄行揣摩。如滿洲則思依附鄂爾泰。漢人則思依附張廷玉。不獨微末之員。卽侍郎尙書中。亦所不免。卽如李衛身後。無一人奏請入賢良祠者。惟孫嘉淦素與鄂爾泰張廷玉不合。故能直據己意。如此陳奏耳。朕臨御以來。用人之權。從不旁落。試問數年中。因二人之薦而用者爲何人。因二人之劾而退者爲何人。卽如今日進見之楊超曾田懋。皆朕親加簡拔。用至今職。亦何嘗有人。在朕前保薦之乎。若如衆人揣摩之見。則以二臣爲大有權勢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其視朕爲何如主乎。但人情好爲揣摩。而返躬亦當慎密。卽如忒古爾德爾因派出坐臺。託故不往。朕加以處分。又刑部承審崔超潛一案。擬罪具題時。鄂爾泰曾爲密奏。後朕降旨從寬。而外間卽知爲鄂爾泰所奏。若非鄂爾泰

漏洩於人人何由知之。是鄂爾泰慎密之處。不如張廷玉矣。嗣後言語之間。當謹之又謹。又額駙策令到京。曾奏忒古爾德爾年老。請令回京。又法敏富德常安輩。策令亦曾在朕前。獎以好語。又謂富德宜補隨印侍讀。此必鄂爾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陳奏也。今鄂爾泰奏辯。並未向伊言之。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屬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爾泰之意。卽行陳奏。則勢力更重。額駙且然。何況他人。鄂爾泰亦能當此語乎。朕於大臣視同一體。不但欲其保全始終。且於疑似之際。亦每爲留意。以杜外人之議論。卽如前日刑部侍郎缺員。朕原欲批用張照。因彼時鄂爾泰未曾入直。而張廷玉在內。朕恐人疑爲張廷玉薦引。是以另用楊嗣璟。又如勵宗萬人不安靜。鑽營生事。朕因其小有才具。尙可驅策。令其在武英殿行走。亦足滿其分量矣。而外人以爲張廷玉所劾。不得起用。其實當日勵宗萬保舉受賄一節。果親王曾經奏聞。並非出於張廷玉也。朕之用舍。悉秉至公。繼述期於至當。若謂皇考當日所用之人。不應罷黜。所退之人。不應登進。如大學士鄂爾泰。豈非告退閑居。而朕特用之大臣乎。又如前日吏

部爲恆德襲職事。具摺請旨。朕因摺內奏稱。雖與銷減之例相符。而與奉有特旨多頗羅之案。似同一例等語。恆德係訥親一族。不應如此措辭。朕不准行。且面加訓諭。鄂爾泰張廷玉。乃皇考與朕久用之好大臣。衆人當成全之。使之完名全節。永受國恩。豈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積月累。實所以陷害之也。朕是以將前後情節。徹底宣示。深欲保全之。二臣更當仰體朕心。益加敬謹。以成我君臣際遇之美。欽此。

沈德潛校御製詩

詩人遭際。唐宋以來。以長洲沈德潛爲第一。當進呈新詩時。中有夜夢俞淑人一首。未刪。高宗見之。謂汝旣悼亡。何不假歸料理。因賜詩送行。還朝後。借內直諸臣恭和悼孝賢皇后輓章。中有兒字亡字難於措詞。沈獨云。普天同灑淚。老耄似童兒。又云。海外三山杳。宮中一鑑亡。命卽寫卷後。傳示諸臣。及告歸。命大司馬梁詩正奉御製詩十二本。令德潛逐日校閱。先繳進四本。上命之曰。改幾處。俱依汝。惟大鐘歌中云。道衍儼被榮。將命汝改榮國。因道衍封榮國公也。榮

將本黃帝時鑄鐘人。汝偶然誤會。然古書讀不盡。有我知汝不知者。亦有汝知我不知者。餘八本盡心校閱。不必依違。至於賜序私集。俯和原韻。並稱以老名士老詩翁江浙大老也。

高宗賜沈德潛詩

沈德潛入詞館後。以悼亡假歸。高宗賜詩。有我愛德潛德句。錢文端公因和之云。帝愛德潛德。我羨歸愚歸。

高宗賜徐文穆詩

錢塘徐文穆公本以東閣大學士入軍機。乾隆甲子正月。以病請解任。上慰留。六月。具疏力請得旨。加太子太傅。准解任。八月。諭曰。大學士徐本老成謹慎。宣力有年。今以抱恙懇請回籍調理。朕心眷注。特賦詩篇以寵其行。并賜御用冠服及內府文綺貂皮等物。令御前侍衛都統永興齋往。宣朕諭旨。朕於本月二十五日行幸南苑。當親至大學士邸寓。慰問之。詩曰。枚卜資賢輔。調元贊眇躬。摠忠一心切。論道八年同。績茂台衡列。勤宣警蹕中。百司方仰矩。二豎偶興戎。

遽爾辭榮祿。能毋遂退沖。青門名不減。黃閣惜何窮。別緒紛秋日。歸舟急北風。尙期食履健。重入綉扉崇。九月。疏請給其子內閣學士以烜假。送歸。允之。命在籍食俸十年。復念其歸里將一載。御製詩賜之。詩曰。道義愜同好。衣冠崇老成。八年資襄贊。千里睽音聲。宿疾今何似。秦醫胡不靈。每懷故老凋。錯落如晨星。臨風瞻越雲。惘惘心靡寧。長夏宜林居。山水秀且清。峯迎南北翠。月印三潭明。卿雖適江湖。豈不念朝廷。努力加餐飯。慰予跂望情。跂望情何極。頻年共濟人。爵祿非可私。義難阻歸輪。常謂二疏去。於道味致身。卿以謝病返。安忍責愬分。愬分亦已久。日歷冬春夏。乃知白駒速。寸晷不相假。看禾新雨後。把卷萬幾暇。披薰對南風。心因到越下。所願眠食佳。早整歸朝駕。

元旦恩錫筵宴

乾隆庚午元旦。恩錫大廷筵宴。王大臣九卿而下。翰詹科道皆侍。庶吉士亦得與焉。

高宗以御題墨刻賜督撫

高宗嘗以御題雞雛待飼圖韓幹試馬圖太常仙蝶詩諸墨刻。賜各省督撫。皆上駢文謝表。惡之。勅曰。試馬圖之題。朕原因唐太宗以英武定天下。不數傳而至天寶。耽於逸樂。罔念祖宗創業艱難。文恬武嬉。釀成漁陽之變。倉卒播遷。國勢遂以不振。朕撫圖增惕。形諸篇什。以爲考鏡得失之林。又如雞雛待飼圖之鑒切民依。凡有撫綏之責者。各應顧名思義。至於仙蝶詩。亦因太常署中。實有其物。朕曾目覩。於幾餘學詠。藉記事實。遂以分賞各督撫。何必紛紛用駢體鋪張。玩物喪志。帝王所戒。朕豈肯以玩好襍祥。啓導臣工。流傳後世耶。

方勤襄三大榮遇

方勤襄公維甸初入京。賜舉人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其始生時。父恪敏公方總制畿輔。彌月之辰。恪敏適扈從行在。面陳後。攜抱入覲。賞賚駢蕃。一也。未弱冠。賜中書所聘雲南裴撫軍女。猶未娶也。會引見。垂詢。命金壇于相國傳示裴中丞。早爲畢姻。嗣裴夫人歸寧滇南。又有旨下直隸制軍沿途促返。二也。勤襄督閩浙。以太夫人年逾八旬。拜疏歸養。後有詔召贊樞務。勤襄奏稱臣母不能

頃刻離臣。臣又不能奉母就道。懇辭新命。上聞。憫而許之。乃輟詔。復加賜珍物。以遂其孝養之私。三也。

高宗釋董文恭婦翁

董文恭公誥夫人秦氏。爲禮部郎雄褒女。雄褒先緣事遣戍。及秦夫人卒。高宗以文恭故。釋歸里。雄褒至京。詣文恭言謝。門者述文恭語曰。此恩出自上。且諭令回籍。至京何爲者。終不見。

陳杰以勤樸受知高宗

乾隆己巳。高宗命工部侍郎三和修靜漪園別館。中有複道。可通西苑。萬幾之餘。嘗乘小輿。由複道往監工。外廷未知也。時陳提督杰爲中營千總。日夕危坐宮門側。督率工匠。初無怠容。上心識其人。諭傳文忠公曰。汝中營有偉髻千總。其人勤樸。可任事。因詢其名姓。命文忠保薦之。不數載。至專閫。

任啓運受研窮經學之褒

荆溪任鈞臺宗丞。以雍正癸丑通籍。年六十四矣。殿試之明日。以能通性理八

人奉旨引見。世宗反覆下詢。奏對詳盡。蒙恩獎人甚聰明。卽授檢討。上書房行走。逾年抱疾。上廕聖懷。賜藥賜醫。院使院員更迭前往。以口傳天語。越月疾愈。趨謝。特諭繞廊而進。再四慰安。矜自保愛。並命侍臣扶掖以出。憑御座遙望之。高宗登極。仍直上書房。充講官。擢中允。由左僉都御史洊升卿貳。偶遭傾跌。賜藥賜金。服食寢興。時降清問。而且官翰詹。卽免其考試。佐憲職。不責以糾彈。迨乾隆己巳。宗丞棄世久矣。詔舉經學士。聖諭猶舉以爲勸。有故宗人府府丞任啓運。研窮經學。整樸可嘉之褒。

裘文達賜御衣冠

裘曰修。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丙辰。以廩生薦博學鴻詞。己未。中進士。大考。遷侍讀學士。任九卿者三十餘年。貌清整。眉有濃翠。顧盼間精神淵映。居恆喜賓客。工諧謔。而遇事神解超釋。每詣一曹。受一職。手文書。嘿然。數日後。判決如流。丙子。征伊犁。面奏軍務機宜。高宗大悅。以其才似舒文襄公。賜御衣冠。乘傳至巴里坤。傳宣聖意。會逆酋莽阿里克。遣其弟詭稱押送諸番。探信卡倫。裘與

哈密鎮臣祖雲龍。縛畀總督。發其奸。哈密兵少。有赴巴里坤種地者。七百人。裘請暫留爲衛。撥河洲五衛麥石。添備支放。餘者分散各塘路。站平糶之。上皆獎許。凡有事四方。與大學士劉文正公先後奔走。前命未復。後命又至。雖侍內廷。領六部。而足跡常周全國。讞決無苛。亦無縱。尤善治水。常奏治水當先審其受病之由。再論治病之法。就一縣一府而言。病有其處。合一省而言。則不然。就一省言。病有其處。合數省而言。則又不然。若僅於一處受病處治之。而下流之去路未清。則爲患滋甚。上深然之。所治黃淮。淝濟。伊洛。沁汜等。凡九十三河。疏排濬淪。貫穿原委。可爲後法。遇事有犯無隱。上鑒其誠。雖忤旨。時加嚴訓。不逾時。恩禮如初。亦與舒文襄公相似。年六十二。病噎。上賦詩存問。醫藥不絕於道。加太子少傅。薨。賜諡文達。入賢良祠。

高宗賜裘文達繼母生母匾額

裘文達自乾隆丁丑戊寅。周歷山東河南安徽三省。疏濬修築。河患粗已。高宗深嘉之。明年。特旨賜其繼母郝氏八旬衍慶。生母王氏七袞連祺匾額。

賜錦堂

趙谷林徵君昱家藏側理紙。蓋南越人以海苔爲之。質堅而膩。世不輕有。高宗南巡。獻之行在。拜賜宮錦四端。沈椒園觀察。以賜錦名其堂。

五徵君

乾隆癸巳。四庫館初開。以翰林官纂輯不敷。劉文正公保進士邵晉涵周永年。裘文達公保進士余集舉人戴震。王文莊公保舉人楊昌霖。同典祕籍。後皆改入翰林。時稱五徵君。

高宗獎江右兩名士

蔣心餘初入京師。才名藉甚。裘文達以心餘與彭文勤並薦。及文勤召見。高宗屢問蔣某何在。文勤以母老對。上賜文勤詩。兼及心餘。有江右兩名士之目。

高宗嘉惠梁詩正父

梁雍林相國詩正。爲戶部侍郎時。值封翁七十壽。高宗諭賜官誥。及五言近體一首。傳經介祉四大字。相國兄護林。方以庶常侍養家居。特旨免其散館。授編

修及相國參大政。一日上忽語之曰。汝父明年八十矣。卽日賜以閣部之封。乾隆辛巳南巡。封翁迎駕吳江。上停舟勞問。召見行幄。令二子扶掖上殿。稱其多福。賜貂幣賜養餌。及七言近體一首。湖山養福四大字。封翁既退。偕浙東西士大夫爲太后祝釐於淨慈寺。上復賜燕湖上。瀕行。又賜相國台階愛日四大字。及白金三百兩。爲封翁頤養之資。

高宗賜陳文勤予告詩

海寧陳文勤公世倌。乾隆丁丑以首揆予告。陛辭。賜銀五千兩。命在家食俸。並御製詩賜之。有老成歸告能無惜。皇祖朝臣有幾人之句。

高宗褒賞劉文正送行詩

劉文正統勳。不以詩名。然偶有作。必出人頭地。乾隆中。桐城張文和公廷玉予告歸里。奉勅撰送行詩。門下士如趙編修翼等。舊客於文正。並令擬作。卒莫有稱意者。文正在樞廷。自握管爲之。中一聯云。住憐夢裏雲山繞。去惜天邊雨露多。恭繕進呈。高宗大加褒賞。一時送行詩。遂無有出文正右者。

阮文達以眼鏡詩受知高宗

儀徵阮文達公元以文學侍從。受知於乾嘉兩朝。任封圻。正接席。當時著述。蔚爲一家。然當其進身之始。亦阿附權門也。初入史館。適和珅掌院事。執弟子禮甚恭。和收之門下。未幾。大考翰詹。高宗以眼鏡命題。和知上高年不用鏡。先洩意於元。故元詩云。四日何須此。重瞳不用他。高宗以押他字脫空議論。又暗合己意。遂置高等。尋開坊。

畢秋帆以廷對屯田事拔第一

畢秋帆尙書爲軍機章京。代友直班。適陝督黃廷桂疏至。言新疆屯田事。熟讀之。及廷對。問屯田條對精核。高宗拔爲第一。其侍藉田。亦代友值班。上詢布穀戴勝。是二是一。畢言布穀卽戴勝。上稱善。

楊瑞蓮以誠實受知高宗

梁詩正有戚楊瑞蓮者。工篆隸書。乾隆中。開西清古鑑館。楊充寫官。八月十三日午後。一偉人徐步至。楊漫揖之。旣就坐。問館中人何往。曰。悉入闈就試矣。問

胡不往。曰：所以留者，恐內廷有傳寫事件耳。遂問姓名籍貫。楊具以對。索觀所爲書，極稱賞。忽數內侍聞聲至，方悟。亟蒲伏叩頭。高宗笑頷之。明日，語梁曰：汝戚楊瑞蓮，甚誠實，篆隸亦佳。惜不得預試，可賞給舉人。梁頓首謝。楊旋以修書敘績，選湘潭令。以自矜重其書，忤撫軍，被劾。上曰：楊瑞蓮老實人，朕所深知。所參不准，乃擲還原奏焉。

漢命婦榮遇

乾隆庚寅，太后八旬萬壽。凡六十以上齊眉命婦，均得邀綵緞珍品之賜。漢臣中同時受賞者，有吏部尙書程景伊妻金氏，禮部尙書蔡新妻何氏，吏部侍郎曹秀先妻劉氏三人。

香山九老

乾隆辛巳，孝聖后七旬萬壽，賜三班九老宴於香山。在朝王大臣九人，武職九人，致仕諸臣九人，有香山九老圖。爲貝子弘旻所繪。迨孝聖八旬萬壽，即乾隆仍賜宴香山，命齊赴乾清門，令畫苑艾啓蒙繪圖。文職九老，爲顯親王衍潢、恆

親王弘暉。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官保。吏部尙書託庸。刑部尙書楊廷璋。理藩院尙書素爾訥。刑部侍郎吳紹詩。工部侍郎三和。武職九老。爲都統四格。曹瑞。散秩大臣國多。歡甘都。副都統伊松阿。薩哈岱。李生輝。福僧阿。色端察。致仕九老。爲刑部尙書錢陳羣。內大臣福祿。禮部尙書陳德華。兵部尙書彭啓豐。禮部侍郎鄒一桂。左都御史呂熾。內閣學士陸宗楷。詹事陳浩。國子監司業王世芳。

高宗目錢文端爲江浙大老

嘉興錢文端公陳羣。幼貧甚。隆冬。早起讀書。竈無宿薪。汲井水盥手。膚爲之坼。未弱冠。依人京師。傭書餬口。冬無裘。入市。以三百錢買皮袖。自綴於袍。鈔纂益力。踰數年。旋里。課兩弟讀書於南樓。去梯級。縋繩送飲食。歲除。始一下樓。如是者二年。學大進。遂以文字邀異遇。高宗南巡。扶杖迎轡。御製詩有江浙大老之目。

高宗賜王大臣曲宴

乾隆中。元旦後三日。欽點王大臣之能詩者。曲宴於重華宮。演劇賜茶。命仿柏梁體聯句。以紀其盛。復當席御製詩二章。命諸臣和之。歲以爲常。

賜外官花翎

定制。外任文臣無賜花翎者。乾隆中。方敏恪公觀承官直隸總督。聖眷頗優。以古北口大閱。乞賜花翎。遂邀特賞。嗣後外任督撫。屢有蒙恩賜者。惟劉文正公督陝時。特賜花翎。回京繳還。上亦優容。不加責也。

盧明楷以精樂律受知

寧都盧詹事明楷。於樂律有宿悟。審辨律呂。清濁高下。不失毫黍。爲貢生。已預內廷修書之役。會和碩莊親王尙書張文敏公奉詔編次律呂正義。卽薦盧爲纂修官。時猶未通籍也。樂部向以王大臣兼領。盧官侍讀時。特旨令撰擬樂章。兼樂部行走。凡所撰進。皆播之管絃。列於法部。

高宗御題南樓老人畫冊

錢文端公母陳太夫人。節藝雙絕。鬻畫養親。世所稱南樓老人也。文端旣貴。嘗

以其畫冊十幀。進呈御覽。一畫一魚。一黑犬。一畫一蜨。未入花叢時。一畫一蝦。一蟹。一小魚。一畫花籃。一畫大柏。一畫梅花仙女。一畫修篁茂林。一畫楊梅。枇杷。二桃。一畫喜雀。一畫蘿蔔白菜。皆清華名貴。秀溢人寰。每幀有其夫綸光題詩二句。乾隆丁亥。高宗於每幀題七絕一首。并御題一跋於後。發還。文端及其子侍郎汝誠。各作十詩。恭和元韻。而侍郎詳跋於後。以詳慶幸。逮乾隆壬寅。文端父子皆沒。高宗因閱錢選所畫犬鳥。偶憶陳太夫人原冊。遣人至浙。取至京師。再呈乙覽。復御製七律一首。長跋一幀。仍歸錢氏。

陳文肅一日數召見

祁陽陳文肅公。大受未達時。家貧甚。耕於山麓。同舍漁者。每夜出捕魚。文肅爲候門。則讀書以爲常。後以大考受上知。拜協揆。直軍機。值金川用兵。高宗憂勤。方略軍書如織。雖夜分必達。一日數召見。或夜宿直廬。倏臥倏起。出入常見星。偶歸邸。則閣部公牘。積數寸。刻燭披覽。不覺其勞。

巴延三以直宿受知高宗

巴延三制府初任軍機司員。無他能。人鄙之。嘗值宿。夜有西域用兵飛報至。大臣俱散出。高宗問值宿者。以巴對。因呼至窗下。立降機宜。凡數百語。巴小臣。初覲龍顏。戰慄應命。出後。一字不復記憶。有小侍臣鄂羅哩。素聰黠。頗解上意。遂代起草。上閱之。稱善者再。問其名。默誌之。數日。語傅文忠公恒曰。汝軍機處有若等良材。奚不早登薦牘。立放潼商道。不數歲。至兩廣總督。毫無建樹。終以貪黷罷。惟感鄂切骨。常以恩人呼之。

寧壽宮賜宴功臣

乾隆丙申。平定兩金川。孝聖后御寧壽宮。高宗侍膳。賜將軍阿桂。豐昇。額等功績最著者。三十六人。宴於階下。爲歷來未有之盛典。

福文襄異數十三

福文襄公康安。初以領隊大臣隨征金川。攻克得楞山。賞嘉勇巴圖魯。後卽以嘉勇二字。疊爲封爵佳號。異數一也。索諾木就縛。金川平。封三等嘉勇男。班師。上幸良鄉。行郊勞禮。賜御用鞍轡一。旋御紫光閣。飲至。詔圖形閣中。上親製贊。

異數二也。甘肅逆回田五等滋事。授參贊大臣。擒賊首張文慶等。晉封嘉勇侯。異數三也。臺灣逆賊林爽文圍嘉義。詔以爲將軍。馳驛往勦。立解縣圍。捷聞。封一等嘉義公。賜寶石頂四團龍服。異數四也。生擒林爽文檻送京師。臺灣平。賜金黃帶紫纒。金黃瓣珊瑚朝珠。又命於臺灣郡城及嘉義縣各建生祠。再圖形紫光閣。上製贊如初。異數五也。廓爾喀賊匪竄後藏。詔以爲將軍。疊克賊寨。奏入。御製誌喜詩。書筵以賜。佐以御用佩囊。異數六也。甲爾古拉集寨之捷。酋懼乞降。詔許班師。晉大學士。加封忠銳嘉勇公。會十五功臣圖像成。上復親爲製贊。時大學士阿文成以未臨行陣。奏讓首功。異數七也。尋賞一等輕車都尉。命照王公親軍校例。給六品藍翎三缺。賞其僕從。異數八也。由川督移雲貴會黔苗石柳鄧圍大營。嗅腦營松桃廳三城。楚苗石三保圍永綏廳。逆渠吳半生附之。有旨命督師進勦。未市月。立解三圍。賞戴三眼花翎。異數九也。屢燬賊營。奪賊卡。降七十餘寨。詔晉封貝子銜。仍帶四字佳號。照宗室貝子例給護衛。異數十也。吳半生降。賞其子德麟副都統銜。授御前侍衛。異數十一也。積功無可加。

賞晉其父文忠公貝子爵。異數十二也。逮薨。特旨賞郡王銜。賞庫銀萬兩治喪。並於家廟旁特建專祠。以時致祭。其父傳恆追贈郡王銜。子德麟襲貝勒。喪入城。親往賜奠。御製詩哭之。配饗太廟。並入祀賢良昭忠二祠。復奉諭德麟承襲貝勒後。其子襲貝子。孫鎮國公罔替。異數十三也。

尹均與千叟宴

內閣典籍尹均。雲南蒙自人。內閣學士壯圖父也。乾隆乙巳。以就養京邸。特旨入千叟宴。賜賚珍異。與一品大臣列坐丹墀東。

宗室公賜紫

舊制。親郡王用金黃輿服。貝勒貝子用紫色輿服。宗室公與大臣同。乾隆丁未。特賜宗室鎮國公輔國公紫色輿服。其未入八分公者仍舊制。

繪功臣像三次

乾隆間。詔繪功臣像。凡三次。一。丙申平金川五十功臣。一。戊申平臺灣三十功臣。一。癸丑平廓爾喀十五功臣。高宗皆親灑宸翰。製贊褒美。

高宗加恩百歲翁

高宗八旬萬壽。各省奏請加恩耆老。百歲者多至數百人。慶源藍祥一百六十六歲。賞六品頂戴。

王文莊受二十四福之賜

錢唐王文莊公。賜第在京城護國寺西。文莊內直二十四年。以除夕蒙賜福字二十四。懸其間。曰二十四福堂。外無餘地。其子請曰。此後拜賜。何以置之。文莊曰。別置一軒。可名曰餘福。而文莊不久捐館。語竟不遂。

鄒小山以崑曲受知高宗

無錫鄒小山侍郎一桂。工畫花卉。嘗作百花卷。各賦詩一絕。進呈。高宗亦賜題百首。並賜額四字。曰黃華知己。錢文端公陳羣嘗游盤山。時杏花盛放。文端出藏紙。索寫盤山杏花圖。侍郎卽於花下點染。屋宇頽垣。山嵐花氣。一一入妙。人皆知花草之工。而不知山水之佳著之也。侍郎有題盤山天成山詩云。天遣垂虹挂作泉。更留盤石坐人便。平分遠岫雙蛾翠。獨立孤峯一指彈。甍伏自來經

座側。鶴馴時下飯鐘前。是花色相誰能辨。繞澗山花爛欲然。侍郎微時。好狹邪遊。喜擲籩。封翁性嚴正。屢戒勿悛。逐之出。不承爲子。侍郎困甚。丐人哀其父。不爲動。時已爲諸生。因以攜資應試。請封翁曰。汝果賢。貧賤何害。不賢。卽富且貴者。寧遂免若敖氏之餒耶。乃隻身北上。僅攜一布被。途間去被中絮。乘夜實草根敗葉於內。壓背隆然。詣旅邸求宿。翌晨。傾被中物於地。置被懷袖間。悄然扁門出。邸中人意負物在室中。必無他慮。不知已得膳宿一夕。垂橐而去矣。長途轉徙。悉用此術以抵都。維時崑曲盛行。好事者率自置鞞部。一日。高宗傳旨進樂。酒酣。自演李三郎羯鼓催花劇。主器者苦不能稱旨。侍郎獨能隨其意爲節奏。抑揚頓挫。無不合拍。高宗大悅。亟使納監入北闈。獲雋。遂以一甲第三人及第。

錢維城以繪事受知高宗

武進錢司寇維城畫。與富陽董宗伯邦達齊名。皆以幽深兼沈厚。蓋司寇秀骨天成。而通籍後又得力於東山者也。均爲高宗所賞。嘗扈游中盤。上顧司寇。使

畫盤山圖。閱日進覽。御製三十韻題圖首。司寇作恭和詩。有句云。繪圖奉宸命。怵惕久未報。乃知能事不受相促迫。以供奉內廷人奉旨繪圖。猶久未報。不獨王宰也。

趙秉冲以諸生入直

上海趙謙士侍郎秉冲未達時。遊京師。無所遇。意將旋南。其兄實君觀察以蔭官中書。將從高宗避暑熱河。謙士請與偕。遂往。一日。上坐碧紗幪。謂某相國曰。此處須書畫各四幀。相國出。商諸實君。倉猝無以應。謙士乃自請。爲代寫真草隸篆梅蘭竹菊以進。上嘉賞。問誰作。相國對中書趙秉淵。召見。將有賜。秉淵以臣弟秉冲對。及熱河回鑾。適懋勤殿人員缺。急欲得人。相國以秉冲名上。然恐格於例。惴惴焉。上曰。熱河作書畫之趙秉冲耶。可召之。令以諸生掛朝珠入直。旋賜舉人。值上七旬萬壽誕期。獻古稀天子寶。後十年。獻八臻。毫念玉印。俱悅聖心。遂自中書洊擢卿貳。

高宗賜曹文植父母壽

高宗時。新安曹文敏公文埴以大司農歸養。特賜藏佛於其家。爲父母壽。

高宗賜段秀林黃馬褂

提督段秀林官古北口時。扈從熱河。高宗召見。問爾年逾七十。尙能射否。對曰。騎射。武臣職也。臣雖老。尙能跨鞍彎弧。爲將士先。一日。上在宮門懸鵠。命秀林射。秀林一發中侯心。上大喜。賞穿黃馬褂。

翁方綱清書牙拉賽音

乾隆已前。新進士用館職。例擇年少者十數人。學習滿書。庶常館課。及次科散館。皆以滿書第甲乙。翁學士方綱散館時。上以繙繹陶潛桃花源記命題。是日午刻。學士已脫稿。適聞駕出。上步自西階。至其跪所。取卷閱之。問姓名。至再。諭曰。牙拉賽音。漢語甚好也。次日。御定一等一名。嗣是纂修祕籍。掌握文衡。靡役不與。遂寔然爲北學領袖矣。

福字備賞

康熙間。聖祖御書大福字。賜編修查慎行。蓋年例於嘉平朔日。開筆書福。王公

大臣內直侍從。皆得預賜。世宗每遇書福之辰。頒及直省將軍督撫。硃批諭旨。於各省奏到恭謝頒賜福字之摺。時加訓勉。誠以福乃天下之公。非一身一家之私。封疆大吏。董率文武。必所轄地方。家給人足。樂業安居。始足爲一省之福。推而至於天下。莫不皆然。高宗自乾隆甲辰以後。每歲遂爲常例。開筆之日。御重華宮。書第一福字。揭之乾清宮正殿。所用筆。鐫正書四字曰賜福蒼生。相傳爲聖祖御用留貽。管髹漆。色黝。字填以金。每開筆時。御用一次。卽珍弄檀篋。各宮殿御園等處。所用福字。亦親書分貼。書福之箋。質以絹。傅以丹砂。繪以金雲龍。宮廷所貼用者。及硃紅對箋壽字箋。歲由江蘇按照尺度製進。頒賜賤。則南省方物所陳也。自乾隆丙寅建闡福寺。壬申以後。每歲臘月朔日。先詣寺拈香。回宮書福。開筆時。爇香致敬。用硃漆雕雲龍盤一。中盛古銅八吉祥鑪。古銅香盤二。握管薰於鑪上。始濡染揮翰。其預頒賜者。皇子以及內廷行走宗藩。並在廷諸臣工。則命分進名牌。簡派親書以賜。及分賞餘福。宣傳給領。其各省將軍督撫。則令摺使齎回。新疆將軍參贊辦事大臣。並付驛馳給。乾隆己巳。書福詩

前序云。歲暮書福。以賜廷臣。謹遵皇考成例。迓禧歛錫之義。於是爲昭。詩云。近始藩屏。逮百僚。臨軒書福。慶恩昭。九疇箕子疇書衍。一筆王家筆陣超。嘉與紅箋迎介祉。相敷彩勝煥元朝。不徒弄翰欽敷錫。家法繩承仰聖堯。自是每值開筆。紀以題詠。蒙古藩王締姻天室。歲時趨直內廷。及年班來覲。在御前行走者。皆以得先賜爲榮。書福之外。有五七言至十三言。硃紅雲龍對聯。長壽字。宜春。迓祥。宜入新年。一年康泰等帖。不下百餘幅。皆親染宣毫。乙卯嘉平月朔。開筆。疊癸丑韻詩。有六句。忽週紀明歲合移疇之句。注云。明年爲嗣皇帝嘉慶元年。值嘉平月朔。亦應書福。賜天下。仁宗開筆書福。則自辛酉以後。每歲亦必紀以詩。丙寅嘗命題聯句。用新韻。開筆之典。每歲元旦子刻。上御養心殿東暖閣。案設金甌玉燭。御用筆曰萬年青。管曰萬年枝。先染硃毫。繼宣墨翰。各書吉語數字。自乾隆甲子。每歲元旦。有試筆詩。庚辰以後。春帖子。歲以五言絕句二首。七言絕句二首爲率。內直詞臣所製。則聯書黃摺以進。椒屏之製。以絹素爲質。內直諸臣擬古語吉字爲標題。並擬所畫景物音義相叶。繕寫清單。於臘朔呈覽。

交內府工匠繪畫人物器飾。而綴以椒。每幀署原擬吉字。複製頌一章。題其上。亦內廷翰林所書也。

仁宗存問謝塘疾

嘉善謝金圃侍郎。塘。乾隆辛未。以優貢應南巡。召試。列第一。賜舉人。授內閣中書。明年。賜進士出身。改翰林。因撰文錯誤。落職。己卯。獻平定回部饒歌。復原官。在上書房行走。嘗館大學士傅文忠公家。額駙尙書忠勇公暨文襄王。皆沖齡受業。九掌文衡。而在江南。則典試督學。皆再任。己酉。降編修。偶病溼。上猶遣太醫院堂官臨視。乙卯。休致。時已疾篤。仁宗方在青宮。與諸皇子皇孫遣中使存問。無虛日。

朱文正奉命侍仁宗讀書

朱文正公珪。以侍讀學士授福建驛糧道。擢按察司。調山西。升布政司。以按察使黃檢奏朱珪終日讀書。於地方事無整頓。旋入覲。復授翰林學士。迴翔中外十四年。仍居原職。仕宦不可謂不鈍。然在朝一載。卽奉高宗命。侍仁宗讀書。自

此外而方伯連帥。內則宰相六官。實亦黃檢所謂終日讀書之效也。

五千餘人與千叟宴

康熙癸巳。聖祖六旬。開千叟宴於乾清宮。預宴者一千九百餘人。乾隆乙巳。高宗五旬。開千叟宴於乾清宮。預宴者三千九百餘人。各賜鳩杖。嘉慶丙辰。春。聖壽八十六。內禪禮成。開千叟宴於皇極殿。六十以上預宴者五千九百餘人。百歲老民以十數計。皆賜酒聯句。

刺史與千叟宴

千叟宴。外吏惟封疆大臣年齒及格者。或得恩旨召入。餘皆弗預。嘉慶丙辰。奉新劉鐵樓刺史適牧通州。獲與京職一體入宴。劉因繪恩宴臚歡圖。以紀特恩。

仁宗親視朱文端疾

嘉慶丙辰冬。高安朱文端公軾病篤。仁宗親臨視疾。文端力疾朝服。令其子扶掖。拜戶外。上嘉歎。稱其知禮。後於懷舊詩中。稱之爲可亭先生。

仁宗作詩賀董誥

董文恭公誥居太夫人憂。常徘徊一室。若有所甚憂。或執象笏擊几。笏爲之裂。人疑其與和珅同居樞密。必有所甚不得已者。嘉慶初元。珅勢益張。外而封疆大吏。領兵大員。內而掌銓選。理財賦。決獄訟。主諫議。持文柄之大小臣工。順其意。則立榮顯。稍露風采。折挫隨之。太傅朱文正公以德行文學受兩朝知遇。數歷中外。垂五十年。時以內禪禮成。例得進冊。珅多方遏之。旣上。珅又指摘之。高宗諭曰。師傅之職。陳善納誨。體制宜爾。非汝所知也。旋召文恭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仁宗作詩寄賀。屬稿未竟。珅取以白高宗曰。嗣皇帝欲市恩於師傅耶。高宗色動。顧董文恭曰。汝在軍機刑部之日久。是於律意云何。董叩頭曰。聖主無過言。高宗默然良久曰。卿大臣也。善爲朕以禮輔導嗣皇帝。乃降旨。朱珪仍留兩廣總督之任。旋又改巡撫安徽。是時直內廷者。無不色變震恐。文恭獨從容謝過。書旨而退。

李松雲以麥浪詩受知仁宗

乾隆某年。高宗謁陵。中途嚴寒。上廬念二麥。從官以麥宜寒涼對。上因歎爲君

之難。旋考試差。詩題麥浪。得難字。時惟李松雲太史堯棟。獨得其解。詩中一天新雨露。萬傾綠波瀾。十字極蒙宸賞。仁宗親政。李已外任。陛見時。猶垂問及之。蓋在潛邸時奉派讀卷。實手定李卷第一也。

曹錫寶以劾和坤家人得追贈

乾隆間。御史上海曹錫寶劾和坤家人劉全倚勢營私。家貲豐厚。爲同郡某侍郎漏言。和得部署掩蔽。奉旨勘查。無蹟。曹亦尋卒。仁宗親政。坤下獄賜死。諭云。當和坤聲勢熏灼。舉朝無一人敢於糾劾。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不愧諍臣。著加恩追贈副都御史。伊子照加贈官銜。給予蔭生。

雒昂乘傳從軍

嘉慶己未。仁宗親政。首下求言詔。九卿臺諫紛紛言事。四方布衣亦有上書希進用者。惟雒太守昂以從九品上書言教匪事。上以其言中肯。命乘傳從軍。太守卽短衣匹馬。從諸大帥捕賊。以勇略見。額勒登保屢保薦之。數年。遷司馬。後任荊州太守。

仁宗賜大挑舉人葛紗

嘉慶辛酉。例舉大挑。時仁宗以畿輔久旱。盼雨甚殷。挑日。適甘雨應時。上大喜。傳諭賞本日挑取一等舉人葛紗各一匹。

宗室宴

乾隆甲子。高宗宴王公及近支宗室百餘人於豐澤園。乃更其殿名曰惇敘殿。壬寅。普宴宗室於乾清宮。凡三千餘人。嘉慶甲子。仁宗遵舊制。宴近支宗室百餘人於惇敘殿。賜酒賦詩。其聯句詩爲成親王所書。

朝馬肩輿之賜

明制。朝臣皆自左右長安門。步行至午門。從無賜禁城騎馬者。故閣臣沈鯉扶病入掖垣。屢至顛仆。至國朝。則王貝勒貝子皆乘馬入禁門。至景運門下騎。諸大臣一仍明制。乾隆庚戌。上念諸臣待漏入直。每遇風雪。徒步數里。甚爲顛蹶。因降諭曰。內外文武大臣。特恩賞在紫禁城騎馬。用資代步。但年老足疾之人。上馬亦覺艱難。嗣後已經賞馬之大臣。因有疾艱於步履者。仍加恩準令乘坐。

椅旁縛短木。用兩人舁行入直。嘉慶己巳。仁宗特旨。諸大臣年逾七十者。賜肩輿入直。尤曠典也。

大庾戴氏叔姪之恩眷

嘉慶朝。戴文端公在樞府。其季父可亭相國。以學差還都。方掌京畿道。例改六部員外郎。仁宗命以科道應升之鴻臚少卿候補。及可亭相國督南河。積勞遭疾。假歸里門。時河工未蒞。兩江總督鐵冶亭保。請帑六百萬。命文端偕覺羅長文。敏公麟赴工審度。並論文端曰。清江距江西才二千里。使事畢。卿可一歸省。卿叔父。故文端紀恩詩。有此去竹林。勤問訊。親傳天語到柴門之句。

仁宗識拔戴文端

雍正中設軍機。張觀齋相國實綜其事。時諭旨盡出其手。後汪文端于文襄等。莫不衣鉢相傳。戴文端衢亨爲于得意門生。詩文字法。悉效其師。纖髮畢肖。和珅惡之。屢阻其陞階。乾隆庚子秋。木蘭射鹿。獻之。高宗雖賜以詩。亦鄙其躁進。故迴翔樞府者二十餘年。仁宗知其才。驟進司空。機務皆與贊畫。寵眷甚隆。因

與商人查有圻連嫻。及殿試讀卷。取中洪殿撰瑩事。爲花曉亭御史所劾。上皆優容之。嘉慶辛未春。扈從五台。道中遇寒疾。誤服參而歿。上甚哀悼之。文端貌清癯。性聰敏。雖爲于梁之系。然頗伉爽。盡心國事。嘗奏請承旨。後有所見解。許其附牘以聞。仿古批駁之意。上允行之。當川楚用兵。文端擬書詔令。其獎勵斥責處。動中覈要。諸大將皆警服。

仁宗親臨戴文端喪次舉哀

戴文端公薨於位。嘉慶辛未四月朔日也。翼日。旣命榮親王奠醑矣。越六日。仁宗復親臨喪次舉哀。奠爵者三。

仁宗因得雪加恩朝臣

嘉慶壬申。稀雪。歲闌。仁宗齋禱深宮。除夕。始祥霽。普沛。喜甚。元日。特降恩旨。大學士慶桂。董誥。由太子太師銜。晉賞太保。儀親王成親王。慶郡王。各賞銀四千兩。定親王。榮郡王。各三千兩。且命分賞其下。以布春祺。是日。朝賀諸臣。均加一級。

仁宗眷念吳堦

林清之變。吳堦實爲首功。嘉慶癸酉七月。金鄉縣邪教萌動。巡撫同興以吳可任大事。屬往捕。遂由泰安權金鄉。時八卦教潛煽曹衛間數十州郡。密訂變期。倡言八九月有白陽大劫。誦八字訣可不死。愚民狂驚恐後。金鄉教首崔士俊遙戴劉林爲教主。劉林卽林清也。吳至。遽斂其迹。以計獲士俊。並其徒黨數十人。亟送省獄。悉斬之。大府始得以士俊等從林清謀逆內連宦豎狀。飛章上奏。並以逆黨之隸直隸者。馳告直督。賊由此驚惶。自亂其約。而兇渠林清又入禁闕。首尾失應。遂得旦夕殲滅。吳在金鄉。運奇縛姦。完危城。保良弱。賊鋒猝興。累戰皆靡。鄉團助順。縛送城下者。凡斬馘五十。斷脛斲筋者。又十有奇。而金鄉以靖。明年。曹衛悉平。仁宗著天人交感說。亦以吳之竭忠濟公爲足多也。論功。賜花翎。擢署曹守。入都。上急欲見之。詢大臣曰。吳到京未。大臣以告。特旨卽日入見。召對。詢戰守顛末。獎勵優異。越三年。復朝京師。天顏霽和。深厯其病喉。慰諭至再。旣而失察所屬鄆城單縣獄。部依法。兩議降調。仁宗始則優詔許留。繼

則召至闕下。予復秩。審喉音而知其未愈。聖情惓惓。命善自養。每遇山東大吏述職。必咨詢及之。

康紹鏞受知仁宗

興縣康光祿紹鏞。值軍機時。勤於趨職。專心掌故。以周知當世之務爲急。大樞董文恭戴文端盧文肅諸公咸倚如左右手。嘉慶癸酉。林清倡亂畿南。山東河南響應。康方隨扈。卽以各省應行防堵之處。及將弁姓名。曾否經歷行陣。所轄兵數多寡。記之小冊。以自隨。會上詢問各要隘將弁。當軸卽以其冊進。上由是知其才可大用。遂擢鴻臚卿。敷歷封疆。於此兆矣。

明文襄養疾受全俸

明文襄公亮。出入將相。五十餘載。性豪邁。不積餘財。又屢遭籍沒。晚年貧甚。負券山積。居京城文廟小巷。破屋數椽。僅避風雨。應門惟老嫗。二子又相繼喪亡。益憔悴。故請致仕表。有擔石無儲。二子先逝之語。仁宗爲之動容。命給全俸養疾。逾年薨。仁宗親賜奠。命入賢良祠。以俟世其長孫。

在旗大臣賜紫

國初諸勳臣以開創大功。賜紫者不乏人。乾隆中。閣臣則傅文忠公恆。福文襄王康安。阿文成公桂。及和坤。勳戚則福額駙隆安。福尙書長安。超勇親王拉旺多爾濟。海蘭察。悉賜紫色輿服。嘉慶中。慶文恪公桂。德楞泰。額爾登保。皆以平定三省教匪功。亦賜紫焉。

賜奠

國朝寵待勳臣。飾終之典。倍極哀榮。有親臨賜奠者。有特遣皇子大臣代賜者。乾隆戊戌。高宗念禮親王開創功。特往園寢賜奠。嘉慶丙子。仁宗念朱文正公輔導功。駐蹕趙新店。猶命近臣代奠。有哀我哲輔松楸在望之諭。後復親往其塋賜奠。尤爲一時榮遇。

湯文端受知三朝

湯文端公金釗。以公廉強正。受知三朝。宣宗在潛邸。夙敬禮之。登極後。言聽計從。屢被命出使。道光丁亥九月。使山右。明年。使宣化。十月。使四川。明年四月。還

至褒城。復奉命循漢而東。治獄於武昌。六月。抵京師。十月。又使入閩。其所陳奏。最爲有裨國脉。嘉慶間。尙書英和請定州縣陋規限制。道光初。總督孫玉庭請南漕浮收不準過八折。湯皆痛陳流弊。其事獲寢。世多稱之爲小睢州。

松文清受知宣宗

仁宗梓宮回京。宣宗步送。羣臣皆伏地哭。上忽趨至甬道邊。扶一跪伏者之手。大哭失聲。衆驚察之。則蒙古松文清公筠也。時松謫驍騎校。上當哀痛之際。獨於千萬衆中物色見之。非夙重其名。不及此。

宣宗宣慰黃勤敏之悼亡

道光辛巳六月。黃勤敏公悼亡。越二日。宣宗卽命軍機章京戶部郎中趙光祿。齎硃筆宣慰。諭云。伉儷之情。自難強抑。然卿已逾七旬。氣質非十分強壯者可比。矧天時暑熱。祇可於無可如何之中。節之以禮。切勿有過哀傷。總之國事爲重。倚任方深。務加意自重。永保康彊。佐朕以襄上理。勤敏北鄉頓首。次日卽入朝。內直如故。

宣宗賜黃勤敏人參

黃勤敏公自道光丙戌七十七歲。蒙恩予告。戊戌猶特賜人參八兩。飭其子祠祭司員外郎富民赴樞廷祇領。並降手諭云。江湖阻隔。倏爾數年矣。想精力自必如常。知卿原不假葭苓之力。聊伸眷念耳。轉瞬明秋。特頒慶賜。卿其善自靜攝。朕欣待之也。蓋次年八月。爲勤敏九十生辰。聖心已先計及之矣。

李文恭受知宣宗

新進士引見。御筆注名單之朱圈者。得館選。部曹則加尖角。世傳李文恭公星沉通籍時。宣宗始角其名。垂視久之。塗以圈。蓋簡在自此始也。

鮑桂星閉門思過

歙縣鮑覺生侍郎桂星。仁宗時被口語。飭其閉門思過。不准回籍。宣宗初元。召見。詢其近作。卽占進一首。曰。二十年前舊史官。敝裘羸馬怯春寒。階前一片如霜月。曾在先皇殿上看。卽伏地大哭。宣宗亦哭。立授編修。旋擢詹事。

宣宗宴十五老臣

道光癸未八月初七日。宣宗幸萬壽山玉瀾堂。錫宴十五老臣。踵乾隆乙巳正月初六日千叟宴故事。賡歌繪圖。時與宴諸臣。以和碩儀親王爲首。若御前大臣。賽沖阿。大學士託津。大學士軍機大臣曹振鏞。大學士戴均元。大學士兩江總督孫玉庭。戶部尙書軍機大臣黃鉞。禮部尙書穆克登額。工部尙書初彭齡。禮藩院尙書富俊。左都御史松筠。郡王銜都統哈廸爾。都統阿那保。致仕大學士伯麟。致仕都統穆克登布。皆黃髮番番。躬逢嘉會。宣宗嘗賦七言古詩以紀其事。

宣宗特賜英和福字

列聖每於年終。御書福字。賜中外大臣及翰林之值兩書房者。兼賜福壽字爲異數。召入親瞻御書。卽時受賞者。尤爲異數。至於嘉平朔日。聖駕在重華宮。以康熙年間賜福蒼生筆書福字斗方十幅。則用以張貼宮庭。從不頒賜臣下。道光癸未。宣宗御此筆。於十幅外。別書福字一幅。交總管太監梁寶。傳旨賞協辦大學士英和。實爲非常恩遇也。

英和比翼朝天

英和以道光癸未冬充冊封佟雅皇后持節使。其夫人薩克達氏先奉諭旨。徑詣后宮行家庭禮。屆期偕英之夫人同入東華門。觀者羨之。請英爲比翼朝天圖。以紀其盛。

特詔圖像紫光閣

道光戊子。平回疆張格爾之亂。特詔繪軍機大臣曹振鏞以下四人功臣長齡以下四十人像於紫光閣。像各有贊。踵乾隆故事也。

老司員以報捷賞花翎

方回疆張格爾之亂。宣宗銳意太平。望捷若渴。舊例各省文報。由兵部轉達奏事處。捷音至。兵部司員直班者奉檄進奏。一日兵部辦事畢。各員自公退食。有老司員某。性恬靜。宦況清涼。衣冠闇淡。獨乘驢車出入。行止皆居人後。衆鄙爲寒儉翁。日暮猶在署辦事。適擒張捷報至。不及派本部直班者。卽檄老司員往。時道光戊子正月二十四日戊刻也。上聞捷音大喜。詔曰。報捷音者。賞戴花翎。

着軍機處行走。逾年。卽擢卿貳。

澄懷園賦詩書扇

道光戊戌四月二十四日。宣許乃普、龍瑛、龔文煥、徐經、朱蘭、戴熙。在澄懷園軍機處賦詩書扇。各賜內紗一端。

戴文節以書畫受知宣宗

戴文節公熙以書畫供奉南齋。道光戊戌。被命視廣東學。陛辭日。宣宗諭之曰。汝畫筆清絕。然胸中目中。祇是吳越間山水。此行獲覩匡廬羅浮之勝。巉巖演迤。雄麗奧曲。別有一種奇致。於畫理當益進。汝品學。朕素知。公餘游藝。兼可成全。老畫師也。戴謝而出。途次遇名勝。輒研弄丹墨。自江右至嶺南。一壑一邱。咸爲寫照。抵粵一載。裝巨帙。進呈御覽。上奇賞之。畫家評戴作。謂粵游後筆墨超特。若有神助。

宣宗念師傅吳穀人之子

錢唐吳清皋清鵬。穀人祭酒之第六第七子也。清皋以孝廉授中書。晉階侍讀。

考御史第一。未及補。擢守江西撫州。宣宗召見曰。汝師傅吳穀人之子耶。汝學問乃不得進士也。世以爲且大用。乃自撫州調南昌。僅一攝吉南贛寧道。再攝鹽法道。舉卓異。入都。道卒。清鵬以高第歷職清曠。自放於詩酒。終順天府府丞。

宣宗賜耆臣紫纒

道光戊申正月初二日。宣宗以元日晴朗。年豐兆象。嘉獎耆臣。特賜大學士潘世恩太傅紫纒。時年八十。賜大學士寶興太保。尙書保昌阿。勒清阿。李振祐。左都御史成剛。均太子太保。時年皆七十以上。

宣宗推恩廉吏後裔

固始吳淪齋中丞其濬。氣深識沈。操守貞白。撫山西時。裁革鹽規。不以入告。道光己酉。已沒矣。以整理山西鹽務。因緣達天聽。上大嘉歎。立賜其子承恩。洪恩。孫樽讓。舉人。承恩並賜主事。

楊忠武歿後恩諭

楊忠武公遇春歿後。襲昭勇侯海梁撫軍服闋入都。宣宗召見。詳詢忠武染病

原委。天顏慘怛。面諭云。朕望爾父親多活幾年。如國家有事。他雖不能親戰陳。我問問他。也得主意。他歿時並無大病。這就算無疾而終。爾父親忠勇。朕深信不疑。爾總要體貼爾父親。實心報國。他在地下。也喜歡的。諭畢。嗚咽者久之。

黔中三奇男蒙特恩

黔西李漢三世傑。以巡檢至本兵。謚恭勤。廣順劉松齋。清以拔貢官總兵。松桃楊誠村芳。以吏員取通侯。並天挺異才。兼資文武。皆不由科目。進身蒙特恩。時稱黔中三奇男。

文宗親賜杜文正奠醢

杜受田。侍學龍樓。一十七載。咸豐壬子。薨於位。文宗眷念舊學。飾終典禮。極優渥。贈太師。謚文正。皆出特旨。時文正父侍郎壻。猶存。特頒內府珍藥。遣官存問。子翻翰。皆由翰林晉階坊局。輿機之日。車駕親臨。灑淚奠醢。

吳存義受黑貂之賜

秦興吳和甫。少宰存義。直南書房時。文宗偶臨幸。見其貂褂黯敝。笑詢之。叩首

對曰。臣自授編修至今。已二十年矣。上太息。次日。卽蒙黑貂之賜。後少宰督滇學還。奉命兼署順天府丞。召對時。諭之曰。朕聞順天府丞。每逢考試。賣卷可得千金。聊償汝在滇之清苦。

文宗輓林文忠聯

林文忠在官日。嘗自誦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二句。及薨。文宗製聯輓之。曰。答君恩。清慎忠勤。數十年盡瘁不遑。解組歸來。猶自心存軍國。殫臣力。崎嶇險阻。六千里出師未捷。騎箕化去。空教淚洒英雄。知臣莫若君。誠哉。

沈文肅超擢巡撫

沈文肅公葆楨。以御史典郡。咸豐丙辰。守廣信。時粵寇楊輔清由吉安入寇。所過輒陷。文肅激厲兵民。登陴死守。城卒獲完。當圍城岌岌時。林夫人輒撤內署。金帛犒士。列巨鍋於大堂。親職炊以飽饑卒。文肅臥起睥睨間。督士卒守禦。幕僚星散。軍火芻薪。文檄判牘。咸出夫人手。夫人。林文忠公女也。蓋家教使然。文肅旋以知府告養。溫旨慰留。擢吉南贛寧道。復申前請。許之。江皖軍事棘。命赴

曾文正營。未出境。特旨超擢江西巡撫。時明詔有云。該撫雖係回籍養親之員。第賊匪一日未平。則臣子之心一日不得自安。況移孝作忠。古有明訓。該撫家有老親。因擇江西毗連省分。授以疆寄。風土不殊。迎養亦近。如此體恤。如此要任。諒不至再有瀆請也。文肅自此一出。累任封圻。剏舉船政。武功焯耀。吏事修明。威惠滂敷。中外翕服。卓然爲東南柱石者二十年。

駱文忠姪孫蒙蔭

花縣駱文忠公秉章。數歷封圻。不攜眷。惟姪孫肇銓隨侍。歿後。溫諭軫卹。二子四孫。均賞給科第官階。肇銓亦蒙恩以知縣選用。

廝養遇穆宗而至粵海關

穆宗微行。偶避雨僧寮。遇一人。落拓殊甚。詢其業。乃某姓廝養也。爲主人所逐。又問爾輩何處出息最優。以粵海關對。遽假紙筆作函。令交步軍統領衙門。時某親貴執大金吾。得函。卽予金治裝。赴粵海關承役。其人遂以起家。

王景琦以二簧晉秩

穆宗好微服冶遊。從者僅一二內臣。嘗至著名飯莊宣德樓。時王景琦太史適偕某部郎小酌。王工唱二簧。部郎長崑曲。乃以紅牙檀板各獻所長。一曲終。忽隔座一客欣然至前。詢太史等姓名官階。曰。所奏曲良佳。盍爲我再奏一曲。太史心知其異。乃如命爲之再歌。歌未竟。幕有二少年被服華服。立簾外探望。見客。則拱立肅然。俄而車馬喧闐。轟傳恭王至。行馬數十。擁一朱輪車。停樓下。恭王從容下車。入與客耳語。久之。客始微頷。怏怏從之去。客登車。恭王爲之跨轅。游龍流水。頃刻已渺。太史與部郎皆心驚。知遇皇帝也。不數日。上諭下。二人皆不次晉秩。部郎以枉道爲恥。辭不拜。太史則以是遷至侍郎。宏德殿行走。所以鼓惑上者。無所不至。上竟以此得痼疾不起。所謂出痘者。醫官飾詞也。及崩。有撰輓聯諷其事者云。宏德殿。宣德樓。德業無疆。且喜詞人工詞曲。進春方。獻春策。春光有限。可憐天子出天花。王後爲陳六舟中丞。蘇所劾。革職永不敘用。

寶文靖謚合素志

寶璽退閒後。常語門下士曰。吾他日身後。得謚文靖。於願足矣。及其薨也。易名

之典。適符素志。蓋門下士具以寶意啟樞臣。而樞臣爲之乞恩也。

潘蔚以醫擢官

蘇州潘蔚如中丞。蔚初以巡檢需次直隸。每衙參。恆以市車往。御者某輒受雇。習矣。某日。某他往。遂顧他車。越日。見而問之。御者言。以妻病。弗遑執鞭也。問何病。則絆戀愆期。羣碎錄云。絆戀。婦人有汗也。一作絆變。漢律云。見絆變。不病。則絆戀愆期。不得侍祠。田子藝云。幼女未通。老嫗當絕。故字从牛。女。圓的不施。繁欽。彈愁賦。點圓的之。獎。獎一作元的。王榮。神女賦。施元的。兮。結羽。銀釋名。以口。丹注。面曰。的的。子藥。切。灼也。天子諸侯有羣妾者。以次奉御。有月事者。重以口。

說故注此於面灼然而數月矣。於婦科爲險證。往往弗治。潘夙諳歧黃家言。謂識也。藝文類聚作華的。

御者我善醫。曷御我往診。御者亟鞠臆謝。御潘至家。爲診之。方再易而病瘳。明年。潘補蘆溝橋巡檢。時那文誠公清安總督直隸。一日。潘忽奉五百里札調。大驚。不解其故。星夜晉省。面謁首府探詢。亦不知所爲。第爲先容。則立予傳見。蓋文誠之女公子。已拴婚恭邸爲福晉。滿大臣女奉懿旨指婚。王公貝勒謂之拴婚。嘉禮將屆。乃嬰病。與某御者之妻同。比歷諸醫。悉窮於術。適某御者執役督署。知潘之善醫也。輒稱道弗去口。輾轉達於文誠。故亟札調。泊入診。益復澄思研慮。竭盡所長。蓋未

幾而霞侵鳥道月滿鴻溝女公子當浣濯矣。此語見與山堂外紀及既爲福晉。德潘甚。旋恭邸枋鈞。潘蒙不次遷擢。遂開府貴州。

沈源深受知德宗

光緒甲申春。恭忠親王寶文靖李文正之出軍機也。是日。方預備入對。忽奏事內監傳旨。令王大臣皆毋庸入見。僅召領班章京沈源深進內獨對。於是承諭擬旨述旨。皆沈一人爲之。

孝欽后以陸元鼎辦事爲可放心

仁和陸春江中丞元鼎初官上海縣。任滿。以道員召見。孝欽后問曰。聞人言。汝在上海作官。名譽頗佳。外人交涉。措置合宜。究是何術。對曰。臣在上海。遇有外人交涉。臣不欺之。卻亦不畏之。孝欽大悅。嘗告樞臣。陸元鼎辦事。可放心。由是而監司方伯。不十年。遂撫三吳。

慶寬以畫得二品頂戴

慶寬。姓趙。字小山。工畫。嘗繪頤和園全圖。由醇賢親王進獻。孝欽后喜。賞二品

頂戴以酬之。其後投旗。隸漢軍。司柴炭庫。故事。每交冬令。內監須向郎中索柴炭。以禦嚴寒。慶寬不予。羣譖之於德宗前。又授意某御史。列款糾參。慶懼。浼人說項。內監必欲銀三十萬。慶無策。已自分入囹圄矣。世續知其隱。言於上。謂慶寬爲醇賢親王賞識之人。父功之子。罪之恐未免貽人口實。上悟。置不問。慶遂免於危。

管劬安以畫得寵於孝欽后

陽湖管劬安。面目姣好。善繪事。能唱小曲。父以其好游蕩。而屢耗貲也。逐之。遂子身入都。會如意館招攷畫工。應試。膺首選。遂入館供奉。孝欽后召見。試之。畫大稱旨。內監且爲之延譽。遂充如意館首領。乃時以江南淫靡之曲。爲孝欽奏之。遂得出入宮禁。屢蒙賞賚。旋命近侍爲置家室。賜第東華門外。且恆以吾兒呼之。或大內。或頤和園。隨駕往來。十餘年如一日也。

孝欽后賞福壽字

故事。內外臣僚。除內廷供奉之南上兩齋。及內務府外。非官至二品。不得賜福

字。非年至五十。不得賜壽字。孝欽后不然。蓋孝欽好觀劇。嫌南苑伶工無歌喉。南苑戲班皆由太監爲之。故無噪音也。遍傳外班。如譚鑫培孫菊仙汪桂芬楊小樓等。皆入宮演劇。晚年尤喜觀楊劇。楊入宮。必攜幼女同往。一日演畢。特召楊攜女入見。指案上所陳豬羊及一切餽飪之屬。謂之曰。皆以賜汝。楊跪地碰頭曰。奴才受恩深重。此不敢領。問何故。楊曰。此等物已蒙賞賚不少。尙求老佛爺賞幾個字。孝欽曰。聯耶扇耶。楊曰。求賞福壽字數幅。因復碰頭不已。孝欽立命以紙墨進。書大福字大壽字數方。並前所指案上各物賜之。云此賞小女孩可也。及光緒辛丑回鑾以後。興致頓衰。偶傳戲入座時。未半。則倦而思臥矣。時供奉諸伶。則爲余莊兒孫怡雲諸人。

知府得賜福字

光緒庚子十二月二十八日。孝欽后特賜西安府知府胡延內務府郎中增崇。河南布政使端方。署陝西布政使胡湘林。按察使馮光適。署督糧道李紹芬。御書福字各一方。諸臣同詣前殿謝恩。后數目胡延。端方奏曰。此西安知府胡延

也。后領之時。委員湯志尹立門前。司啓閉。聞后謂左右曰。胡延較前清瘦。首郡政繁。勞苦可知也。

袁樹勳受知孝欽后

袁海觀制軍之受知。實始於庚子。兩宮既避聯軍之亂。狩於西安。袁以某省候補知府。率五營勤王。召見。孝欽后諭畢。袁不發一言。惟叩頭大哭。后謂德宗曰。知府末秩耳。乃竟有此忠君愛國之心。真不可多得。不久。卽簡爲某省道員。嗣調蘇松太道。擢某省按察使。轉順天府尹。遷民政部左侍郎。出爲山東巡撫。數歷京外。遂至兩廣總督。海觀。名樹勳。湘潭人。

孫家鼐受賜茶膳

光緒季年。孫相國家鼐於六月初十日寅初赴頤和園。入內。恭捧進皇上賀皇太后表文。時甫夜半。距行禮時尙早。相國坐殿外恭候。爲內侍所見。奏知孝欽后。后以相國年高。長夜辛苦。特遣內侍率茶膳房諸人。赴前殿。備茶膳賞之。黎明始去。

孝欽后賜醇王福晉杏黃轎

醇賢親王福晉。爲承恩公惠徵女。孝欽后胞妹也。光緒間。曾奉懿旨。賜坐杏黃轎。福晉秉性謙沖。至內廷。仍不用也。

孝欽后賜榮祿夫人福壽字

榮祿夫人。年終蒙孝欽后賞福壽字。其賞軸式樣。中書福壽二大字。旁書慈禧皇太后御賜勅封正一品夫人大學士榮祿之妻。臣妾劉佳氏。

榮某妾得寵於孝欽后

榮某妾。本某府中婢。生一子。年十七。光緒辛丑扈蹕回京時。中途夭折。孝欽后溫言慰藉。入侍宮內。遂以爲常。孝欽曰。吾欲賞榮某以宮女。恐其將來受氣。不如代覓一良家女。爲較便。抵京。卽賞銀二萬兩。其餘各物。所賜尤多。入宮朝見。均由其頂馬戈什哈唐小山爲護衛。每入宮一次。孝欽必賞銀四兩。遇聽戲。則加賞二十兩。

內務府大臣福錕之妻。榮祿之劉夫人。及大公主三人。俱能得孝欽后歡。孝欽嘗以福兒祿兒壽兒呼之。賞賚無算。太監每見其聯裾入。則曰三星照來矣。

孫某某母以進素肴而得賞

光緒庚子。兩宮西狩。行在供支局委員孫某某。以進內辦事而得邀孝欽后恩賞。一日。孫入內澆花。后問年幾歲。有父母否。對曰。有老母。年七十八歲。后病。孫進素肴。云其母自製。后大喜。乃賞孫母福壽字。並金燭一對。孫之父聞而歎曰。我尙在。而汝但云有母乎。

織婦恃寵辱官

孝欽后晚年。志存頤養。命疆吏選能書畫琴棋之婦人。入內供奉。又留心民事。命杭州織造選進能蠶織婦人數名入內。供顧問。織造因選之。杭湖兩府。然恐民間婦女不諳體制。乃令人教導之。入內供奉。頗蒙優眷。年餘。給假令歸省。而諸人以在大內久。承寵眷。多爲諸大臣所未有。遂傲睨一切。至家。一湖州婦人見縣令時。言語頂撞。令呵之。婦曰。我在內廷。見大官無算。汝一知縣。敢如此耶。

令大怒。次年。諸人入都。當由縣起文。令乃不使此婦得行。以病詳織造。後諸人入。孝欽詢此婦何病。他婦訴稱爲令所遏。孝欽怒。令織造。送入都。令不得已。乃遣婦。

婦孺獻果賜銀牌

光緒庚子九月。孝欽后率德宗西狩。由蒲津渡河。入潼關。婦孺跪迎道左。咸捧果物上獻。孝欽后於輿中手取一二。親賜銀牌以爲答。

清稗類鈔

巡幸類目錄

聖祖六巡江浙

聖祖南巡賦詩

聖祖賜青浦孔宅匾聯

高宗六巡江浙

高宗南巡供應之盛

高宗南巡禁衛之嚴

高宗命對燒酒

高宗南巡賦詩

高宗止幸浙東

顧棟高不以高宗南巡為然

程文恭奏止高宗巡幸湖州

高宗幸安瀾園

高宗閱冰嬉水圍

嚮導處勘程途

奏飛燕捉天鵝曲

清稗類鈔

巡幸類目錄

一〇九九九八八七七六五五五一頁

御槍處導引

詠文宗秋駕詩

德宗西狩手攜小匣

庚子西巡瑣記

一

稗

十

一一一〇

清稗類鈔

杭縣 徐 珂 仲可

巡幸類

聖祖六巡江浙

聖祖南巡。始於康熙甲子十月二十六日。御舟抵潯墅關。先於二十四日過揚州。將由儀徵幸江寧。忽遇順風。可以速達京口。遂乘沙船順流而下。次早幸金山。晚登舟揚帆。過丹陽常州無錫。俱未及泊。一晝夜。行三百六十餘里。時湯斌爲巡撫。務儉約。戒紛華。御舟已入邑境。縣令猶坐堂皇決事也。上騎而入閭門。士庶夾道。輒緩轡。命勿跪。訪求民間疾苦。至接駕橋。南行。幸瑞光寺。巡撫前導。由盤門登城。從齊門而下。幸拙政園。晚達葑門。駐蹕織造署。

第二次南巡。爲己巳二月初三日。御舟抵潯墅關。蘇州在籍諸臣汪琬韓菼歸允肅繆彤等接駕。日晡時入城。衢巷始結燈綵。次日幸虎邱。登萬歲樓。時樓前有玉蝶梅一株。盛開。注目良久。以手撫之。出至二山門。有蘇州士民劉廷棟松

江士民張三才等伏地進疏。請減蘇松浮糧。命侍衛收進。諭九卿科道會議。第三次南巡。爲己卯。奉慈聖太后以行。三月十四日。駕抵蘇州。在籍紳耆接駕。俱有黃綢旛。旛上標明都貫姓名恭迎聖駕字樣。於姑蘇驛前虎邱山麓。凡駐蹕之所。皆建錦亭。聯以畫廊。架以燈綵。結以綺羅。備極壯麗。視甲子已逾十倍矣。十八日。恭逢萬壽。詩若干帙。分天地人和四冊。以祝萬年之觴。又於諸山及城中名利。普設祝聖道場。十九日。召蘇州在籍官員翁叔元繆日藻顧沂王原祁慕琛徐樹穀徐升入見。賞賜各有差。又賜彭孫適尤侗盛苻升御書匾額。二十日辰刻。御駕出葑門。登舟。幸浙江。時兩江總督爲遂寧張鵬翮。江蘇巡撫爲商邱宋犖也。上問云。聞吳人每日必五餐。得毋以口腹累人乎。鵬翮奏云。此習俗使然。上笑云。此事恐爾等亦未能勸化也。四月朔。駕由浙江回蘇。初二日。傳旨。明日欲往洞庭東山。初三日晨出胥口。行十餘里。漁人獻鯽魚銀魚二筐。又親自下網。獲大鯉二尾。上色喜。命賞漁人元寶。時巡撫已先候於山。少頃。有獨木船二。撥槳前行。御舟近岸。而從者未至。巡撫備大竹山轎一乘。伺候升輿。笑

曰亦頗輕巧。有山中耆老百姓等三百餘人。執香跪接。又有比邱尼豔妝跪而奏樂。上云。可惜太后未來。先驅引導者。倪巡檢陳千總也。在山士民老幼婦女。觀者雲集。上諭衆百姓。你們不要踴壞了田中麥子。是時菜花結實成角。命取一枝細看。問巡撫何用。奏云。打油。上曰。凡事必親見也。是日有水東民人告菱湖坍田賠糧。收紙付巡撫。上問扈駕守備牛斗云。太湖廣狹若干。奏云。八百里。上云。何以具區志止稱五百里。奏云。積年風浪衝坍隄岸。故今有八百里。上云。去了許多地方。何不奏聞。開除糧稅乎。奏云。非但水東一處。卽如烏程之湖漧。長興之白茅嘴。宜興之東塘。武進之新村。無錫之沙澱口。長洲之貢湖。吳江之七里港。處處有之。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間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初四日。由蘇起鑾回京。

第四次南巡。爲癸未二月十一日。駕抵蘇州。時巡撫宋犖在任。一切行宮綵亭。俱照舊例。犖扈從時。見上逢名勝必有御製詩。或寫唐人詩句。犖從容奏云。臣家有別業在西陂。乞御筆二字。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上笑曰。此二

字頗不易書。榮再奏云。臣曾求善書者書此二字。多不能工。偷蒙出自天恩。乃爲不朽盛事。上卽書二字頒賜。頃之。又命侍衛取入。重書賜之。

第五次南巡。爲乙酉三月十八日。駕抵蘇州。是日爲萬壽聖誕。奉上諭。江南上下兩江舉監生員人等。有書法精熟。願赴內廷供奉鈔寫者。着報名齊集江寧蘇州兩處。俟朕回鑾日。親加考試。四月十四日。命掌院學士接敘赴府學考進呈冊頁。取中汪泰來等五十一人。同前考過郭元鈺等十人。俱赴行宮引見。各蒙賜御書石刻考經一部。是年。駕又幸崑山縣。登馬鞍山。旋往松江。閱提標兵水操。

第六次南巡。爲丁亥二月二十六日。上幸虎邱山。三十日。幸鄧尉山。聖恩寺僧際志恭迎聖駕。午後傳旨宮門伺候。御賜人參二觔。哈密瓜。松子。榛子。頻婆果。葡萄等十二盤。上云。吾見和尙年老也。初。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其大數抱。千年物也。聖祖每幸園。嘗撫玩不置。回鑾後。猶憶及之。問無恙否。查慎行詩云。合抱凌雲勢不孤。名材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

聖祖南巡賦詩

康熙己卯。聖祖第三次南巡。視河工迴蹕。有御製詩云。行徧江南水與山。柳舒花放鳥綿蠻。明朝又入邳徐路。鳳闕龍樓計日還。

聖祖賜青浦孔宅匾聯

衢州孔氏。世稱聖裔。南宗。而江蘇青浦縣城北。亦有孔宅。攷孔宅志。孔子二十二代孫潛。字景微。先居梁國。爲漢太子太傅。避地會稽。遂爲郡人。至三十四代正。爲蘇州長史。隋末亂離。奉先聖衣冠寶玉。葬於大盈浦上。立家廟以祀。子孫家焉。康熙乙酉三月。巡幸江浙。塗經青浦。貢監生員孫鉉等。籲請御書。匾云。聖蹟遺徽。聯云。澤衍魯邦。四海人均化育。裔分吳會。千秋世永蒸嘗。雍正甲寅。詔立五代王祠。乾隆丙寅。禮部題準奉祀。生己亥。巡撫楊魁疏奏估修。嗣後多請帑重修。沿爲故事。

高宗六巡江浙

高宗南巡亦六次。始於乾隆辛未。終於甲辰。其間奉皇太后以行者四。僅率諸

皇子以行者二。然辛未丁丑兩度。不過令河臣慎守修防。無多指示。至壬午。始有定清口水誌之說。丙午。乃有改遷陶莊河流之爲。庚子。遂有改築浙江石塘之工。甲辰。更有接築浙江石塘之諭。餘如高堰之增卑易輒。徐州之接築石隄。類皆遲之又久。始底於成者也。其時所過郡邑。恆減免租稅。增廣學額。優禮耆年。以誌盛舉。

高宗南巡供應之盛

高宗第五次南巡時。御舟將至鎮江。相距約十餘里。遙望岸上。著大桃一枚。碩大無朋。顏色紅翠可愛。御舟將近。忽烟火大發。光焰四射。蛇掣霞騰。幾眩人目。俄頃之間。桃砒然開裂。則桃內劇場中峙。上有數百人。方演壽山福海新戲。彼時各處紳商。爭炫奇巧。而兩淮鹽商爲尤甚。凡有一技一藝之長者。莫不重值延致。又揣知上喜談禪理。緇流迎謁。多荷垂詢。然寺院中實無如許名僧。故文人稍通內典者。輒令髡剃。充作僧人迎駕。並與約。倘蒙恩旨。卽永爲僧人。當酬以萬餘金。否則任聽還俗。亦可得數千金。故其時士子稍讀書者。卽可不憂貧。

矣。又南巡時須演新劇。而時已匆促。乃延名流數十輩。使撰雷峯塔傳奇。然又恐伶人之不習也。乃卽用舊曲腔拍。以取唱演之便利。若歌者偶忘曲文。亦可因依舊曲。含混歌之。不至與笛板相連。當御舟開行時。二舟前導。戲臺卽架於二舟之上。向御舟演唱。高宗輒顧而樂之。

高宗南巡禁衛之嚴

高宗南巡之經揚州也。地方官辦皇差者。每於運河兩岸之支港汊河。橋頭村口。各設卡兵。禁止民船出入。御舟行時。塘河兩岸。左右打絳。曰龍鬚絳。每絳道一里。設站兵三。惟許村鎮民婦跪伏瞻仰。於應迴避時。令男子退出。而不禁婦女。一日。御舟過平望。兩岸市塵櫛比。鱗次。適一女子將炊。於樓頭鑽石取火。火光熠燦不定。御前侍衛見之。以爲潛蓄逆謀。將危及鹵簿也。遽從舟中發一箭。女遂應弦死。

高宗命對燒酒

高宗南巡。舟至橫塘。以橫塘之向出燒酒也。乃以橫塘鎮燒酒五字命隨鑿諸

臣對。諸臣瞠目苦思。皆辭不能。蓋此五字。初視之無甚難。而其偏旁適按木土金火水五行。故不易也。

高宗南巡賦詩

沈文愨公嘗扈從高宗游幸西湖。嚴冬大雪。高宗戲吟曰。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沈鞠躬而前曰。請皇上賞與臣續。高宗許之。沈吟曰。飛入梅花都不見。高宗擊節稱賞。且解貂裘賜之。

高宗止幸浙東

天台雁宕之勝。甲於東南。高宗南巡時。一日。召見齊召南。詢兩山古蹟。齊以未游對。上曰。卿籍隸台州。以何不到。齊云。山勢崖峇。谿流深險。臣有老母。不忘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之古訓。是以不敢往游。時上適奉孝聖皇后南來。聞齊言。遂不復巡幸浙東。

顧棟高不以高宗南巡爲然

無錫顧棟高舉經學入都。蒙召見。面諭云。看汝年衰。是以準令回籍頤養。將來

朕巡幸江南。尙可見汝。顧奏云。皇上尙須南巡乎。高宗默然。旋賜國子監司業銜放歸。

程文恭奏止高宗巡幸湖州

高宗將南巡。浙藩徐澍調補山東。陛覲。面奏湖州山水清遠。請翠華臨幸。得旨回浙辦理。徐抵任。先開城南碧浪湖。大興工役。一日。召問武進相國程景伊。對以湖州春季蠶忙。恐妨民事。立奉停止之詔。徐仍調山左。

高宗幸安瀾園

海寧陳氏有安瀾園。高宗南巡時。駐蹕園中。流連久之。

高宗閱冰嬉水圍

年例。十二月於西苑三海。閱冰嬉。御前侍衛。率八旗兵隊奔馳。張弓挾矢。分樹五色旗。以爲次第。乾隆間。高宗歲奉孝聖后。閱視於三海中。冬令乘坐冰牀。亦謂之拖牀。上用者以黃緞爲幄。如轎式然。以八人推挽之。屬轎貂座。

淀園舊有水圍。其後停罷。而水亦涸。總督高斌復濬之。乾隆甲戌。高宗嘗奉孝

聖后觀水獵於昆明湖。嘉道以還不復踵行矣。

嚮導處勘程途

定制。上巡狩時。豫遣大臣率各營將校之深明輿圖者。往勘程途。凡御蹕尖營。相去幾許之橋梁道塗。皆令有司修葺。名曰嚮導處。獲是差者。皆爲美選。沿路苞苴。肆意徵索。稍不滿意。則以修治道塗爲名。墳墓隴畝。任其蹂踐。有司畏之。罔敢拂其意。高宗知之。懲數人。其風稍斂。

奏飛燕捉天鵝曲

高宗巡幸木蘭。每秋獮行圍。輒歌飛燕捉天鵝之曲。

御槍處導引

侍衛章京中選火器精熟者數十人爲御槍處。巡狩日相導引。其長服黃緣紅馬褂。餘紅緣白馬褂。上合圍時。皆下騎執火器。翼列扈從。以防猛獸奔突。上御火槍。則爭相貳副。舊時郊行免從。自嘉慶癸酉變後。凡郊社大祀。皆服蟒袍從焉。

詠文宗秋駕詩

咸豐庚申。文宗駕幸熱河。變起倉卒。詔天下勤王。訖無應者。漢陽黃文琛秋駕詩云。秋駕崑崙疾景斜。盤空輦道莽風沙。檀車好馬諸王宅。翠褥團龍上相家。賸有殘燐流憤血。寂無哀泪落高牙。玉珂聲斷城西路。槐柳荒涼怨暮鴉。

德宗西狩手攜小匣

光緒庚子拳匪之亂。八國聯軍入京。孝欽后挾德宗出走。皆單衣也。德宗捧小匣一以從。日夕不去手。至懷來縣。某貝子接之。啓視。則其中藏南棗五枚。燒餅一枚而已。縣令出迎。孝欽入署。令其妻爲之理髮。進麵食。卽命庖人從以赴陝。

庚子西巡瑣記

光緒庚子兩宮西巡。後宮從者惟隆裕后瑾妃二人。同居德宗寢宮後小屋三楹。德宗每晨梳櫛。隆裕親往侍之。

近支王公隨扈者。惟貝子溥倫。王公福晉及外戚夫人隨扈者。僅慶王之二側福晉。及桂公夫人。每逢令節頒賜。入宮謝恩。平日未嘗召入。

慶王之女三人。亦隨駕。其一少寡。宮中呼爲元大奶奶。葛帔練衣。不施朱粉。居於孝欽后寢宮西偏。

孝欽后將至太原。尙無扈從之師也。岑春煊自甘肅率勤王師至。乃始有軍隊相從。

孝欽后在太原時。一日。小有不豫。晉撫薦縣丞葉嗣高請脈。立和胃舒肝之方。煎膏以進。既至西安。大臣復薦知府吳觀樂知縣徐本麟與太醫莊守和於視朝後入內請脈以爲常。

兩宮在太原。下詔巡幸西安。護撫臣端方。奏明設局。恭備供奉事宜。飾南北兩院爲行宮。北院巡撫所居。南院則總督行館也。聖駕蒞止。居於北院。以其屋舍較多也。然草草修葺。僅蔽風雨而已。

太原啓鑾時。有二內侍病不能從。遂留於太原。無何。死其一。冀寧道許涵度爲營棺殮。寄櫬蘭若。作佛事三日。其一扶病行。間關至長安。兩宮以涵度能恤旅客也。頒江綢數卷賞之。

得乘間少休。后則五晝夜目不交睫。且時爲誦書史。或常譚以解之。及離側出寢門。即悲泣曰。上委我候視。倘疾終不痊。奈何。凡後事。咸躬爲蒞治。略無倦容。今年春。永壽宮始有疾。后亦躬視扶持。三晝夜忘寢興。其所以懇慰解悲憂。預爲治備。皆如待后者。后所製衣物。今猶在也。悼妃斃時。后哭之曰。韶年入宮。胡不於上久効力。遂遽天喪耶。悲哀甚切。踰于倫等。其愛念他妃嬪。舉此類也。故今后及諸妃嬪皆哀痛曰。與存無用之軀。孰若存此賢淑。克承上意者耶。吾輩曷不先后逝耶。今雖存。於上奚益耶。追思夙好。感懷舊澤。皆絕輦誦經。以爲非此不足爲報云。后嘗育承澤王女二人。安王女一人於宮中。朝夕鞠撫。慈愛不啻所生。茲三公主擗踊哀毀。人不忍聞見。宮中庶務。曩皆擗經理。盡心檢核。罔不當。雖未晉后名。實后職也。第以今后在。故不及正位耳。自后崩後。內政叢集。待命於朕。用是愈念后。悲感不能自止。因歎朕伉儷之緣。殊爲不偶。前廢后容止。足稱佳麗。亦極巧慧。乃處心弗端。且嫉甚。見貌少研者。即憎惡。欲置之死。雖朕舉動。靡不猜防。朕故別居。不與接見。且朕素慕簡朴。廢后則僻嗜奢侈。

行宮大門內外二門內宿衛皆岑春煊部下甘軍。以金造林泰清馬福祥三人分統之。兩宮將行。乃命固原提督鄧增率所部隨扈。

行宮內夜無報更者。兩重門內。邏者各二十人。皆岑春煊所部甘軍。殿上惟虎神營兵四五人。秉燭守夜而已。

孝欽后入長安時。任民間婦女瞻仰。某家婦年二十許。在宅門內。鑿輿至。少婦出跪門外。見其補服。知爲命婦。嘉其有禮。命以銀牌賞之。回鑾時。蹕路左右有老幼廢疾跪送者。悉賞銀牌。命勞車等按名發給。牌由前路糧臺先期鑄進。長安苦熱。求冰不可得。巡撫升允購青瓷大缸二。分進兩宮。日注清泉。以代冰桶。

行宮惟終南仙館植花木。德宗寢宮在焉。東有樓。顏曰悠然。見南山。巡撫畢沅筆也。視朝之暇。時往登眺。

終南仙館池水久涸。德宗命汲井水灌之。新種芙蕖。以水性過暖。不能開花。惟翠葉翩翩而已。

行宮之茶膳。月需三四千金。廚房百餘人。茶飯皆在此數。每晨支應局進生菜。悉依傳單購備。雞三四隻。猪肉十餘斤而已。如膳房添進時鮮。或多用雞肉。則在內司房領價。不得於支應局常供有所增益。

行宮極陝隘。膳房在東。炭房在西。內監惟御前供奉者在宮中。餘俱在宮門外東街箭道。謂之大坦坦。兩宮太監數千人。其奏事首領。稱爲寬爾達。餘亦各有品秩。此次隨扈者。不及百人。在御前給事者。數人而已。

兩宮傳膳。內監十數人。來往傳遞杯槃。極嚴肅。供此役者。冠皆無頂。蓋新進無秩者也。間有供奉勤慎者。超出儕輩。冠始有頂矣。

長安果品少。無可進御。惟同州瓜渭南桃較佳。撫藩每購數百枚以進。兩宮輒增悽感。再三慰勞。并止後毋進呈。慮費財力。其實每貢一次。不過費錢十數千而已。

御膳房製乳酪。買牛最難。蓋秦中年荒牛少故也。數月之間。僅購得七八頭。回鑾後。命西安府參養。芻秣取給公家。於府署馬廐側。樹木柵以養之。

隆裕后晨詣孝欽后寢宮問安。恆立於殿後祇候。平日但梳平髻。御便服長袍。外罩繡花半臂。

隆裕后出都。倉皇未攜匱具。至太原。始稍稍增置。冬月在長安。命中官出購瓷合木篋。以盛脂粉。皆民間常用至粗之品也。

行宮院中少花木。由某局月進盆花數種。修蒔皆不如法。惟端方進石榴數盆。老根蟠結如石。孝欽后愛之。常臨階賞玩。

德宗寢宮涼棚。由巡撫升允入內帶匠。上見而避於東園小方壺。內監捧書卷茶銚以隨。小方壺者。池上堂名。巡撫畢沅所題也。

德宗每日寅初必起。盥櫛後。天猶未明。俟孝欽后興。卽入寢宮問安。同覽章奏。少選。出御便殿。召見臣工。日以爲常。所居東院北室。本名四來堂。後改四喜。兩宮每出。凡遇晴雨。兩內監擎黃繖蔭之。天陰則否。

西巡倉猝。德宗定十日一薙髮。時宮監執此役者。均未從行。屆日。特命侍郎溥興覓工。出入由侍郎帶領。每請髮一次。賞工銀四兩。半年後。始有內監擅此藝。

者自都至行在。

舊制。內廷設內外奏事官。外奏事以滿部員充之。內奏事則太監也。行宮無外奏事。惟內奏事一辛姓太監。遞摺宣旨。往來兩宮間。各部院司員領批摺者。悉集前殿東室。而軍機大臣內直廬。亦假此室。辛丑夏。外奏事官始至行在。

慈駕幸陝未久。卽值萬壽。當事者欲選梨園子弟以進。兩宮聞之。嚴斥不許。嗣後每遇佳節。一切典禮筵宴。均先期降詔停止。

每晨兩宮披覽奏章。俱在寢宮窗下。奏事太監呈摺訖。卽跪於案前。臣工有事入內。輒立牕外。

扈從諸臣。平日俱行裝。惟萬壽元日著蟒袍補服。某相以數金買一朝珠。兩宮見而問之。相國具以實對。君臣感喟之餘。轉以爲笑。德宗言出宮時未攜烟壺。適相國囊中貯有二壺。乃自都攜出者。立以進御。

長安諸工皆劣。貂皮又遠莫能致。德宗冬日。猶御絨簷秋帽。岑春煊請易貂簷。親手捧出。徧覓豐貂不得。僅以敝貂羃之。

行在書籍絕少。兩宮時遣人在坊間購石印三通。九朝聖訓。御批通鑑輯覽。淵鑑類函諸書。當事者欲求善本以進。竟不可得。

吏部尙書敬信自京師至行在。召對移時。面奏儀鸞殿被焚及都中近事。兩宮慘然不悅。

兩宮至長安。譴責肇禍諸臣。命下之日。由胡延率緹騎詣載瀾英年趙舒翹行館宣詔。卽逮瀾英入獄。次日復以官車遣瀾就道。瀾以宗室近支。得從議親之條。發遣新疆。

孝欽后慮長安糧台支應局不免有內監求索。特召主者。謂宮中支一錢。必以朱文小印爲信。以是兩局月費不及萬金。始終無求索之弊。印文曰鳳沼恩波。孝欽所常佩者也。

胡延守西安日。充行在內廷支應局提調。每日辰初入內。午初散值。聽差委員湯志尹馬蔭梧舒鋈陳官韶等八人。朝夕在宮門應候。遇有傳辦之事。內監輒語委員曰。有旨傳爾堂官胡延來。蓋不知中外官秩之分。竟以堂司爲長官屬。

吏之通稱也。

有織婦挈一子居宮中。五齡矣。能言能笑。請安跪拜如儀。孝欽后甚愛之。每膳投以果餌。必跪謝而後食。冬月。在行宮。驟感寒疾。一夕而夭。孝欽不憚者累日。行在兩宮侍女。不及十人。年皆二十許。其月錢在前路糧台支給。謂之女子口分。

行宮鋪地以極薄舊氈。官吏欲易以新者。孝欽后不許。寢宮門榻之玻璃已破。命以紅紙翦如錢式連綴黏之。

光緒辛丑四月。命將行在寢宮窗格改糊冷布。東西配殿。三格格所居。壁黏小幅壽星像。純用硃筆鉤勒。筆意超妙。乃孝欽后御筆。以賜格格者。

長安漢唐古蹟久湮。伽藍名園。百無一存。存者亦不堪臨覽。緇流羽士。日望臨幸。顧兩宮不肯輕出。惟啟鑿時道經東城八仙菴。因內務府大臣繼祿之請。暫憩片刻而去。

長安碑林多古刻。兩宮命秦撫各拓一本呈覽。拓本百餘種。惟命將唐開成石

經精搗數十本。車載以歸。餘則選閣帖數種而已。

西藏蒙古屢貢佛於行在。兩宮以無地供奉。先後命胡湘林李紹芬等賚至省城臥龍寺。設龕以祀。

廣東貢雷州葛。質細而色黃。兩宮以爲佳。特頒內廷行走諸臣。撫藩亦得與焉。兩宮將回鑾。或進蒙古包十餘座。製如行帳。以布爲之。有窗有門。可容十許人。斂之一馬可馱。命在行宮東院張之。親臨驗視。

七月杪。孝欽后命勘視東路行宮蹕路。飭各州縣官不得妄事供張。一切務從儉約。早晚兩膳。仍依傳單備進。由膳房烹飪。惟庚子西幸。沿途井水味劣。此次命汲本地山泉以供御茗。臨潼無山泉。特自長安載西關井水一車。足一日之用。渭南以下皆有山泉。不復用西關水矣。

辛丑回鑾。當起蹕時。城中街道均蓋黃色土。兩旁店鋪更結綵懸燈。設立香案。以糖果餅餌置其上。黎明。行李車先發。辰刻。觀者塞途。一路有兵彈壓。少選前導馬兵出城。次爲各太監及衣黃馬褂官員。太監見桌上果餌。擇佳者攫食。中

有乘車者。乘馬者。又次黃轎數乘。則駕至矣。沿途肅靜無譁。並由禁衛軍令百姓分跪道左。不許仰視。有一人狀類癡狂。奔至轎前跳躍。曳而斬之道旁。孝欽后轎以三十六人舁之。人均衣團龍褂。後爲皇后妃嬪。最後爲大阿哥。末爲親王軍機大臣及扈從諸臣。

鑾輿將啓行。秦中祠宇。悉頒匾額。凡四十餘所。是時南齋供奉。惟尙書陸潤庠一人。奉召一日畢書。德宗以銀絹賚之。

回鑾過華陰。駐蹕二日。華山下固有玉泉院。縣官略加修飾。以備宸遊。兩宮於召見臣工後。親往臨覽。是日微雨。大臣騎馬秉蓋以從。

孝欽后又擬幸華山。胡延面奏華山險巖偪仄狀。遊幸之意乃輟。

清稗類鈔

宮闈類目錄

- 大內聯色尙白
- 皇子皇女之起居
- 妃嬪位次
- 先朝嬪御
- 宮女
- 宮女日課
- 太后下嫁攝政王
- 不准纏足女入宮
- 太祖自撰董妃行狀
- 世祖乳母封奉聖夫人
- 世祖有廢后
- 聖祖停止漢官命婦入宮之例
- 聖祖廢理密親王
- 高宗有廢后
- 高宗納銀妃

清稗類鈔

宮闈類目錄

頁	一	二	三	三	三	六	六	三	五	五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高宗斥秀女	宣宗立文宗爲太子	宣宗殺宮眷	文宗傳位之異聞	文宗保全奔訴	琳皇貴太妃留居禁中	文宗有五春之寵	文宗忌辰	穆宗憎洋貨	穆宗微行	穆宗賓天之異聞	德宗自述	德宗繼統	德宗習英文及與德菱女士之談話	德宗在瀛臺之起居	兩宮先後升遐	宣統帝入嗣	美人述宮事	孝貞后嫺禮法	
一九	一九	一九	二〇	二〇	二一	二一	二一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一 稗 十 二

孝哲后爲穆宗所敬禮

孝欽后自述

孝欽后起家貴人

孝欽后省親

孝欽后誅肅順之異聞

孝欽后輕騎入圓明園

孝欽后戒煙

孝欽后之門禁

孝欽后起居

孝欽后牀榻之陳設

孝欽后出行之鹵簿及后妃之轎色

孝欽后閒游

孝欽后閱封奏

孝欽后選處女爲宮眷

孝欽后戲繆素筠

孝欽后寵李蓮英妹

孝欽后遂金華櫃夥

孝欽后有遺幣

孝欽后待滿族

三五

孝欽后慈責德宗

四八

三六

孝欽后欲使德宗割股

四九

四一

孝欽后謀廢德宗

四九

四一

孝欽后立溥儀爲大阿哥

五一

四一

孝欽后率德宗西狩

五一

四三

孝欽后逼死珍妃

五三

四三

孝欽后受主位所製棉衣

五四

四四

孝欽后懋德宗

五四

四四

孝欽后行慈善事業

五五

四五

孝欽后嗜小說

五五

四五

瑾妃游蘇州

五六

四六

孝欽后痛惜名人書畫

五六

四六

孝欽后以村市景自娛

五六

四六

孝欽后受生母拜跪禮

五七

四七

孝欽后崩後情狀

五七

四七

隆裕后與德宗不睦

五七

四七

隆裕后奉孝欽后命爲太后

五八

四八

瑜貴妃不願稱奴才

五八

四八

隆裕后臨終語

五九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宮闈類

大內聯色尙白

大內宮殿春聯。例用白絹。由翰林謹書呈進。蓋宮殿漆柱。俱大紅色。故以白者映之。

皇子皇女之起居

皇子生。無論嫡庶。甫墮地。卽有保母持付乳媪手。一皇子乳媪四十人。保母乳母各八。此外又有針線上人。漿洗上人。燈火上人。鍋竈上人。旣斷乳。卽去乳母。增諳達。凡飲食言語行步禮節皆教之。六歲。備小冠小袍。鞋小靴。令隨衆站班。當差。教之上學。卽上書房也。黎明卽起。亦衣冠入乾清門。雜諸王之列。立御前。門限不得跨。內侍舉而置之門內。惟與生母相見。有定時。見亦不能多言。十二歲。有滿文諳達教滿語。十四歲。教弓矢騎射。至十六或十八而婚。如父皇在位。

則居青宮。俗呼之曰阿哥所。如父皇崩。卽與其生母福晉分府而居焉。母爲后則否。皇女於其母較皇子尤疏。自墮地至下嫁。僅與生母數十面。其下嫁也。賜府第。不與舅姑同居。舅姑且以見帝禮謁其媳。駙馬居府中外舍。公主不宣召。不得共枕席。每宣召一次。公主及駙馬必出費。始得相聚。其權皆在保母。卽管家婆是也。否則必多方阻之。責以無恥。雖入宮見母。亦不敢訴。卽言亦不聽。故國朝公主無生子者。有亦駙馬側室所出。若公主先駙馬死。則駙馬當出府。房屋器用衣飾悉入官。

妃嬪位次

妃嬪位次凡七級。曰皇貴妃。曰貴妃。曰妃。曰嬪。曰貴人。曰常在。曰答應。較漢時增級十四者。可謂減損。大內東西各列六宮。六宮左右。謂之東西長街。

先朝嬪御

先朝嬪御退居別宮者。每月分例銀至薄。不足自給。往往作針黹。令內監鬻於市肆。

宮女

宮女皆辮髮。必俟得寵幸後。加以位號。始上額。

宮女日課

宮廷歲選秀女。凡選中者。入宮。試以繡錦執帚一切技藝。並觀其儀行當否。有不合者。命出。以次遞補。然後擇其尤者。教以掖庭規程。日各以一小時寫字及讀書。寫讀畢。次日命宮人考校。一年後。授以六法。俊者侍后妃起居。次爲尙衣尙飾。各有所守。絕不紊亂。出宮而嫁。旗下男子或恃之餬口。而轉賣他處。孤苦飄零。絕無加憐者。亦有之。

太后下嫁攝政王

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元妃。於順治己丑十二月二十八日薨。庚寅春。王納肅親王豪格之福晉。後顧指以爲多爾袞罪狀復又與太后婚。考世祖有兩太后。一太宗元后。諡孝端文皇后。崩於順治己丑。較前於其元妃之死者數月。一太宗妃。以生世祖。遂稱太后。世祖崩後。康熙朝所孝養之太皇太后。一再奉以巡幸五臺。至康熙

丁卯始崩。謚爲孝莊文皇后者也。下嫁者。未知爲孝端。抑孝莊。意太后下嫁。並不降爲王妃。故元妃之稱自若。太后之稱亦自若。張蒼水詩集中。有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爲見於文字之一證。光緒間學士柯劭忞。先世有通籍於順治初年者。試策卷尙在禮部。竊取而歸。則見其上有皇父攝政王字樣。皇父字雙擡。與皇上字相並。頌揚之詞。固先皇父而後皇上也。今考順治丁亥己丑兩科試策。得稱皇父攝政王者。仍有三卷。有稱皇叔父攝政王者。亦有僅頌皇上不及皇父者。惜每科前十卷。進呈後留之內府。不歸禮部。卽存禮部。亦多散失。故僅得三卷。其時善頌者必甚多也。

相傳當時太后下嫁。敕禮部議禮。部議成書六冊。名曰國母大婚典禮。其領銜者爲錢謙益。聞當時百官賀表。亦出錢手筆。高宗見其書。疾謙益。故虞山著述。見擯於時。

考攝政王多爾袞。歿於順治庚寅。庚寅以後。當不復見試策。其婚太后。今不能定其何年。亦未見此項典禮原書。不敢信其爲確。惟所稱頌皇父之三卷。以其

中一卷。係武進董應譽。明崇禎壬午舉人。順治己丑中式殿試。今錄其頌皇父一節。以見當時士習。其辭云。重以皇父攝政王。訐謨偉伐。不殊一德阿衡。且敢沃忠誠。早見東山赤鳥。綢繆不遺桑土。何智計之周詳也。吐握大彙風雲。又何延攬之汲皇不暇也。是真伊周作相。應五百年興王之會。合萬國而傾心。續三十世開國之勳。大一統而爲烈者矣。

右一段冠以重以二字。乃先頌皇上而後及攝政王者。擡頭字幾於一句數見。當時不禁提行。遇擡頭字多。行格稀疏。甚省筆墨。字亦草率多破體。絕無貼黃簽出。蓋當時士風。祇求空疏不觸忌諱。無政治之談。以避興亡關係之語。卽爲合式。此可證皇父之稱。爲臣下之頌禱。非國初所諱言也。策卷較近代者紙稍薄。易書。惟摺疊較寬。董名在三甲第一百三十七。

某巨室鈔本東華錄中載此事。則有一詔書。膾黃宣示。略謂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貴爲天子。以天下養。乃僅能養口體。而不能養志。使聖母以喪偶之故。日在愁煩抑鬱之中。其何以教天下之孝。皇父攝政王現在鏤居。

其身分容貌。皆爲中國第一等人。太后頗願紆尊下嫁。朕仰體慈衷。敬謹遵行。一應禮典。著所司預備云云。

不准纏足女入宮

順治初年。孝莊后諭。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此旨舊懸神武門內。

世祖自撰董妃行狀

世謂世祖之妃董氏。爲如皋明冒辟疆之妾董宛。而世祖自撰董妃行狀。則謂其爲滿人。其文如下。順治十七年八月壬寅。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崩。嗚呼。內治虛賢。贊襄失助。永言淑德。摧痛無窮。惟后制行純備。足垂範後世。顧壺儀邃密。非朕爲表著。曷由知之。是用彙其平生懿行。次之爲狀。后董氏。滿洲人也。父內大臣鄂碩。以積勳封至伯。歿贈侯爵。諡剛毅。后幼穎慧過人。及長。嫻女工。修謹自飭。進止有序。有母儀之度。姻黨稱之。年十八。以德選入掖庭。婉靜循禮。聲譽日聞。爲聖皇太后所嘉與。於順治十三年八月。朕恭承懿命。立爲賢妃。九月。復進秩冊爲皇貴妃。后性孝敬。知大體。其於上下。能謙抑惠愛。不

以貴自矜。事皇太后。奉養甚至。向顏色如子女。左右趨走。無異女侍。皇太后良安之。自非后在側。不樂也。朕時因事幸南苑。及適他所。皇太后或少違豫。以后在。定省承歡。若朕躬。朕用少釋慮。治外務。卽皇太后亦曰。后事我詎異帝耶。故凡出入必偕。朕前奉皇太后幸湯泉。后以疾弗從。皇太后則曰。若獨不能強起一往。以慰我心乎。因再四勉之。蓋日不忍去。后如此。其事朕如父。事今后亦如母。晨夕候興居。視飲食。服御曲體。罔不悉。卽朕返蹕。晏后必迎問寒暑。或意少亂。則曰。陛下歸且晚。體得無倦耶。趣令具餐。躬進之。居恆設食。未嘗不敬奉。勉食。至飫乃已。或命之共餐。卽又曰。陛下厚念妾幸甚。然孰若與諸大臣。使得奉上色笑。以沾寵惠乎。朕故頻與諸大臣共食。朕值慶典。舉數觴。后必頻教誡侍者。若善侍上。寢室無過燠。已復中夜憾憾起曰。渠寧足恃耶。更趨朕寢所伺候。心始安。然後退。朕每省封事。抵夜分。后未嘗不侍側。諸曹章有但循往例待報者。朕寓目已置之。后輒曰。此詎非幾務。陛下遽置之耶。朕曰。無庸。故事耳。后復諫曰。此雖奉行成法。顧安知無時變。需更張。或有他故宜洞矚者。陛下奈何。

忽之。祖宗貽業良重。卽身雖勞。恐未可已也。及朕令后同閱。卽復起謝曰。妾聞婦無外事。豈敢以女子干國政。惟陛下裁察。固辭不可。一日。朕覽廷讞疏。至應決者。握筆猶豫未忍下。后起問曰。是疏安所云。致軫陛下心。乃爾。朕諭之曰。此秋決。疏中十餘人。俟朕報可。卽置法矣。后聞之泣下。曰。諸辟皆愚無知。且非陛下下一親讞者。妾度陛下心。卽親讞。猶以不得情是懼。矧但所司審慮。豈盡無冤耶。陛下宜敬慎。求可矜宥者。全活之。以稱好生之仁耳。自是於刑曹爰書。朕一經詳覽。竟后必勉朕再閱。曰。民命至重。死不可復生。陛下幸留意參稽之。不然。彼將奚賴耶。且每日與其失入。毋寧失出。以寬大諫。朕如朕心。故重辟獲全。大獄末減者甚衆。或有更令覆讞者。亦多出后規勸之力。嗟夫。朕日御萬幾。藉后內助。故得安意綜理。今復何恃耶。寧有協朕意如后者耶。諸大臣有偶于罪戾者。朕或不樂。后詢其故。諫曰。斯事良非妾所敢預。然以妾愚。謂諸大臣卽有過。皆爲國事。非其身謀。陛下曷霽威詳察。以服其心。不則諸大臣弗服。卽何以服天下之心乎。嗚呼。乃心在邦。國繫臣民如后。豈可多得哉。后嘗因朕免視朝。

請曰。妾未諳朝儀何若。朕諭以祇南面受羣臣拜舞耳。非聽政也。后進曰。陛下以非聽政。故罷視朝。然羣臣舍是日。容更獲覲天顏耶。願陛下毋以倦勤罷。於是因后語頻視朝。后每當朕日講後。必詢所講。且曰。幸爲妾言之。朕與言章句大義。后輒喜。間有遺忘不能悉。后輒諫曰。妾聞聖賢之道。備於載籍。陛下服膺默識之。始有裨政治。否則講習奚益焉。朕有時蒐狩親騎射。后必諫曰。陛下藉祖宗鴻業。講武事。安不忘戰。甚善。然馬足安足恃。以萬邦仰庇之身。輕於馳騁。妾深爲陛下危之。蓋后之深識遠慮。所關者切。故值朕騎或偶蹶。輒怵然於色也。后自入宮掖數年。行已謙和。不惟能敬承皇太后。卽至朕保姆往來。晉接以禮。亦無敢慢。其御諸嬪嬙。寬仁下逮。曾乏纖芥忌嫉意。善則奏稱之。有過則隱之。不以聞於朕所悅。后亦撫恤如子。雖飲食之微。有甘毳者。必使均嘗之。意乃適。宮闈眷屬。小大無異視。長者媪呼之。少者姊視之。不以非禮加人。亦不少有諛詬。故凡見者。蔑不歡悅。藹然相親。值朕或譴責女侍宮監之獲罪者。必爲拜請曰。此曹蠢愚。安知上意。陛下幸毋怒。是瑣瑣者。亦有微長。昔不於某事曾効

力乎。且冥行干戾。臧獲之常也。更委曲引喻。俟朕意解乃止。后天性慈惠。凡朕所賜賚。必推施羣下。無所惜。封皇貴妃有年。乃絕無儲蓄。崩逝後。諸舍殮具。皆皇太后所預治者。視他宮侍亦無少差別。均被賜予。故今宮中人哀痛甚篤。至欲身殉者數人。初。后父病故。聞訃哀怛。朕慰之。投淚對曰。妾豈敢過悲。厯陛下憂。所以痛者。悼答鞠育恩耳。今既亡。妾衷愈安。何者。妾父情性夙愚。不達大道。有女獲侍至尊。榮寵已極。恐自謂復何懼。所行或不韙。每用憂念。今幸以時終。荷陛下恩。卹禮至備。妾復何慟哉。因遂輟哀。後復有兄之喪。時后屬疾。未使聞。后謂朕曰。妾兄其死矣。曩月必再遣妾嫂來問。今久不至。可知也。朕以后疾。故仍不語以實。慰安之。后曰。妾兄心矜傲。在外所行。多不以理。恃妾母家。恣要脅。容有之。審爾。詎止辱妾名。恐舉國謂陛下以一微賤女。致不肖者肆行罔忌。故夙夜憂懼。寢食未敢寧。今幸無他故。歿足矣。妾安用悲爲。先是后於丁酉冬生榮親。初。后於朕偶有未稱旨者。朕或加譙讓。始猶申己意以明無過。及讀史至周姜后脫簪待罪事。翻然悔曰。古賢后身本無讐。尙待罪若彼。我往曾申辨。殊

違恪順之道。嗣即有宜辨者。但引咎自責而已。后之恭謹遷善如此。后性至節儉。衣飾絕去華采。即簪珥之屬。不用金玉。惟以骨角者充飾。所誦四書及易。已卒業。習書未久。天資敏慧。遂精書法。后素不信佛。朕時以內典禪宗諭之。且爲解心經奧義。由是崇敬三寶。栖心禪學。參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語。每見朕。即舉之。朕笑而不答。后以久抱疾。參究未能純一。後又舉前語。朕一語答之。遂有省。自嬰疾後。但凭几倚榻。曾未偃臥。及疾漸危。猶究前說。不廢提持。故崩時言動不亂。端坐呼佛號。噓氣而化。顏貌安整。儼如平時。嗚呼。足見后信佛法究心禪教之誠也。先是后初病時。恆曰。皇太后眷吾極篤。脫不幸。病終不瘳。皇太后必深哀戚。吾何以當之。故遇皇太后使來問安否。后必對曰。今日少安。一日。朕偶值之。問曰。若今疾已篤。何以云安也。后曰。惡可以妾病遺皇太后憂。我死。乃可聞之耳。洎疾甚。彌留。朕及今皇后諸妃嬪眷屬環視之。后曰。吾體殊委頓。殆將不起。顧此中澄定。亦無所苦。獨念以卑微之身。荷皇太后暨陛下高厚恩。不及酬萬一。妾沒後。陛下聖明。必愛念祖宗大業。且皇太后在上。或不至

過慟。然亦宜節哀自愛。惟皇太后慈衷肫切。必深傷悼。奈何。思及此。妾即死。心亦弗安耳。既復謂朕曰。妾亡。意諸王等且必皆致賻。妾一身所用幾何。陛下誠念妾。與其虛糜無用。孰若施諸貧乏爲善也。復囑左右曰。我逝後。束體者甚毋以華美。皇上崇儉約。如用諸珍麗物。違上意。亦非我素也。曷若以我所遺者。爲奉佛誦經需。殊有利益耳。故今殮具。朕重逆后意。概以儉素。更以賻二萬餘金。施諸貧乏。皆從后意也。凡人之美。多初終易轍。后病閱三歲。雖容瘁身癯。仍時勉。謂無傷。諸事尤備。禮無少懈。後先一也。事。今。后。克。盡。謙。敬。以。母。稱。之。今。后。亦。視。后。如。姊。十。四。年。冬。住。南。苑。皇。太。后。聖。體。違。和。后。朝。夕。奉。侍。廢。寢。食。朕。爲。皇。太。后。禱。於。上。帝。壇。旋。宮。者。再。今。后。曾。無。一。語。奉。詢。亦。未。曾。遣。使。問。候。是。以。朕。以。今。后。有。違。孝。道。諭。令。羣。臣。議。之。然。未。令。后。知。也。後。后。聞。之。長。跪。頓。首。固。請。曰。陛。下。之。責。皇。后。是。也。然。妾。度。皇。后。斯。何。時。有。不。懽。悻。憂。念。者。耶。特。以。一。時。未。及。思。故。失。詢。問。耳。陛。下。若。遽。廢。皇。后。妾。必。不。敢。生。陛。下。幸。垂。察。皇。后。心。俾。妾。仍。視。息。世。間。卽。萬。無。廢。皇。后。也。前。歲。今。后。寢。病。瀕。危。朕。躬。爲。扶。持。供。養。今。后。宮。中。侍。御。尙。

得乘間少休。后則五晝夜目不交睫。且時爲誦書史。或常譚以解之。及離側出寢門。即悲泣曰。上委我候視。倘疾終不痊。奈何。凡後事。咸躬爲蒞治。略無倦容。今年春。永壽宮始有疾。后亦躬視扶持。三晝夜忘寢興。其所以慤慤慰解悲憂。預爲治備。皆如待后者。后所製衣物。今猶在也。悼妃斃時。后哭之曰。韶年入宮。胡不於上久効力。遂遽天喪耶。悲哀甚切。踰于倫等。其愛念他妃嬪。舉此類也。故今后及諸妃嬪皆哀痛曰。與存無用之軀。孰若存此賢淑。克承上意者耶。吾輩曷不先后逝耶。今雖存於上。奚益耶。追思夙好。感懷舊澤。皆絕輦誦經。以爲非此不足爲報云。后嘗育承澤王女二人。安王女一人於宮中。朝夕鞠撫。慈愛不啻所生。茲三公主擗踊哀毀。人不忍聞見。宮中庶務。曩皆擗經理。盡心檢核。罔不當。雖未晉后名。實后職也。第以今后在。故不及正位耳。自后崩後。內政叢集。待命於朕。用是愈念后。悲感不能自止。因歎朕伉儷之緣。殊爲不偶。前廢后容止。足稱佳麗。亦極巧慧。乃處心弗端。且嫉甚。見貌少妍者。即憎惡。欲置之死。雖朕舉動。靡不猜防。朕故別居。不與接見。且朕素慕簡朴。廢后則僻嗜奢侈。

凡諸服御。莫不以珠玉綺繡綴飾。無益暴殄。少不知惜。當膳時。有一器非金者。輒怫然不悅。廢后之行若是。朕含忍久之。鬱慊成疾。皇太后見朕容漸瘁。良悉所由。諭朕裁酌。故朕承慈命。廢之及廢。宮中人無一念之者。則廢后所行。久不稱衆意可知矣。今后秉心淳樸。顧又乏長才。洎得后才德兼備。足毗內政。諸朕志。且奉事皇太后。恪共婦道。皇太后愛其賢。若獲瓊寶。朕懷亦得舒。夙疾良已。故后崩。皇太后哀痛曰。吾子之嘉耦。即吾女也。吾冀以若兩人永偕娛我老。茲后長往矣。孰能如后事我耶。孰有能順吾意者耶。即有語。孰與語耶。孰與籌耶。欲慰勉朕。即又曰。吾哀已釋矣。帝其毋過傷。然至今。淚實未嘗少止也。見今后及諸妃嬪哭后之慟。諭曰。若輩勿深哀。曷少自慰。乃一時未有應者。皇太后泣然淚下。朕曰。若皆無心者乎。胡竟無一語耶。蓋追惜后之淑德。爲諸人所難及。故每曰。諸妃嬪可勿來。重傷我心。於此益見念后之至也。抑朕反覆思后所關之重。更有不忍言而又不能自止者。皇太后雅性脩潔。雖尋常起居細節。亦必肅然不肯苟且。如朕爲皇太后親子。凡孝養之事。於理更有何忌。但以朕乃男

子故當有引嫌不能親及者。故惟恃后敬奉。能體皇太后。卽皇太后千秋萬歲後。諸大事俱后經治。是賴。今一朝崩逝。後脫遇此。朕可一一預及之乎。將必付之不堪。委託之人。念至於茲。朕五中摧痛。益不能不傷痛無已矣。后持躬謹恪。翼贊內治。殫竭心力。無微不至。於諸務孜孜焉。罔弗周詳。且慮父兄之有不率。故憂勞成疾。上則皇太后慈懷軫惻。今后悲悼逾常。下則六宮號慕。天下臣民莫不感痛。惟朕一人。撫今追昔。雖不言哀。哀自至矣。嗚呼。是皆后實行。一辭無所增飾。非以后崩逝。故過於軫惜爲虛語。后嫻素著。筆不勝書。朕於傷悼中。不能盡憶。特撮其大略狀之。俾懿德昭垂。朕懷亦用少展云爾。

世祖乳母封奉聖夫人

明熹宗卽位。封乳保客氏爲奉聖夫人。而本朝亦有之。康熙丁巳七月二十五日。特封世祖之乳母樸氏爲奉聖夫人。頂帽服飾。照公夫人例。自是以後。常有乳母之封。外廷諸臣。且有不知其姓氏者。

世祖有廢后

順治乙未八月。世祖諭禮部云。自古立后。皆慎重遴選。使可母儀天下。今后乃睿王於朕幼時。因親定婚。未經選擇。宮闈參商。已歷三載。淑善難期。不足仰承宗廟之重。謹於八月二十五日。奏聞皇太后。降爲靜妃。改居側宮。

聖祖停止漢官命婦入宮之例

皖中某氏某氏。國初皆爲漢族大家之一。世爲婚姻。康熙時。某爲首輔。次子某京卿。娶於某。有國色。會皇太后萬壽。預詔漢官命婦。隨滿人一體入宮叩祝。屆期。在京漢族命婦之貴顯者。皆入朝。兩家婦女亦盛飾而往。禮畢。皇太后命賜讌內廷。讌畢。相率乘肩輿歸。及抵家。則某京卿妻者。衣飾猶是。面目全非。蓋已易一人矣。兩家心知其故。然不敢言。旋爲聖祖所知。漢官婦女入宮之例。遂著永遠停止。

聖祖廢理密親王

理密親王允禔。聖祖諸子中之嫡而長者也。直郡王允禔最長。然非嫡出。故立允禔爲皇太子。命大學士張英教之。又令扈從巡狩。講解性理。然諸王覬覦儲

位。允禔意尤顯。乃令蒙古喇嘛呪詛允禔。用魔術以厭之。由是允禔性貪暴。甚至窺伺乘輿。狀類狂疾。康熙戊子。詔廢幽禁。旋因究得允禔用魔術事。己丑。復立之。而允禔性情如故。乃復廢之。自此不再言建儲事矣。

康熙以後。既不立儲。高宗以皇次子永璉爲孝賢后所生。特書名。封貯於正大光明殿扁中。未幾薨。謚曰端慧太子。復以皇七子永琮亦爲嫡出。隱有書名之意。而永琮又薨。孝賢后傷悼過甚。不數年崩。

高宗有廢后

高宗繼后那拉氏。隨侍孝聖后南巡。忽自翦髮。失其常度。中途送還京師。滿俗最忌翦髮。高宗諭旨。謂本應廢立。以其繼位中宮。故優容之。越數年薨。命以皇貴妃禮治喪。不得祔廟。或謂后爲尼於杭州。誤也。

高宗納銀妃

銀妃。山東青州人。乳名珠兒。父某。諸生。年五十六。生銀妃。未二年而父死。母以家貧。不及卒養。乃送與同里黃氏爲義女。故筭後尙承黃姓。黃故望族。加以珠

兒有豔名。媒妁遂相屬於道。黃氏悉婉謝之。珠兒嘗語所親曰。所貴美女者。當屏絕男子耳。明珠白璧。豈可使有瑕玷哉。於是豔名益著。乾隆某年。高宗南巡。經魯境。有繩珠兒之美者。默誌之。及回鑾。手諭魯撫。命與黃婉商。欲迎珠兒入宮。魯撫奉諭造黃。出手諭。黃北向叩首應命。次日。輦珠兒入都。高宗安置之於坤寧宮。復恐太后知。又匿之於四知書屋。某夕。喧言珠兒承恩。敕封銀妃。佩符矣。一日。黃夤緣某監入乾清宮。高宗偶見之。問何人。黃伏地不語。內監奏爲銀妃父黃某。親送銀妃入都者。高宗命回魯。詔之曰。已有密旨至濟南矣。黃返。則居宅一新。又有良田美池。簿錄萬數。文武官皆郊迎。請聖安。黃至是遂以富稱於鄉。珠兒初入宮。禮節未諳。夜闌。輒背燈暗泣。或以奏聞。特旨慰之。某夜。偶以事忤。高宗大憤。徑出。宮人皆爲之危。少選。復來昵之。越數年。征回部。獲香妃。香妃初入。與銀妃同宮。居未久。香妃遷他宮。高宗時幸之。有所賜。亦優於銀妃。香妃死。高宗大哭至病。目而棄。銀妃若敝屣矣。然此實道路傳聞之傳會。未可信也。

高宗斥秀女

高宗嘗選秀女。忽見地上現粉印若蓮花。推問。有一女雕鞋底作蓮花形。中實以粉。故使地上蓮花隨步而生。上怒。遽令內監逐之。

宣宗立文宗爲太子

道光庚戌正月。宣宗違豫久。猶日至奉三無私。四字別召見辦事。十三日。召見

慎德堂。廢宮名。僅軍機大臣大學士祁寯藻、杜受田、尙書何汝霖、侍郎陳孚恩、季

芝昌五人。語良久。十四日卯初。諸臣甫入直。已傳旨召對。凡十人。蓋定郡王載銓。及軍機大臣五人。御前大臣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科爾沁王僧格林沁三人。暨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尙書文慶也。宣宗冠服端坐。命至榻前。告以立文宗爲皇太子。須臾。文宗入。宣宗取緘匣硃旨傳示。並諭勉諸臣。畢。各退。文宗命軍機大臣五人同閱章奏。移時。甫還直廬。忽急宣趨入。驚聞大行皇帝龍馭上賓矣。

宣宗殺宮眷

道光中。某夜。宣宗在乾清宮。盛怒。厲聲呵斥。立召值班侍衛王某。入宮門。授以寶刀。令一宮監帶至某宮第幾室。於牀上取一宮眷首覆命。不知其爲何事也。

文宗傳位之異聞

恭王爲宣宗第六子。天姿穎異。宣宗極鍾愛之。恩寵爲皇子冠。幾奪嫡者數。宣宗將崩。忽命內侍宣六阿哥。適文宗入宮。至寢門請安。聞命惶惑。疾入侍。宣宗見之微歎。昏迷中。猶問六阿哥到否。迨王至。駕已崩矣。文宗卽位。恭王被嫌。命居圓明園讀書。咸豐庚申。海氛日急。文宗幸熱河。王從扈。卒柄大政。蓋不預外事已十年矣。

文宗保全奔訴

宣宗倦勤時。以恭王奔訴最爲成皇后所寵。嘗預書其名。置殿額內。有內監在階下窺伺。見末筆甚長。疑所書者爲奔訴。故其事稍聞於外。宣宗知而惡之。乃更立文宗。成皇后後宣宗崩。病篤時。文宗侍側。后昏瞽。以爲奔訴。乃執其手而謂之曰。阿媽滿語呼母爲額尼本意立汝。今若此。命也。汝宜自愛。旋悟爲文宗。寤

極。文宗乃叩頭自誓。必當保全。奔訴。及穆宗以冲幼嗣立。奔訴遂長軍機。秉政。

琳皇貴太妃留居禁中

醇賢親王母琳皇貴太妃烏雅氏。性賢明。文宗卽位。王分府於太平湖畔。太妃例應歸府。文宗甚尊敬之。故仍居宮中。

文宗有五春之寵

文宗喜園居。年例正初入園。冬至始還宮。園中傳有五春之寵。所謂天地一家春者。乃孝欽后所居。其杏花春、武陵春、海棠春、牡丹春。皆漢女分居之。

文宗忌辰

七月十七日。爲文宗忌辰。十五日早。全宮移居西苑。以百僧誦經。超度孤魂。夜。孝欽后率宮眷乘船游湖。製荷花式燈。中插一燭。放於水面。意在放光明於夜間。使鬼魂得以來享也。此月中。宮眷皆不得衣鮮衣。惟深藍淺藍二色。孝欽則黑服。手巾同色。每月朔望。例戲亦停。亦不奏樂。十七日早。孝欽跪於文宗神座前。哭泣良久。宮中皆禁葷。齋戒三日。以表誠敬。

穆宗憎洋貨

侍郎夏同善值毓慶宮。伴穆宗讀。嘗衷一計時表。私視之。爲上所見。詢是何物。侍郎直對。穆宗取而碎之。曰無是物。卽不知時耶。殆以熱河之恥。痛切於心。藉以抒其積憤歟。

穆宗微行

穆宗嘗微服出游。湖南舉人某以候試居會館。與曾國藩邸舍相望。一日午睡。見有少年入。就案視其文。以筆塗抹殆遍。匆匆卽去。怪而詢諸僕。僕曰。此曾大人之客也。曾大人出外未回。故信步至老爺處耳。曾歸。舉人白其狀。曾大驚。曰。此今上也。舉人駭甚。不敢入春闈。卽日束裝歸。又嘗至琉璃廠購玉版宣。以瓜子金抵其值。肆夥辭不受。乃囑其隨往取銀。至午門。不敢入。棄紙倉皇遁。翌日。遣小監如數償之。又嘗自稱江西拔貢陳某。與毛昶熙遇於酒肆。微笑點首。毛趨出。亟告步軍統領。以勇士密隨左右。相傳如此。不足信也。

穆宗賓天之異聞

穆宗爲孝欽后所出。世皆知之。或曰。實文宗後宮某氏產。時孝欽無子。乃育之。潛使人酖其母。而語文宗以產子月餘矣。文宗聞之大喜。因命名曰載淳。封孝欽爲貴妃。其後文宗遺命。以載漪承大統。時載垣等扈蹕熱河。膺顧命。知孝欽必專政。謀輔幼主。宣言上非孝欽所生。孝欽怒。與恭親王奕訢謀誅載垣。自是遂無人敢言上之自出矣。穆宗旣長。微聞之。乃陰求其生母遺像。孝欽大懼。以毒物密置食物中。遂暴崩。外廷不知。遂以爲痘耳。或曰。穆宗疾大漸。召軍機大臣李鴻藻。鴻藻至。立命入。時孝哲后侍。將引避。穆宗止之曰。勿爾。師傅爲先帝老臣。汝乃門生媳婦。吾方有要言。何用迴避耶。鴻藻免冠伏地。不敢仰視。穆宗曰。師傅快起。此猶講禮時耶。因執其手曰。朕不起矣。鴻藻失聲哭。孝哲亦哭。又止之曰。此非哭時。因顧孝哲曰。朕脫不諱。必立嗣子。卿意誰屬。蓋速言之。孝哲曰。天下多故。國賴長君。實不願居太后之虛名。貽宗社以實禍也。穆宗莞爾曰。汝能知大義。吾無憂矣。乃與鴻藻謀。以貝勒載口最賢。令入承大統。口授遺詔。命鴻藻卽御榻側書之。凡千餘言。所以防閑孝欽者甚至。詔草成。穆宗閱之。謂

鴻藻曰甚善。師傅可休息。明日或猶得一見也。鴻藻既出宮。戰栗無人色。恐爲孝欽知。將不利。復馳詣孝欽宮門。請急對。孝欽召入。出詔草袖中以進。孝欽閱畢大怒。碎其紙。擲之地。叱鴻藻出。旋命斷御前醫藥。飲膳。不得入乾清宮。移時報上崩矣。或曰。穆宗患痘。孝哲怨懟。孝欽於帝前。穆宗慰之曰。卿暫忍之。終有出頭日。時孝欽竊聽良久。遽入。捽孝哲髮。將杖之。穆宗睹狀。驚暈去。及醒。痘潰。遂崩。

德宗自述

德宗嘗語宮眷德菱女士曰。西人對朕之評論若何。甚願聞之。知彼必視朕如小兒也。德菱曰。外人咸信聖躬大安。德宗曰。外人有所誤會。皆是朝廷守舊之故。朕無機會宣布意旨。或有所作爲。故皆不知朕。朕惟作人之傀儡耳。以後如再詢及。儘可告以實情。朕有意振興我國。奈不能自主。此固爾所知者。至於太后。卽有本領改革。亦不願做。朕知離真正改革之期甚遠。倘能如歐洲之皇帝。赴各處游歷。自是最好。然今日萬不能行耳。德菱曰。聞有某郡主。欲觀聖路易

賽會。果往。亦可藉知外國各事。與我國異點之所在。德宗曰。此事向未允准。未必竟能實行。惟朕極願游歷歐洲。自爲考察也。

德宗繼統

同治甲戌十二月。穆宗大漸。孝貞孝欽兩太后召惇親王奕訢。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孚郡王奕譔。惠郡王奕詳等入。孝欽后泣語諸王曰。帝疾不可爲。繼統未定。誰其可者。或言溥倫長。當立。惇親王曰。溥倫疏屬不可。孝欽曰。溥字輩無當立者。奕譞長子。今四歲矣。且至親。予欲使之繼統。蓋醇親王嫡福晉。乃孝欽后妹也。孝欽利幼君可專政。儻爲穆宗立後。則已爲太皇太后。雖尊而疏。故欲以內親立德宗也。諸王不敢抗議。遂定。是日。穆宗崩。德宗入居宮中。遂卽位。兩太后旨。略謂皇帝龍馭上賓。未有儲貳。不得已。以醇親王奕譞之子載灃。承繼文宗。入承大統。俟生有皇嗣。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改元光緒。醇親王疏言。臣侍從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時值天下多故。嘗以整軍經武。期睹中興盛事。雖肝腦塗地。亦所甘心。何圖昊天不弔。龍馭上賓。臣前日瞻仰遺容。五內崩裂。已

覺氣體難支。猶思力濟艱難。盡事聽命。忽蒙懿旨。擇定嗣皇帝。倉猝昏迷。罔知所措。迨昇回家。身戰心搖。如痴如夢。致觸犯舊有肝疾等病。委頓成廢。惟有哀懇皇太后恩施格外。許乞骸骨。使臣受命。於此日。正邱首於他年。則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鴻施於無既。旋諭令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具奏。詔准醇開去各差。以親王世襲罔替。醇奏辭不許。兩太后遂垂簾聽政。初。穆宗寢疾時。羣疑弘德殿行走翰林院侍講王慶祺導帝冶游。致疾不起。御史陳彝假他事劾之。並謂街談巷議無據之詞。未敢瀆陳。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證。若再留禁廷之側。爲患不細。非獨有玷班行而已。詔褫慶祺職。封穆宗皇后爲嘉順皇后。卽孝哲后也。李鴻藻徐桐翁同龢廣壽請開去弘德殿行走。許之。罪總管太監張得喜等。戍黑龍江。內閣侍讀學士廣安奏。略謂大行皇帝冲齡御極。蒙兩宮皇太后垂簾勵治。十有三載。天下底定。海內臣民。方將享太平之福。詎意大行皇帝皇嗣未舉。一旦龍馭上賓。凡食毛踐土者。莫不籲天呼地。幸賴兩宮皇太后坤維正位。擇繼咸宜。以我皇上承繼文宗顯皇帝爲子。並欽奉懿旨。俟嗣皇帝

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仰見兩宮皇太后宸衷經營。承家原爲承國。聖算悠遠。立子卽是立孫。不惟大行皇帝得有皇子。卽大行皇帝統緒。亦得相承勿替。計之萬全。無過於此。請飭下王公大學士六部九卿會議。頒立鐵券。用作弈世良謀。奉兩宮懿旨。前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業經明白宣示。茲據內閣侍讀學士廣安奏。請飭廷臣會議。頒立鐵券等語。冒昧瀆陳。殊堪詫異。廣安著傳旨申飭。孝哲后本失愛於孝欽。穆宗病。孝欽以其不能防護。掌責之。又以孝欽不爲穆宗立後。以寡嫂居宮中。滋不適。乃仰藥殉焉。光緒甲子四月。命翁同龢夏同善授讀毓慶宮。御史潘敦儼請表揚孝哲后。以光潛德。詔稱孝哲毅皇后已加諡號。豈可輕議更張。該御史率行奏請。已屬糊塗。并敢以無據之詞。登諸奏牘。尤爲謬妄。下吏議奪職。丙寅三月庚午。葬穆宗孝哲后於惠陵。吏部主事吳可讀。先以御史請誅烏魯木齊提督成祿。言過戇。落職。穆宗登極。起廢員。用主事。可讀慮大統授受之間。類多變故。鑒宋太宗明景帝之故事。思以尸諫。而堅爲穆宗立後之信。乃請於吏部長官。隨赴惠陵。

襄禮還次薊州馬伸橋三義廟。於閏三月五日之夜。飲毒畢命。遺疏請吏部長官代奏。自稱罪臣以聞。吏部以其疏上。詔言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嗣後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此次吳可讀所奏。前降旨時。卽是此意。着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吳可讀原摺會同妥議具奏。可讀遺言葬薊州。謂出薊州一步。卽非死所。旋有徐桐翁同龢潘祖蔭連銜一疏。寶廷黃體芳張之洞李端棻各一疏。均付王大臣併議。四月。禮親王世鐸等奏。遵旨於本月初一日齊赴內閣。將可讀奏摺公同閱看。據奏內有仰乞我皇太后再降諭旨。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嗣子等語。臣等恭查雍正七年上諭。有曰建儲關係宗社民生。豈可易言。我朝聖聖相承。皆未有先正青宮而後踐天位。乃開萬世無疆之基業。是我朝之國本有至深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欽此。跪誦之下。仰見我世宗憲皇帝詒謀之善。超亘古而訓來茲。聖諭森嚴。所宜永遠懷遵。伏思繼統與建儲。文義似殊。而事體則一。建儲大典。非臣子所敢參議。則大統所歸。豈臣下所得擅請。我皇上纘承大位。天眷誕膺。以文宗之統

爲重。自必以穆宗之統爲心。將來神器所歸。必能斟酌盡善。守列聖之成憲。奉天下以無私。此固海內所共欽。而非此時所得預擬者也。況我皇太后鞠育恩深。宗社慮遠。前者穆宗龍馭上賓時。業經明降諭旨。俟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懿訓煌煌。周詳慎重。是穆宗毅皇帝將來繼統之義。已早賅於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何待臣下奏請。吳可讀以大統所歸。請旨頒定。似於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於皇太后前次所降之旨。亦尙未能細心仰體。臣等公同酌議。應請毋庸置議。旋奉兩宮懿旨。前於同治十三年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卽承繼大行皇帝爲嗣。原以將來繼緒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第我朝聖聖相承。皆未明定儲位。彝訓昭垂。允宜萬世遵守。是以前降諭旨。未將繼統一節宣示。具有深意。吳可讀所請頒定大統之歸。實與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託之重。將來誕生皇子。自能慎選賢良。纘承統緒。其繼大統者。爲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憲。示天下以無私。皇帝亦必能善體此意也。所有吳可讀原奏。及王大臣等會議摺。徐桐翁同龢潘祖蔭聯銜摺。寶廷

張之洞各一摺。並閏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諭旨。均著另錄一分。存毓慶宮。至吳可讀以死建言。孤忠可憫。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議卹。

德宗習英文及與德菱女士之談話

宮眷德菱女士。於夏季。日以一小時教德宗英文。德宗能強記。進步亦速。雖口音不甚清。而不久。卽能誦讀本中之短篇故事。且兼習古字花字。孝欽后觀之。亦喜曰。我也想學。但讀兩課後。卽不耐煩矣。一日。德宗語德菱曰。汝勸太后行新政。朕未見如何有效。德菱曰。菱入宮已見多事。新建之殿。亦其一也。德宗聞之。皆以爲不足道。曰。至正當之時。或有用汝處。言畢。有沈吟不定之狀。

德宗在瀛臺之起居

德宗幽居瀛臺。所居爲涵元殿。僅三楹。每楹不過方丈。其對面之辰香殿。爲隆裕后所居。南北寬不過八尺。德宗偶一登樓遠望。或有吁嘆聲。宮監卽密報孝欽后。其地四面皆水。水闊一丈五尺餘。有吊橋。日間放下。夜拽起。光緒戊戌冬某日。大雪。孝欽在慈寧宮。命小內監某。攜狐裘一襲。送瀛臺。賜德宗。諭曰。爾持

以與帝言爲老佛爺所賜。衣料雖非緞類。鈕扣皆金所製。須連續言之。帝有何語。歸卽報我。內監領命去。以裘進帝。如孝欽旨。德宗曰。吾知之。某連言不絕。怒曰。吾知之矣。死未得其時與地耳。歸報太后可也。

兩宮先後升遐

光緒戊申十月十九日。迎醇王載灃之子入宮。時孝欽后已病篤。尙召至牀前。明日。德宗賓天。樞臣草遺詔。孝欽扶病披閱。又明日。孝欽上仙。蓋兩宮升遐。相去僅二日耳。

宣統帝入嗣

光緒戊申。兩宮病篤。十月某日午。召樞臣世續張之洞那桐入。奕劻適謁東陵。孝欽后詢諸臣擇近支王子入宮讀書事。諸臣莫敢言。世續奏曰。太后擬選儲爲社稷萬世計。此周文武之用心。甚盛甚盛。惟今內憂外患。交乘洊至。奴才不敏。竊以爲宜選擇年長者。定制親王以下滿員稱奴才宣統初革除。孝欽拍牀怒詈曰。此何等重事。而若敢妄言。張之洞曰。世續承太后垂詢。臣亦據愚慮約言之。立儲自宜承宸

斷。孝欽默然良久。徐言載灃子溥儀尙可。但年稚耳。須教之。爾等議所可者。之洞曰。載灃懿親賢智。使攝政。當無誤。引國初睿親王輔導事證之。孝欽曰。得之矣。趣擬詔。之洞謂奔助東陵卽旋。請翌晨進呈。孝欽促卽下詔。次晨。奔助輕輿抵宮門。諸人達孝欽意。奔助攢眉曰。方今國家多難。選儲似宜年長者。諸人邀奔助入對自陳之。旣見孝欽。索閱章詔畢。云趣下詔。布天下。奔助卒未敢言。宣統帝入宮時。醇王太福晉大哭。以爲殺我子復戕我孫。雖擁皇帝虛名。實等終身圈禁耳。抱宣統帝不釋手。經諸臣婉勸。謂不可抗旨。始由侍衛及諸王公大臣擁之去。

美人述宮事

美醫古力架曾入宮。爲宣統帝診疾。出而語人曰。帝食燕窩太多。致不消化。喉吻奇渴。故頻頻飲茶。帝臥床極大。足容五六人。晨六時卽起而啖飯。然後往謁隆裕后。日夜保抱者。爲宮人張氏。年約四十餘歲。並教其寫字。張爲孝欽后生時所選用者。卽臥帝床側。帝室多置奇物古玩。以供娛賞。

孝貞后嫺禮法

孝貞后工文翰。嫺禮法。容色冠後宮。先爲貴妃。孝德后崩。遂正位。文宗幾暇。偶以遊宴自娛。婉言規諫。未嘗不從。外省軍報及廷臣奏疏之寢閣者。聞孝貞一言。無不立卽省覽。妃嬪偶遭譴責。皆爲之調停。旋蒙恩眷。咸豐庚申。英法聯軍入京。恭王留守。文宗倉皇攜后妃奔熱河。聖意不樂。因御書且樂道人四字。命張諸行殿。孝貞執不可。云。天子一日二日萬幾。安有自求逸樂之理。今雖蒙塵。尤不宜有此。親督內侍去之。次年秋崩。是時穆宗生已六歲。孝欽后以子貴。已並位稱太后矣。皇朝穆宗中位孝貞孝欽坐幃中朝臣跪於地毯內臣時孝貞並稱曰東太后西太后東后謂孝貞蓋以坐位名之也時孝貞二十七歲。少孝欽一年。而容貌如五十外人。服御簡樸。一若寒素。當孝欽初得幸時。文宗常晏起。故事。帝宿某處。御某人。有冊籍報后。不合格者。杖斥。內監之承伺者。屆時於寢門外誦祖訓。帝必披衣起而跪聽。出朝乃止。丙辰春。文宗宿孝欽所。數日不視朝。孝貞諗其故。乃頂祖訓至宮。正跪。命人請皇帝起。聽訓。文宗亟止之。曰。予卽聽朝。勿誦訓。遽出朝。少時卽退。問后何在。或對御坤寧宮。坤

寧宮者。皇后行大賞罰之所也。文宗至。則孝貞坐於中。孝欽跪於下。孝貞歷數其過。將杖辱之。文宗大呼曰。請皇后免責。渠已有娠矣。孝貞下座曰。帝胡不蚤言。吾之杖伊。遵祖制也。受杖墮娠。失祖訓矣。皇上春秋雖盛。儲宮未備。吾安可守一訓。而失列祖列宗萬世之遺意哉。因涕泣久之。及與孝欽后垂簾聽政。首簡恭王入軍機處。時國人稱孝貞優於德。而大誅賞大舉錯。實主之。孝欽優於才。而判閱奏章。裁決庶務。及召對時。諮訪利弊。悉中窾會。孝貞見大臣。呐呐如不出諸口。有奏牘。必孝欽爲誦而講之。或竟月不決一事。然至軍國大計所關。及用人之尤重大者。孝貞偶行一事。人皆額手稱頌。同治初元。鑒曾文正公之賢。自兩江總督簡授協揆。迨何桂清失陷封疆。厥罪甚重。刑部已論斬矣。潛乞同鄉同年及同官京朝者十七人。上疏救之。朝廷幾爲所惑。孝貞后獨納太常寺卿李棠階之奏。命斬桂清以警逃將。全國爲之震肅。尋以李棠階碩望名儒。命爲軍機大臣。一歲中遷至尙書。其後頗多獻替。勝保以驕蹇貪淫。逮下刑部獄。亦用棠階言賜死。蘇浙之復也。曾李左錫封侯伯。實出孝貞意。及太監安得

海稍稍用事。潛出過山東。巡撫丁寶楨劾奏之。孝貞問軍機大臣以祖制。大臣對言當斬。卽命就地正法。孝欽性警敏。銳於任事。孝貞悉以權讓之。穆宗孝事孝貞。能先意承志。孝貞撫之。亦慈愛備至。故上亦終身孺慕不少衰。雖孝欽爲上所自出。無以逾也。

孝哲后爲穆宗所敬禮

孝哲后爲承恩公崇綺女。同治壬申。與鳳秀之女同選入宮。時年十九。而鳳女年十四。孝欽后欲立鳳女。孝貞后欲立孝哲。相持不決。召穆宗自定之。如孝貞旨。遂立之爲中宮。封鳳女爲慧妃。孝欽大不懌。諭穆宗曰。慧妃賢明。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嫻禮節。皇上毋得輒至中宮。致妨政務。而陰使內監監視之。穆宗意亦不懌。然孝哲氣度端凝。不苟言笑。穆宗始終敬禮。宮中無事。恆舉唐人詩以試之。輒應口背誦。穆宗益喜。伉儷綦篤。雖燕居。曾無褻容狎語。孝貞尤甚鍾愛之。而孝欽則大忿。孝哲入見。從不假以辭色。旣失歡。又遭穆宗賓天之變。獨處宮中。益鬱鬱。孝貞時召與語。力撫慰之。

或曰。穆宗升遐時。孝哲力爭立嗣。孝欽意已定。鴻藻方入內。孝哲向之泣告。且謂之曰。此事他人可勿問。李大臣。先帝之師傅。當獨力維持。我今爲此大事。給師傅磕頭。鴻藻亟退避。卒緘默無言。

孝欽后自述

孝欽后嘗語人曰。我自幼受苦。父母不愛我。而愛我妹。入宮後。宮人以我美。咸妬我。但皆爲我所制。文宗專寵我。迨後皇子生。我之地位更鞏固矣。惟以後又交否運。咸豐末年。文宗臥病。外兵入城。燒圓明園。我避難熱河。時予年尙輕。文宗病危。皇子又小。東宮之姪。乃一壞人。謀奪大位。勢甚危急。予抱皇子至文宗牀前。問大事如何辦理。文宗不答。予復告以兒子在此。文宗始張目答曰。自然是彼接位。語畢。卽賓天矣。予見大事已定。心始安。然彼時雖極悲痛。以爲猶有穆宗可倚。孰意穆宗至十九歲。遽又夭折。自此予之境遇大變。希望皆絕。東宮又與予不和。越數年。東宮去世。今上初入宮時。方三歲。瘦弱多病。其父母不敢給以食物。汝等知其父卽醇王否。其母爲我之妹。我妹之子。卽與我親生者無

異。故決意立之也。

據李蓮英言。外國教士以藥給我國人服食。故我國人心變壞。在初入教時。教士每假意令人細思。表面故作不強人入教之態度。我國小兒。輒被騙去挖眼睛作藥。

汝等知義和團因何起事。蓋從教者恃教爲護符。橫行鄉里。故義和團起而復仇。但行爲亦太過。在京縱火圖財。不問是否教民。概被亂劫。汝等要知從教者乃極壞之人。每強奪他人田產。外國教士偏信袒護。不問事之是非情理。凡教徒犯罪。見官不跪。放肆無禮。不服國法。外人信一面之辭。強迫官吏釋放罪人。真是不平已極。我看我國上等好人。亦未必入教也。

康有爲擬設法使皇帝歸教。然我在。總不能允。外國之海陸軍及機器。我亦稱之。但文化禮俗。總是我國第一。外間多謂庚子年。政府與義和團通同一氣。其實不然。我知以後必貽禍。故頒發上諭。飭兵勤拿。奈其時事已不可收拾矣。我本決意不出宮。一老婦耳。生死何足介意。而端王瀾公勸予卽行。復以喬妝相

勸予怒斥之。及還京頗聞有人謂予出宮時。着僕婦服。坐破騾車。而僕婦則僞飾予妝坐轎。其實安有此事。拳匪亂時。無一人願隨我行。且有先避者。否則亦不肯事事。予因宣言曰。汝等願隨者隨。當時應者極少。計不過太監十七人。僕婦二人。宮女小珠一人也。宮中原有太監三千。早已逃矣。且有面予而將貴重花瓶擲碎於地者。我憤極大哭。旣在途。某日大雨。轎夫數人逃去。騾亦死數匹。大雨不止。其苦爲生平所未受。某知縣辦差頗盡力。惜食物缺乏。有時聞太監向知縣咆哮。知縣長揖以謝之。予怒責太監。謂我輩倉猝出行。凡辦差者。自應體諒。不能苛求。行月餘。始抵西安。病三月。住撫署內。屋舊而溼。皇帝亦病。此行無異充軍。光緒二十八年返京。見宮中景象大變。貴重器皿。或毀或失。西苑珍寶。無一存者。予每日禮拜之白玉觀音。被人斫斷手指。且有洋人曾坐予寶座攝影者。迄今言之。不禁傷心至極也。

予最恨人言庚子事。予乃最聰明之人。嘗聞人言英王維多利亞事。彼於世界關係。殆不及予之半。予事業尙未告成。亦無有能逆料者。或尙有可使外人震

驚之事。或尙有迥異於前之事。均未可知。英爲世界最強國。然亦非維多利亞一人之力。英多賢才。各事皆由巴力門議定。彼惟畫諾而已。我國大事。皆予獨裁。雖有軍機大臣。亦惟贊襄於平時。皇帝更何知。庚子以前。予之名譽甚佳。海內晏然。不料有拳匪之亂。爲夢想所不及。綜稽生平。謬誤卽此一舉。予本可隨時諭禁拳匪。而端瀾力言拳匪可信。爲天所使驅逐洋人者。蓋卽指教士而言。予固最恨耶教。當時聞言默然。後亦知端瀾所行之太過。一日。端王率領拳匪頭目。至頤和園。召集太監。在殿前查驗。項際有無十字。旣而端王謂有二監信教。當如何辦理。予怒斥之曰。未發詔旨。何故擅領彼等入宮。端王謂其權力甚大。可以殺盡洋人。有諸神保護。不畏鎗礮。曾經試驗。鎗打并無傷痕。因擅將二監。交與拳匪頭目辦理。予亦允之。旋聞二監被殺於園。次日。端瀾又帶拳匪頭目入宮。令太監燒香爲非教徒之證。自此遂逐日進宮。授太監法術。謂京城人民大半已習拳矣。第三日。宮監皆作拳裝。坎肩包巾皆紅色。褲獨黃。予之左右皆然。心甚不悅。瀾公復以拳衣進呈。時軍機大臣榮祿方請一月病假。一日。忽

報病愈。明日卽須入宮。知其必有要言也。及榮祿至。則謂拳民煽惑百姓。殺洋人。恐國家受害。余問應如何辦理。榮祿謂須與端王商量。次日。端王入宮。謂昨與榮祿大爭。今京城已成義和拳之世界矣。若與反對。彼必盡殺居人。大內亦難幸免。董福祥已允助攻使館。余至是大懼。知大事已去。立召榮祿。並留端王在側。榮祿至。顏色憔悴。告以端言。大驚。請立發一諭。聲明拳爲祕密會黨。百姓不可信從。飭步軍統領悉逐其在京者。端大怒。謂此諭果下。拳必入宮。大肆誅戮。余不得已而從端言。端去。榮祿謂拳必爲禍。端喪心病狂。必助其圍攻使館。拳民未嘗讀書。以爲祇有在華之些少洋人。殺之卽爲無事。不知各國如何強大。若將在華者殺之無遺。必將報仇。洋兵卽殺一百拳民。毫不費事。請余飭轟士成防守使館。余卽允之。又令榮祿就商於端瀾。一日。端瀾進宮。請諭飭拳民先殺使館洋人。再殺其餘。余却其請。端謂事急不能再延。拳已備明日攻使館。余怒。令監逐出。端臨行。言我當代發諭旨。不問爾之願否。旣出。卽矯詔行事。於是遂死無數生靈。及後。端見拳不可恃。洋兵將至。始勸余等離京。余之名譽。遂

驟於一日。此事由於前無主意。鑄此大錯。誤信端王。皆爲彼一人所害也。

孝欽后起家貴人

孝欽后初入宮時。封蘭貴人。後封懿嬪。再進懿妃。咸豐辛酉。遂爲天下母。

孝欽后省親

穆宗誕生九月。時孝欽后猶爲妃也。承文宗特恩。賜回家省親一次。先有太監至其家。告以某時駕到。屆時。太監及侍衛羣擁黃轎而至。其母率家人親戚排立院中。入內堂。太監請妃降輿。登堂升坐。除母及長輩外。皆跪地叩頭。排筵宴。母陪坐於下。蓋以妃爲皇子之母也。

孝欽后誅肅順之異聞

肅順之伏法。孝欽后欲以減其口耳。初。孝欽入宮。撥充宮苑女侍。地曰桐陰深處者。卽其給役所也。天性敏慧。喜歌。以少從其父惠敏宦南中久。善南曲。一日。文宗微步至苑林。聞有曼聲度南畝者。尋聲而往。因得見。遂幸之。有機智。遇事輒先意承旨。深嬖之。未幾。生穆宗。進封爲妃。迨貴。漸怙寵而肆驕。久之。不能制。

通粵寇難發。文宗憂勤國是。叢脞萬端。乃得以弄權宮掖。文宗寢知之。漸惡其爲人。肅順者。才略聲華。爲宗室冠。文宗素倚重之。孝欽知文宗且疏已。隱冀得肅以自援。而肅則以諗知后之往事。良輕后。后因是銜肅。一日。文宗於宮沼爲春日泛舟之戲。后自陳寓南方久。習操舟技。乃親理篙楫以侍。詎文宗立未定。而后篙遽下。舟爲之側。文宗顛墮水。創其足。文宗乃深憾后。會又有間后者。以那拉將覆滿洲咀咒之說進。文宗乃擬致之死。嘗謂肅曰。朕不日將效漢武帝之於鉤弋夫人故事。卿謂何如。肅噤齟。不敢置一辭。后聞之。愈啣肅。熱河之狩。變起倉卒。文宗憂憤。乃遷怒於后。病漸竺。自爲遺詔曰。朕死。必殺西后以殉。毋使覆我宗。急召肅。將使受顧命。行遺詔事。有李蓮英者。后之梳頭監也。工按摩術。因進技於上。窺枕角。得遺詔。亟訴后。后乃泣籲於醇王之福晉。福晉曰。此亂命也。當爲若已之。立戒車。馳赴行在。及入宮。文宗已崩。搜衾枕。獲遺詔。就殘燭爇之。灰甫燼。而肅已至。肅入。知已崩。詢監以時。監愴然不能對。迴首御榻側。見后擁穆宗立。轉以詢后。后解襟端所繫時表。直前授肅。厲聲曰。若自省之。未幾。

肅退。后乃密謀醇王。置肅於法。

孝欽后輕騎入圓明園

咸豐時。尙書江寧何某。值圓明園。忽聞警鞭鳴。急率百官跽迎門外。見乘輿尙遠。有一騎如飛而前。坐一宮人。垂鞭欹躬。向衆而哂曰。何今日侏儒之多也。舉鞭揚長而去。蓋百官皆跽。故皆如侏儒耳。後訪知乘者。爲生皇子之貴妃。卽孝欽后也。

孝欽后戒煙

道光季年。五口通商。洋藥弛禁。朝野上下。無不嗜之。文宗初立。亦常吸。呼爲益壽如意膏。又曰紫霞膏。及粵寇事急。宵旰焦勞。恆以此自遣。咸豐庚申。英法聯軍入京。文宗狩熱河。有汲汲顧景之勢。更沈溺於是。故孝欽后亦沾染焉。所吸鴉片。稱福壽膏。福壽膏者。粵人陸作圖所製者也。其家有井。水湛然而碧。以煮煙。殊佳。及陸作圖死。而其妻繼其業。凡以煙求資者。需銀二兩。煙成。試吸。芬芳酷烈。迥異尋常。其法不傳戚友。惟陸妻得其竅奧。故每月可獲二百餘金。孝欽

喜之。賜名福壽。煙鎗亦廣州竹。質粗如兒臂。上安小管。藉通呼吸。煙鎗有架。隨燈之高下。遠近爲之。內監跪地燃膏以進。不敢稍稍欹斜也。曾持至某骨董舖中修理。色如紅玉。斗下陷痕分許。彎環似帶。則信已月久年深矣。光緒末年。再申煙禁。孝欽亦自克。及大漸。慶王勸開禁。以小金盒進曰。太后爲天下臣民主。朝野攸賴。日來慈躬不豫。艱鉅益增。今以戒煙致疾。一旦不諱。恐非所以重蒼生之寄託也。孝欽擲其盒於地。且加申飭。翌日遂崩。

孝欽后之門禁

凡在宮諸人之入孝欽后宮者。必先奉命。否則無論何人。概不得逕入。皇后亦然。

孝欽后起居

孝欽后所居。廣廈十楹。作橫排式。屋宇深邃。窗榻之屬。髹工極細。五色繚繞。令人眩耀。玻璃窗低垂錦幔。其中陳設。非外人所能窺見矣。及寢。兩首領太監侍坐床前。名曰押風。小太監百餘人。侍立迴廊。名曰坐更。天明始散。並有宮女爲

之捶腿。至睡熟。乃已。

孝欽夢回枕上。必鍊八段錦工夫。繼進人乳一盃。然後離床盥漱。內監揭繡花窗擋。則晨光尙覺熹微也。有報請者。如古時跽且雞人。孝欽晨興。其人必在窗外大聲呼曰。老佛爺醒了。內監輩乃魚貫入寢宮。趨跽伺候。

孝欽后牀榻之陳設

孝欽后每日晨起。輒命太監將被褥曝於院中。以刷刷牀。於氈上加黃緞褥三條。各色絲被單數條。其上又鋪黃被單。爲金龍藍雲頭花樣。枕甚多。一實以茶葉。一卽耳枕。約長十二寸。中有方約三寸之穴。乾花塞之。睡時可聽聲。蓋慮爲人所暗算也。黃被單。又有紫藍淺紅綠色被六條。綉帳鑲花。牀懸滿儲香料之紗袋。其中麝香頗多。孝欽所嗜也。

孝欽后出行之鹵簿及后妃之轎色

孝欽后乘輿出。德宗亦必隨扈。炎風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也。孝欽轎過宮門時。后妃以下皆跪送。轎過乃起。各上轎隨行。孝欽轎前導以兵。左右有親王

四人騎馬夾護。太監四五十人。騎而從於後。帝后轎與太后轎。均正黃色。妃嬪轎暗黃色。餘爲紅色。

孝欽后閒游

孝欽后散步園中。行路甚速。從者追隨其後。不敢言憊。然太監輒攜黃緞椅在後。以便困時小憩。又有一犬隨之。有時坐轎。則與早朝之敝轎不同。黃桿黃繩。二太監抬之。每角有一太監。都凡四人扶之而行。孝欽喜雨行。若非大雨。輒不張傘。隨侍宮眷之太監。皆備雨傘。惟不敢用。凡事皆然。如孝欽欲步行。宮眷亦隨之步行。如欲乘輿。宮眷亦隨之乘輿。孝欽晚膳後。必在寢宮前後巡行一周。然後闔門。宮監謂之遶彎子。侍臣聞下筵鑰。卽歸休矣。

孝欽后閱封

日由太監將奏事處所進黃紙封盒上呈。孝欽后輒自啓封。德宗侍側。孝欽閱畢。交德宗。德宗閱後。仍置盒內。不置喙也。

孝欽后選處女爲宮眷

侍奉孝欽后皇后之宮眷。有時爲德宗司侍奉之役。此輩大率自滿洲上三旗選之。上三旗者。正黃鑲黃正白三旗也。且多選處女。間亦選有夫者。有夫者每隔二三月許回家一次。

孝欽后戲繆素筠

滇中繆素筠女士以代孝欽后作畫。供奉宮中。軀肥而矮。孝欽嘗覓得大號鳳冠一頂及玉帶蟒袍之類。命著之。侍立於旁。以爲笑樂。

孝欽后寵李蓮英妹

李蓮英之妹頗慧黠。爲孝欽后所寵。嘗入宮隨侍。或值宿。經月始出。其時尙未適人。某日。侍孝欽游頤和園。遇蘇拉某。頗英秀。孝欽曰。此人有後福。可妻也。遂以李妹指婚。蘇拉叩謝。不數月。此蘇拉者。已擢爲內務府堂郎中矣。爲內務府最佳之缺婚之日。孝欽賜奩資甚厚。尋常格格。不能及也。

孝欽后遂金華櫃夥

孝欽后好食熟鷄卵。晨必四枚。需二十四金。皆金華飯館所進。其櫃夥史某。嘗

隨李蓮英潛入宮。一日。爲孝欽瞥見。蓮英以實告。孝欽大怒。令逐之。

孝欽后有遺帑

光緒甲午。中日戰事亟。孝欽后欲以所積金銀。合一千五百萬鎊。交匯豐銀行。運至英倫。匯豐索酬資。每百二釐五。不允。和議成。遂止。庚子西狩。則悉埋於地。旋被人發掘。取去無數。其地後歸美軍管理。然僅餘九百餘萬。及回鑾。一以儲蓄爲事。繼長增高。至末年。乃積至二千五百萬鎊。世所稱孝欽遺帑者。卽此也。

孝欽后待滿族

本朝開國。重用滿人。咸同間。粵寇構難。曾文正。胡文忠。左文襄。李文忠。次第蕩平之。滿員著武功者。塔忠武。多忠勇而已。孝欽后秉政。封疆重寄。治兵提鎮。漢員約十之九。光緒甲申後。興海軍。建署天津。醇王統之。李爲副。實則李爲政也。甲午師潰。承恩公桂祥奉命巡邊。越月而卽召還。

孝欽后怒責德宗

光緒戊戌八月初四日。黎明。德宗詣宮門請安。孝欽后已由間道入西直門。車

駕倉皇返。孝欽直抵德宗寢宮。盡括章疏。攜之去。怒詰曰。我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德宗戰栗。不發一語。良久。囁嚅曰。無此意。孝欽唾之曰。癡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遂傳懿旨。以上病不能理。萬幾爲辭。臨朝訓政。凡所興革。悉反之。譚嗣同等之死。御史黃桂鋆實促之。疏謂該員罪狀已明。可無事審訊。說者謂桂鋆恐對簿時牽及聖躬也。

孝欽后欲使德宗割股

孝欽后不豫。德宗侍。太監李蓮英在內供奉。孝欽笑曰。我病恐不起。俗云。以人肉煎湯服之。便愈。語畢。視德宗。德宗默然。李退。卽請假。遣太監德存往問。德報曰。蓮英憂太后體不豫。驚臥不起。越數日。孝欽漸痊。始探悉李曾割股肉煎藥也。孝欽聞之。歎息者再。於是益疎德宗而愛李。

孝欽后謀廢德宗

載漪誣事李蓮英。使在孝欽后前。陷德宗。李終不忍。太監馮某豺狼性成。於孝欽前時有獻計。頗爲所動。立大阿哥之事。馮實居禍。李嘗謂人曰。我在后前。

惟有順旨。絕不敢違惡。外人皆詛詈我。不知我實爲所賣也。光緒戊戌事敗。德宗聞耗。驚絕。跪求計於李。李曰。求馮。馮對曰。恐不可活。帝入後宮。欲自殺。俄侍衛擁至。遂被禁。孝欽急召近支王公及載漪徐桐王文韶等。欲飲德宗酒。時德宗面如死灰。喘息急促。著一履。孝欽欲親賜酒。羣臣呼萬歲。文韶等不奉詔。遂得免。因命以瀛臺居德宗。

每朝罷。卽以籐椅昇德宗置臺中。后及妃嬪。均隔絕。侍者皆孝欽所派。一舉一動。皆密報。一日。帝於後宮與宮人私語。孝欽知之。傳宮人嚴責之。宮人謂謗后。益怒。盡拷宮人。某宮人曰。帝將不利聖后。遂將前所傳之人杖殺之。派李等二十人監視德宗。此戊戌十二月事也。次日。卽召王公大臣密謀廢立。意既定。遂先以溥儁爲穆宗嗣。諭軍機草詔進。孝欽在慈寧宮。召德宗入。以詔示之。盛氣謂曰。汝意若何。帝頓首曰。此素願也。孝欽曰。汝旣願之。曷繕此發布。言已。命內侍以硃筆進。乃照錄一通。甫竣。咯血不止。幾暈仆。孝欽佯惻然曰。汝宜保重。卽命內侍以籐椅至。爲整理枕褥。扶令上輿。若不勝其慈愛者。及德宗回瀛。

台。孝欽色復變。翌日立嗣之詔遂下。

光緒戊戌政變後。論者皆謂立大阿哥溥儀事。徐桐預其謀。然徐之不召見者。近十年。己亥十月。忽入直。孝欽后賜食。特撤御筵銀魚火鍋賞之。食訖。入謝。慰勞備至。語及穆宗時事。因垂泣曰。皇帝不能生育。穆宗不可無後。徐曰。皇上能否生育。宮壺事。臣不能知。孝欽復曰。穆宗終不可無後。徐亂以他語。孝欽默然。遂退。某日將夕。內監傳語太后有旨。令中堂至菊兒胡同榮相宅。有大事會議。徐至。則崇綺已在。語及廢立。徐曰。老臣不敢與聞。榮曰。我亦如是。徐立呼輿歸。入門。氣憤憤。頓足撕朝珠。立斷。曰。崇文山荒謬之至。荒謬之至。家人莫測其故。不敢問也。越數日。薄暮。其門生御史楊崇伊往謁。辭以將睡。楊告以有大事。堅請見。坐甫定。呈摺稿。蓋請廢立也。徐閱甫半。曰。我勸君不可如此荒唐。端茶呼送客。楊出門。車後載氈被。徐家人尾之。驅向定王府大街去矣。

孝欽后立溥儀爲大阿哥

孝欽后欲廢德宗。於是文廷式翁同龢皆罷歸。李鴻章以文華殿大學士爲首

相。李故骨鯁。孝欽頗敬憚之。光緒己亥冬杪。兩廣總督出缺。命李往任事。故事。京大員外放。約半月始行。李始陛辭。命下督迫殊急。抵粵未幾。某日午。法領事詢海關監督某。本日有立儲事。某詢奚至。法領謂今晨駐京使電巴黎政府。政府轉安南法督。更電粵。某偕司道調李。故事。宮中大事。由閣臣軍機會議。後行。時鴻章去京日邇。聞言良久。曰。寧有此。吾未奉詔。而法領先有聞乎。午後四時。果奉詔。法領事之言始信。

溥儁。端王載漪子也。端之福善。爲阿拉善王女。雅善詞令。能伺孝欽后意旨。日侍左右。親爲扶輿。大阿哥之入嗣也。福晉之力爲多。

溥儁頑戾。肖其父。孝欽篤愛之。不樂讀書。時與內監擊瓦片水上。計其縱躍次數以賭勝負。俗名打又嘗於西安行宮殿上踢毬子。毬子以二銅錢布包裹。插

空中。送之。能者高丈許。冬月門上侍衛及內監爲之以禦寒。殿官謂寶座前不宜作此。溥儁罵曰。寶座是我

所坐。爾乃相尼邪。後以光緒庚子拳匪事。防外人干涉。除名。孝欽命月給四百金贍之。

孝欽后率德宗西狩

光緒庚子。孝欽后率德宗西狩。既出險。語侍臣云。吾不意乃爲帝笑。至太原。德宗稍發舒。一日。召載漪。剛毅。痛呵。欲正其罪。孝欽云。我先發。敵將更要其重者。德宗曰。論國法。彼罪不赦。烏論敵如何。漪等亟稽顙。時王文韶同入。孝欽曰。文韶老臣。更事久。且帝所信。爾謂如何。文韶喻旨。婉解之。德宗退。猶聞咨嗟聲。漪等出。心猶慄慄也。未幾。剛毅悲而死。抵潼關時。德宗曰。我能往。寇奚不能。卽入蜀。無益。太后老。宜避西安。朕擬獨歸。否則兵不解。禍終及之。孝欽及左右咸相顧。有難色。顧無以折德宗。會晚而罷。翌晨。乃聞扈從士嘈雜戒行。鳴炮。駕竟西矣。德宗首途。淚猶溢目也。或曰。聯軍之炮擊宮城也。德宗冠服欲往使館。孝欽亟止之。德宗曰。彼軍法文明。往必無害。且可議款。孝欽以爲發狂。疾擁之行。

孝欽后逼死珍妃

德宗所最寵幸者。爲瑾妃珍妃。二妃爲同懷姊妹。珍妃色尤殊。孝欽后以隆裕后不得志於德宗。遷怒二妃。遇之甚苛。一日。隆裕爲其父乞督外省。德宗頷之。

隆裕退。珍妃以漢外戚傳諷上。事遂寢。隆裕深銜之。日伺其隙。珍妃於上前稱文廷式才。隆裕遂奏孝欽。謂婦女不應干國政。乃廢妃。德宗雖痛之。而無如何也。光緒庚子拳變起。倉皇議西狩。車駕將出發。適珍妃在側。以未預隨扈。目注德宗。嗚咽不勝。忽爲孝欽所見。卽叱之曰。汝年少。丁茲國家多故。皇帝蒙塵。若不早自裁。乃猶作兒女子態耶。立傳旨賜自盡。或云投井死。或謂內監乘亂縛妃投入井。有所主使而歸獄於孝欽耳。

孝欽后受主位所製棉衣

光緒庚子聯軍入都。宮內先朝主位。尙有祺皇貴太妃諸人。禁門以內。不敢驚擾。每日照例進膳。主位等手製棉衣。令太監賚至行在。進呈孝欽后。

孝欽后愚德宗

光緒庚子之役。八國聯軍將不令孝欽后回鑾。孝欽知之。密召德宗曰。汝爲我竊繆素筠妝篋來。其意蓋欲帝佯爲狂愚也者。使外人知之。則已不得不歸也。德宗乃徑至繆室取之。繆不見篋。心知有異。俄頃。孝欽召繆入。手篋而言曰。汝

知之乎。帝瘋矣。乃竊汝篋。則擇一新者賜之。繆拜謝。然不適於用。他日遇德宗。懇其賜還。德宗曰。老佛爺所命奈何。繆固請。乃陰返之。回鑾日。途運之物。有破虎子。舊門板等。悉蓋以黃布。上標御用。見者或疑德宗真狂。不知非也。

德宗素畏雷。嘗命宮人羣呼勿雷。孝欽聞而笑曰。是真愚蠢耳。不能治一人。何能治天下。益輕視之。一日。孝欽在煖宮書字。召德宗入。仰視德宗曰。汝能書此否。德宗適旁視。愕然不知所措。孝欽曰。外間有鴻鵠乎。德宗曰。未見。孝欽曰。汝亦知祖宗締造艱難乎。德宗默然。李蓮英跪奏曰。祖宗締造國家艱難。皇帝嘗爲奴才道及。此特懾於聖威。不敢發揚其說耳。

孝欽后行慈善事業

孝欽后於光緒辛丑回鑾後。好行慈善事業。特發帑銀數萬兩。交張百熙陸潤庠等。經理施醫總局。光宣之際。基金頗富。且有捐款開局施診。

孝欽后嗜小說

孝欽后嗜讀小說。如封神傳水滸西遊記三國志紅樓夢等書。時時披閱。且於

封神傳水滸西遊記三國志節取其事。編入舊劇。加以點綴。親授內監。教之扮演。一日。語侍臣某曰。我國果得若輩。與以兵權。豈猶畏外國人之槍礮乎。此光緒庚子拳禍之所由來也。及辛丑回鑾。則於海國圖志瀛環志略諸書。展誦不輟。意謂可藉窺外人情事也。一日。大學士徐郁入值。孝欽詢以我國所譯東西洋書籍之最佳者爲何種。徐謂西國槍礮固足制勝。若政教風俗。則遠不及我國。所譯之書。實荒誕不經也。孝欽頷之曰。吾亦云然。

瑾妃游蘇州

光緒庚子。兩宮出狩。宮中秩序頓亂。溥良適入宮。見瑾妃尙在。知爲德宗侍妃。挈之至江蘇。寓蘇州拙政園。當時大吏聞信郊迎。諱言爲某公主。實瑾妃也。

孝欽后痛惜名人書畫

宮中壁間窗榻。皆糊名人書畫。有時剝落。則易新者。宮監輩私售諸外。名曰貼落。自道咸以來。猶未盡易。至孝欽后移居三海時。被人撕毀。恆痛惜之。

孝欽后以村市景自娛

孝欽后在三海。置地十餘畝。遍種野菜。有賣各種蒸食者。有賣茶者。儼如鄉村。孝欽常自以錢購食物。准賣者較低昂。不許跪拜。德宗買食物時。則常吝不與。或曰。此皇帝也。賣物者曰。皇帝孰與老佛尊。視之而嬉。並有時呼孝欽曰老太太。皇后曰大姑。或曰小姐。或曰奶奶。呼帝曰阿哥。又曰爺。一日。大公主與孝欽弈棋。德宗侍久。頗憊。大公主故作倦態。始命罷棋。

孝欽后受生母拜跪禮

故事。太后母入宮。必行大禮。多不敢受者。隆裕后則側身避之。孝欽后獨端坐受焉。母恨之。母喜淡妝。惡花。入宮。孝欽輒爲滿簪於頭。母大悲。後遂不入。

孝欽后崩後情狀

孝欽后崩時。宮中擾擾。聞有混入竊觀者。孝欽尸身。以龍纈蓋之。自海還宮。內監拈香前引者。可數十人。陳尸廣殿中。殿極陰沉。燃微燈。光射數步以外。聞巨瑤言。尸身皆黑。似中毒者。有數親貴之眷屬。在殿隅坐語焉。

隆裕后與德宗不睦

隆裕后爲孝欽后內姪女。孝欽自以由西宮出身，故必欲以家人爲德宗后。德宗先已專寵珍妃，又頗不屬意於隆裕，顧以孝欽之強迫指定，遂勉奉之。德宗既不見悅於孝欽，自光緒戊戌變政後，拘置瀛臺。隆裕又非其所悅，一日盛怒，乃將其髮簪擲碎，簪爲乾隆時遺物。隆裕馳訴於孝欽，孝欽亦無多語，但令移居己之別室。自此隆裕遂與德宗隔別，其年月雖不可考，蓋終德宗之身，已十年矣。

隆裕后奉孝欽后命爲太后

孝欽后崩時，卽指立隆裕后爲太后。其遺詔有軍國大事攝政王當秉承后意辦理之語，故中間曾有垂簾復活之說。但隆裕頗以攝政王所爲不當，詔令入宮申斥也。

瑜貴妃不願稱奴才

瑜貴妃者，穆宗妃也。有幹才，得孝欽后歡。隆裕后亦仰其鼻息。光緒戊申，兩宮殂。隆裕晉太后，瑜妃往見，須伏謁稱奴才。乃大悲，孝欽奉安時，偕珣妃璿妃謁。

陵禮畢。不肯還宮。謂將從孝欽於地下。時攝政王派載振等前往奉迎。妃正色語載振等曰。皇上是專繼德宗。抑係兼繼穆宗。振曰。兼繼穆宗。妃曰。既兼繼穆宗。孝欽后及孝哲后。今已賓天。則穆宗一系。我爲之長。皇上既係過繼。何得獨以隆裕太后爲母。而我爲奴才。載振等悚惶。力言請妃還宮。從長計議。妃謂還宮作奴才。不若從孝欽於地下也。珣璿二妃亦附和之。載振等乃還京。與攝政王慶王等商定。晉封爲皇太妃。不稱奴才。禮請還宮。警蹕而入。妃及二妃均增加月費。此宣統己酉事也。

隆裕后臨終語

隆裕后性節儉。自宣統辛亥遜位後。漸汰內監宮人。頗遭怨謗。瑜妃從而收拾人心。宮中益惡隆裕。故隆裕崩時。僅宣統帝世續二三宮女在側而已。大漸以前。語世續曰。孤兒寡母。千古傷心。覩宮宇之荒涼。不知魂歸何所。又語宣統帝曰。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國亡。而母死。茫然不知。吾別汝之期至矣。溝瀆道途。聽汝自爲而已。

清稗類鈔

朝貢類目錄

御門

視朝陸殿

朝賀大會

站山子

大朝筵宴之陳設

常朝

御便殿

坐班

年班朝覲

年班進京所帶行李人役

慶祝萬壽

早朝時刻及升御之殿

紅綠頭牌

磁頭殿磚

奏對以三語為綱

清稗類鈔

朝貢類目錄

頁	一	一	一	二	二	三	三	三	三	四	四	四	五	五	五	六
吏部引見	世祖登極	世祖逢五視朝	高宗卯刻視朝	劉於義朝拜暴薨	乾隆朝之正殿朝會	宣宗復召對賜坐之制	勞文毅朝畢忘戴冠	韓文鈞朝見遽起去	孝欽后視朝時之儀從	召見膝裏厚棉	孝欽后六旬萬壽	德宗萬壽	奏對行一跪禮	三樞臣朝拜傾跌	貢物之弊	年例進呈貢物
六	七	七	八	八	九	九	九	〇	〇	一	一	一	二	三	三	四

卷

十

三

冬季進呈冬筍冰鮮

吉林歲貢

六安州貢茶

黑龍江貢貂

黑龍江貢鷹

黑龍江貢柳葉魚

布魯特貢馬

藏回例貢

東北邊部落入貢

進呈先時後時花果

屬國絕貢之先後

高麗例貢

錢謙益貢物

暹羅進白鼠

西人貢火雞

西洋貢獅

俄人進貢

杜紫綸獨進一詞

一四 聖祖卻喇里達貢

一五 貢瓜

一七 高宗卻粵貢

一七 廣東貢米

一七 廈門貢燕

一八 特旨免貢長江鱗魚

一八 吳中巨室進雞肝

一八 粵鄂浙三疆臣貢物

一九 吳氏獻砂仁肉圓

二〇 西藏貢金鐘

二一 西洋貢銅人

二一 錢陳羣獻竹根如意

二二 虬髯客書萬壽無疆四字

二三 廓爾喀十年一貢

二三 南掌入貢

二四 張照獻製松苓酒方

二四 安南獻表

二四 王大臣進如意

二五

二五

二五

二五

二六

二六

二七

二七

二八

二八

二八

二九

二九

三〇

三〇

三一

三一

三二

檄諭緬甸國王

三二

外藩進白鷹海東青

三三

金甌貢萊石菊花

三三

廓爾喀賀教匪蕩平

三四

仁宗令乘葉爾光貢玉

三四

宣宗御用筆硯

三六

顏檢奏罷福建貢荔

三六

緬甸進平定回疆賀表

三七

琉球四年入貢

三七

廣東貢化州橘紅

三七

廣橘貢費十數萬

三八

曾文正貢石盃

三九

琉球貢使

三九

豐臺花匠貢盆菊

四〇

張樵野進人參酒

四一

志家進籠餅

四一

緬甸貢象

四一

廓爾喀貢使

四二

孝欽后好貢獻

四二

某大臣貢傻白金魚

四二

藩王入貢

四三

外臣進日本開國五十年史

四三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朝貢類

御門

御門之典。六部堂上官及司員均得侍班。故人才賢否。堂陛熟知。自此典輟。而司員黜陟。惟憑曹長一言。祇於外轉時一覲天顏而已。

視朝陞殿

陞殿之儀。樂先奏。殿後戶闢。駕將入殿後戶。御前侍衛左右交互。往來於殿門之內。內侍二人。執二紅燈。盤旋而舞。少頃。各肅然就列。樂亦頓闋。皇帝已端拱座上矣。陛下鞭聲起。三鳴鞭而贊作。

朝賀大會

朝賀大會之日。諸王貝勒貝子公皆於丹墀上行禮。行禮處橫布機毯。由東而西。作一字形。元日皆貂服。二品以上同。三品以下朝服。餘日則皆朝服。

站山子

太和殿墀品級山。鑄正一品至九品。文左武右。合正從計之。爲行四。爲數三十有六。恭遇皇上升殿。科道官立山旁糾儀。謂之站山子。卽宋人排班石遺制。此則有范金爲山形之差別耳。朝官戲呼站山子。科道爲天罡星。蓋舉其數以相嘲也。

大朝筵宴之陳設

大朝筵宴。內務府設朱漆反坫於丹陛之中。坫方可八尺。上陳碧玉洗一。徑可二尺。厚可二寸。中鑄御製玉盂聯句。于文襄公敏中書。玉勺二。長二尺。交陳洗上。玉壺一。高亦二尺。碧玉琖八。徑九寸者二。徑七寸者六。

常朝

列聖憂勤國事。帷宮燕寢。無不披覽奏章。召對大臣。其王公將軍各部人員無政事之責者。於每月五日早集午門前。朝服坐班。上駐蹕大內日。王公皆於太和門坐班。侍衛奉旨賜茶。始散。上駐蹕園中。王公則偕百官坐班午門外。科道

官輪班察覈不至者劾之。謂之常朝。

御便殿

皇帝將御便殿時。前導之內監。以靜鞭鳴地作響。王大臣皆鶴立。不聞聲息。聞有朝靴橐橐聲。來往盤旋而已。

坐班

午門坐班典禮。沿明之舊。各衙門堂派者。皆資淺無差之員。屆時齊集朝房。俟糾儀御史至。傳呼上班。則各設品級墊。盤膝列坐。糾儀御史巡視一周。有頃。退班。各遞職名。紅紙書之而散。

年班朝覲

蒙古內外札薩克。青海伊犁科布多察哈爾所屬各旗。回部等處汗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塔布囊公主子孫。及奉天熱河五台山內外札薩克喇嘛。四川土司等。均有年班朝覲之例。逢元旦進內。行三跪九叩禮。皇帝臨幸各處。及內廷宴賞。則又有跪迎跪送跪受等禮。

年班進京所帶行李人役

喀叶噶爾伯克等年班進京。定例。每一伯克。准帶跟役一人。其行李斤兩。則三品伯克准四千斤。四品准三千斤。五品准二千斤。六品准一千五百斤。回子王照三品伯克加一倍。准八千斤。貝勒六千斤。貝子四千斤。公三千斤。各伯克子弟六百斤。行李斤兩較多。跟役名數較少。回人每於定例外多帶跟役。於是驛站大被滋擾。其後議定回子公及伯克子弟行李。尙不甚多。照例准帶。其回子王貝勒各減行李二千斤。貝子至五品伯克各減行李五百斤。六品伯克減三百斤。有於例外多帶跟役者。多一人。再減行李二百斤。多二人。則減四百斤。再多。則以次遞減之。

慶祝萬壽

萬壽節。王公大臣文武職官等。黎明時。咸蟒袍補服。排班於圓明園之正大光明殿前。三品以下者。排班於出入賢良門外。上龍袍珠冠入座。鴻臚官唱排班引導宣贊。一如大朝儀。上受賀畢。始還宮。

早朝時刻及升御之殿

唐之早朝在日出後。朝罷議政。國朝則不御門而但辦事。引見或升殿亦必先辦事。國初趨朝皆在辨色後。嘉慶中有卯正入值之旨。同治初以垂簾漸晚。至辰刻。光緒以後改用寅刻。朝退甫卯正耳。康熙以前皆以乾清宮爲寢殿。乾隆以後改御養心殿。殿在月華門外。凡召對辦事皆於此。每日軍機大臣先入。始由吏部兵部堂官帶領京外文武官員引見。

紅綠頭牌

召見引見等名次皆用粉牌書名以進。王貝勒用紅頭牌。公以下用綠頭牌。俗稱紅綠頭籤。皆繕寫姓名籍貫及入仕年歲出師勳績。以便御覽。

碰頭殿磚

殿磚下行行覆瓿。履其上。有空谷傳聲之概。大臣被召見。恩命尤篤。或綸音及其祖父。則須碰響頭。須聲徹御前。乃爲至敬。然必須重賂內監。指示向來碰頭之處。則聲蓬蓬然若擊鼓矣。且不至大痛。否則頭腫亦不響也。

奏對以三語爲率

軍機大臣每日召見。須長跪良久。至以爲苦。相傳祕訣。無論奏對何事。必以三語爲率。並須簡淺明白。不須皇帝再問也。

吏部引見

吏部帶領京外文官引見之例。司員以五鼓入朝房。書吏亦至矣。尙書侍郎至。則排班。以五六人爲一排。班首班尾。皆以司員一人領之。一領班。一押尾。未引見前。卽刊引見單。按其衙門之先後。人數之多寡。開具履歷事由。分若干員名。若干起。每員均有綠頭籤。籤以白硬骨紙製成之。上半段綠色。首尖而下長。中寫引見人姓名履歷。尙書侍郎跪御座側。呈遞皇帝閱看。閱後。仍發交軍機處擬旨。籤亦發還原官保存之。每屆三年。京察引見。分別記名與否。至記名御史補缺。翰林開坊遷轉。均吏部承辦。引見御史翰林。凡記名在前之五六人。均須列入引見單。依次引見。其圈出者。向係第一人。至第二次。第二人變爲第一人。其名列在後者。須引見至四五次。方得補缺。然明知名列在後。而引見萬不能

不往者。謂爲陪客。推原定制。恐同班中有奏對不稱旨者。故多開員名。以備首列之人。事出意外。可點用其次人員。故於擬正之外。復有一人擬陪。

兵部引見

京外武職人員之引見。則由兵部掌之。一切規制。略如吏部之帶領文官引見也。

世祖登極

世祖卽位。年甫七齡。崇德癸未八月二十六日。行登極禮。是日天寒。出宮時。侍臣進貂裘。却而弗御。將升輦。乳媪欲同坐。上曰。此非汝所宜乘。弗許。及升輦。由東掖門出。諸王貝勒文武百官均跪迎。上御殿。顧謂侍臣曰。諸伯叔兄朝賀。宜答禮乎。宜坐受乎。侍臣答曰。不宜答禮。於是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率內外諸王貝勒貝子公文武大臣。行三跪九叩首禮。頒大赦恩詔。諸王貝勒復叩首。時喀爾喀使者來朝。隨班祝賀。拜跪失儀。卽宣問禮臣。答以遠方使者。未嫻禮節。乃悅。禮畢。上起立。因讓禮親王先行。始升輦入宮。顧謂侍臣曰。適所

進裘。若黃裏。朕自衣之。以紅裏。故不服耳。

世祖逢五視朝

世祖初御宇。魏文毅公疏言少而勤學。古人比之日出之光。宜及時肇舉經筵。日講以隆治本。辛卯二月。世祖親政時。嘗言深居高拱。不如詢訪臣鄰。批答詳明。不若親承顏色。故事。有朔望之朝。有早朝。晚朝。內朝。外朝。今縱不能如往制。請一月三朝。以副勵精圖治至意。自是遂定逢五視朝之制。

高宗卯刻視朝

高宗視朝。必以卯刻。每歲十二月二十四日後。自寢宮至乾清宮。每過一門。必鳴爆竹一聲。軍機大臣之在直廬者。聞聲自遠漸近。則知上已視朝矣。

劉於義朝拜暴薨

武進劉相公於義。性剛毅。受世宗知。佩征西將軍印。屢破準噶爾。乾隆中年。已七十餘。奏事養心殿。跪良久。立時誤踏衣袂。仆倒。體素肥。因暴薨。高宗甚惜之。傅文忠公出告人曰。劉相公死得其所矣。

乾隆朝之正殿朝會

正殿朝會。雖舊典。然率不舉行。乾隆庚辰。高宗以平定金川。又值聖壽四旬之慶。故一舉行。後十年。西師武成。綏服回部。拔達克山。安集延。哈薩克。布魯特。咸稱臣入貢。兼值五旬萬壽。仍命在太和殿朝會宴饗。時將軍兆惠自葉爾奇木得回部樂。奏送適至。因命於大饗所陳諸部之未肄之。天顏大喜。作歌兩章。以紀其盛。

宣宗復召對賜坐之制

凡王公大臣召對賜坐故事。蒙諭宣賜叩頭卽坐。自嘉慶初年成哲親王秉性謙溫。謝而不坐。遂以爲例。道光初。諸臣面奉諭旨。仍復舊制。

勞文毅朝畢忘戴冠

勞文毅公崇光。官兩廣總督時。入覲召對之際。上語及特恩事。文毅免冠碰頭。向例。凡臣工召對涉及謝恩者。均須免冠碰頭。於時。自摘冠置面前地上。碰頭後。仍取戴之。勞以天威咫尺。敬畏過甚。免冠後而忘復戴。禿首而退。上笑顧

內侍曰。外官不慣朝儀。矜持太過。乃致此失。汝輩可送還之。且諭諸廷臣。勿以失儀糾之也。文毅既出。猶不自覺。及內侍持冠戲之曰。公已不須此乎。文毅恍然。皇恐異常。卽欲接冠。內侍靳之曰。紅頂花翎。價值不貲。談何容易。文毅許以重酬。而後與之。嗣知出自上恩。則已親許之。不能悔矣。

韓文鈞朝見遽起去

穆宗視朝之將退也。每整衣示意。則召見者肅然引退。內閣學士韓文鈞。於同治間曾攷差一次。請訓時亦如此。光緒某年。以京察一等隨班召見。碰頭畢。德宗身微起。以手理襟袖。韓遽恭請聖安出。德宗方欲諮詢一切。見其狀。頗深怪異。與軍機處王大臣言之。有奏此係穆宗成例者。德宗愴然。眷念老成。未幾竟放督糧道。

孝欽后視朝時之儀從

孝欽后之出寢殿而往視朝也。輒坐敞轎。以身衣禮服之內監八人舁之。李蓮英扶轎行其左。別有一二內監行其右。轎前有五品太監四人。轎後有六品太

監十二人各持衣鞋巾梳刷香粉香爐銀硃筆墨黃紙旱烟水烟及各式鏡。最後一人持黃緞椅。尙有阿媽二人。宮眷四人亦各持有物品。德宗亦步行在轎右。皇后與阿媽宮眷均行於轎左。

召見膝裹厚棉

大臣召見。跪久則膝痛。膝間必以厚棉裹之。光緒某年。李文忠公鴻章以孝欽后萬壽在邇。乃在直督署中。日行拜跪三次。以肄習之。

孝欽后六旬萬壽

光緒甲午冬。孝欽后六旬萬壽。疆吏派員祝嘏。自頤和園至西苑。沿途分段點景。會中日戰事方亟。廷臣交章諫諍。乃命停止點景。僅於園內排雲殿受賀。萬壽期前。主位命婦每日習禮。隨孝欽聽戲。宮眷仍如常伺候。預至劇場。立院中。孝欽至。咸跪迎。最前爲皇帝。次則后妃公主宮女。又次爲主位命婦。皆聽皇帝記號。卽跪於地。十月初十日早。宮眷每人購鳥百種。獻孝欽。孝欽亦購鳥萬頭。以放生。殿懸鳥籠無數。孝欽先擇午後四時。率宮人登山。山顛有廟一。先焚

香禱神。太監各攜一籠。跽孝欽前。孝欽開籠放之。祝其不再爲人所捉。中有各色之鸚鵡。皆鎖以鍊。開鍊後。有立而不飛者。孝欽異之。李蓮英因跪奏曰。老佛爺福大。鸚鵡感動慈悲。自願在宮伺候。孝欽乃大悅。實則李預令太監馴養已久。藉以博孝欽歡。使其以爲己心果慈。故能感及鳥獸耳。最可哂者。孝欽放生時。山後卽有太監捕之。復售之於外矣。

德宗萬壽

德宗值萬壽。卽衣繡金龍之黃袍。外罩棗紅外褂。冠綴大東珠。先詣孝欽后宮請安。繼至列祖列宗神位前叩首。以及於孝欽。乃陞殿受文武百官朝賀。行禮時。奏樂。有硬木所製樂器。底平。徑約三尺。其上爲半圓形。約高三尺。中空。有一專司之官。執木槌擊之。皇帝卽位時。亦用此器。又有一器。虎形。亦硬木。緣革。置院中。作聲如連珠炮。又有木鼓聲。震耳欲聾。旁有贊禮官。呼跪起叩首等。又有木架一。高八尺。寬三尺。有三橫木。下垂十二鈴。純金所製。擊以木錘。其聲如以齒輪旋轉之琴音而略大。此架在殿之右。左亦有一架。爲玉鈴。音極純美。禮畢。

德宗回宮。后妃以次皆叩頭。皇后跪上如意一柄。有全玉者。有木製而嵌以玉者。妃嬪行禮。亦奏樂。太監等叩首則否。宮女繼之。德宗又詣孝欽宮謝恩。孝欽率全宮之人觀劇。並賜宮眷糖食。

奏對行一跪禮

光緒庚子初秋。德宗奉孝欽后狩於太原。是冬。自晉沿汾溯河而入秦。孝欽以時事艱難。禮數宜略。諭侍從諸臣登御舟奏事者。毋拜。但行一跪禮。旋起立而敷陳。不似尋常朝典之尊嚴矣。

三樞臣朝拜傾跌

光緒辛丑。兩宮自西安回鑾以後。時軍機大臣爲榮文忠公祿。鹿文端公傳霖。王文勤公文韶。年皆耆耄。一日朝拜方輿。文端誤踐文勤朝衣。文端既跌。文勤亦仆。文忠爲文勤所擠。又仆。遂皆叩首而興。孝欽后爲之莞然。德宗亟命太監掖之。

貢物之弊

清稗類鈔

朝貢類

二三

稗

十

三

定例採辦貢物。如果品之屬。由官給價。向民間平買。厥後吏胥舞弊。尅扣價目。十給二三而已。甚至併十之二三而亦無之。業此者。須先與議定。每年應納幾何。方准給據採辦。又如佛手一物。閩中所貢。年不過六百斤。例由將軍署給價銀九十六兩。令民間領辦。嗣則每年轉納百餘元。小民有栽種佛手者。僅得售與辦貢之人。其價目高低。亦由辦貢人定之。盛京貢遼陽香水梨五十擔。至京除霉爛外。惟餘三十擔輸入大內。其地僱夫五十名。挑運十餘日。所費已不資矣。且盛京官吏藉辦貢之名。婪索小民。所得頗多。

年例進呈貢物

外省鹽關織造。向有年例辦進備賞等物。亦止准備進一分。蘇楞額爲兩淮鹽政。年例進風猪肉一百塊。皮糖八匣。加倍進呈。擲還一半。仍處分之。

冬季進呈冬筍冰鮮

每屆冬季。崇文門進呈冬筍及冰鮮魚。冬筍來自楚皖。分年進京。楚筍當年。則入京在秋杪。皖筍當年。則入京必冬初也。冰鮮產於津沽。以總督署前玉帶河

所產者爲上品。卽銀魚也。

吉林歲貢

吉林所貢方物。歲有數次。四月。進油炸白肚魚肉丁十罈。七月。進窩雛鷹鷄各九隻。十月。進二年野豬二口。一年野豬一口。鹿尾四十盤。鹿尾骨肉五十塊。鹿肋條肉五十塊。鹿胸岔肉五十塊。曬乾鹿脊條肉一百束。野雞七十隻。稗子米一斛。鈴鐺米一斛。十月。由圍場先進鮮味。計二年野豬一口。一年野豬一口。鹿尾七十盤。野雞七十隻。樹雞五十隻。稗子米一斛。鈴鐺米一斛。十一月。進七里香九十把。公野豬二口。母野豬二口。二年野豬二口。一年野豬二口。鹿尾三百盤。野雞五百隻。樹雞三十隻。鱒魚三尾。翹頭白魚一百尾。鯽魚一百尾。稗子米四斛。鈴鐺米一斛。山查十罈。梨八罈。林檎八罈。松塔三百箇。山韭菜二罈。野蒜苗二罈。柳木鎗鞘八根。柳木綫鎗鞘八根。駝馬木綫鎗鞘八根。駝馬木鎗鞘八根。樺木鎗鞘八十根。樺木箭杆二百根。椴木箭杆二百根。白樺木箭杆二百根。楊木箭杆二百根。海青蘆花鷹白色鷹。俱無額數。窩集狗五條。係奉旨

賀哲匪雅喀奇勒哩喜貂鼠皮二千五百八十二張。隔一年實送進御覽紫樺皮二百

張。上用紫樺皮一千四百張。白樺皮改爲紫樺皮一千四百張。隔一年進御覽官紫樺

皮二千張。又交下五旗官紫樺皮一萬二千張。白樺皮三千張。煖木皮四百五

十斤。莖草四百五十斤。又交下五旗。每旗煖木皮各五十斤。莖草各五十斤。以上

俱齊送武備院查收接駕及恭賀萬壽進貢物產。貂鼠。白毛梢黑狐狸。倭刀。黃狐貉。梅花

鹿。角鹿。鹿羔。甕羔。甕羔。虎。熊。元狐皮。倭刀皮。黃狐皮。猓獺皮。水獺皮。海豹皮。虎

皮。豹皮。灰鼠皮。鹿羔皮。雕鶴翎。海參。白肚鱒魚肉丁。烤乾白肚鱒魚肚囊肉。油

炸鱒魚肉丁。以魚油炸魚滿語名黑伙魚烤乾細鱗魚肚囊肉。草根魚。鱗頭魚。鯉魚。花鱖魚。

魚油。曬乾鹿尾。曬乾鹿舌。鹿後腿肉。小黃米。炕稗子米。高糧米粉。麵。玉秫米粉

麵。小黃米粉。蕎麥糝。小米粉。稗子米粉。和的水。饅頭餅。搓條餅。餅。豆麵

菓子般餅。打糕肉夾。搓條餅。炸餃子餅。打糕餅。撒糕餅。豆麵餅。豆麵

豆。籬糕餅。蜂糕餅。菓子餅。水饅頭餅。魚兒餅。野雞蛋。葡萄。杜李。羊

桃。山核桃仁。松仁。榛仁。核桃仁。杏仁。松子。白蜂蜜。蜜脾。蜜尖。生蜂蜜。山韭菜。貫

衆菜。藜蒿菜。鎗頭菜。河白菜。黃花菜。紅花菜。蕨菜。芹菜。叢生磨菇。鵝掌菜。

六安州貢茶

禮部主客司歲額。六安州霍山縣進芽茶七百斤。計四百袋。袋重一斤十二兩。由安徽布政司解部。其奉檄摧茶者。則六安州學正也。

黑龍江貢貂

貂產索倫東北。捕貂以犬。非犬則不得貂。虞人往還。嘗自減其食以飼犬。犬前驅。停嗅深草間。卽貂穴也。伏伺噙之。或驚竄樹末。則人犬皆屏息以待。犬惜其毛。不傷以齒。貂亦不復動。納於囊。徐俟其死。人歲輸一於官。各私識毛色。彙送佐領處。每歲五月。黑龍江將軍至墟場。選以貢。凡三等。官給價有差。不入等者聽鬻。

黑龍江貢鷹

打鷹。黑龍江流人役也。人歲輸二鷹。以海青秋黃爲最。貢無定數。多不踰二十。常保護之以防道斃。艾渾墨爾根各三十架。送黑龍江將軍彙選之。江冰始獵。

參領以下獵雉。將軍獵野彘。於通鏗河備貢數。通鏗、蒙古地。先期移文告之。

黑龍江貢柳葉魚

柳葉魚。出黑龍江。將軍嘗令人捕取。以獻天廚。

布魯特貢馬

布魯特例至伊犁進馬。每年夏秋。將軍赴察哈爾厄魯特游牧。查孳生牲畜。其馬羣扣限取孳。照三年一均齊之例辦理。馬之善走者。前肩及脊。或有小痲。破則出血。土人謂之傷氣。凡有此者多健馬。故古以爲良馬之徵。非汗如血也。

藏回例貢

喀爾喀圖什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有進貢九白之例。札薩克台吉有進貢湯羊活羊馬匹鷹狗雕翎貂皮等例。前藏達賴喇嘛。後藏班禪額爾達尼。有各間二年遣使呈遞丹書克貢件之例。哈密吐魯番回子郡王。有請安進貢及哈薩克等朝覲貢馬之例。伊犁所屬哈薩克遣使貢伯勒克馬匹之例。土司土舍進獻禮物。謂之貢輸。

西藏喇嘛有進呈丹書克之例。

東北邊部落入貢

東北邊部落之入貢於寧古塔者。八。每年自四月至六月。俱以次入貢。自寧古塔東北行四百餘里。住虎爾哈河松花江兩岸者。曰孛耶勒。曰革依克勒。曰裕什克哩。此三喀喇。喀喇漢言喇也。役屬已久。各有頭目。其少年精悍者。則漸移家內地。編甲入戶。或有爲侍衛者。初服魚皮。後服國朝衣冠。名異齊滿洲。異齊者。漢言新也。其地產貂。自寧古塔東行千餘里。住烏蘇里江兩岸者。曰穆連連。俗類窩稽。窩稽疑卽古之室韋。北史室韋在勿吉北千里。魏齊後分爲五部。不相統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木怛室韋。大室韋。南室韋。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裘。衣以魚皮。鉢室韋用樺皮。靛屋大室韋尤多貂皮。青鼠。產貂。又東二百餘里。住伊瞞河源者。曰欺牙喀喇。其人黥面。其地產貂。無五穀。夏食魚。冬食獸。以其皮爲衣。自寧古塔東北行一千五百里。住松花江黑龍江兩岸者。曰剃髮黑金喀喇。凡六。俗類窩稽。產貂。以上皆每年入貢。又東北行四五百里。住烏蘇里松花黑龍三江會流左右者。曰不剃髮黑金喀喇。類皆披髮。鼻端貫金環。衣魚獸皮。陸行乘舟。駕以狗。御者持

木篙立舟上。若水行攔頭者然。所謂使犬國也。其語與窩稽異。無文字筆墨。以皮條紀事。小大隨之。其地產貂。又東北行七八百里。曰飛牙喀。俗產與不剃髮黑金同。而赤髻無袴。以皮蔽其前。自寧古塔東北行三千里。曰欺勒爾。濱大東海。俗產與欺牙喀喇同。以上各種。皆三年一貢。凡歲貢者。除賜衣冠什器外。宴一次。固山大以下陪宴。三年一貢者。宴三次。寧古塔梅勒章京陪宴。東邊部落貢盛京者。曰庫牙喇。俗與窩稽同。產海豹江獺皮。其地在圖們江北岸。與南岸朝鮮之慶遠府城相對。去寧古塔五百里。歲一貢。使鹿部約在使犬諸部之外。崇德丙子五月。額賴達爾漢追毛安部下逃人。至使鹿部喀木尼漢。獲男女二十九人來獻。

進呈先時後時花果

諸王福晉。輒於歲首進奉石榴桃李荔枝枇杷瓜豆花椒之類。餘如丁香蘭蕙海棠茉莉牡丹紅綠梅迎春黃菊。合先時後時之物。亦紛紛呈進。以爲應運而生。爲熙朝祥瑞也。

屬國絕貢之先後

京師正陽門內東城根玉河橋。有會同四譯館。凡朝鮮琉球越南緬甸暹羅廓爾喀諸國之使皆駐焉。咸豐間。暹羅尙入貢。及粵寇亂平而絕。光緒庚辰。琉球滅於日本。越南則以爲法人所擾。遣二使至天津求援。時李鴻章督直隸。以其私訂條約。不便保護。拒之。二使痛哭而歸。琉球世子時亦在津。候鴻章輿出。輒涕泣求救。數月不報。亦痛哭而歸。至於緬甸。乾隆朝之用兵。僅至木邦。卽以木邦土酋爲王。與訂十年一貢之例。光緒壬午癸未間。英人得緬甸。至丁亥。遂與我駐英公使訂緬甸條約矣。朝鮮則歲有例貢。航海至山東。一夜可達。然例必遵陸。渡鴨綠江。由奉天進榆關。以至京師。彼國商人。恆以貨物雜貢品中。出入兩國之境。皆得免稅。貨物以蓐爲多。布次之。紙髮海味又次之。及爲日本所滅。貢亦絕。惟廓爾喀至光緒季年。猶有入貢之事。

高麗例貢

崇德癸未九月。太宗遣諭朝鮮王曰。寬溫仁聖皇帝飭諭朝鮮國王李琮。歲貢

方物。悉出於民。夫民皆吾民。朕恐重致疲困。今將歲貢綠綿綢二百五十疋。紅綿綢二百五十疋。各減五十疋。白綿綢一千五百疋。減五百疋。細紵絲四百疋。減三百疋。麤布七千二百疋。減二百疋。上等腰刀二十六口。減六口。五爪龍蓆四領。減二領。雜色花蓆四十領。減二十領。其餘仍舊。順治甲申十一月。額進紵布四百疋。蘇木二百斤。茶一千包。俱蠲免。再各色綿綢二千疋。減一千疋。各色細布一萬疋。減五千疋。布一千四百疋。減四百疋。麤布七千疋。減二千疋。順刀二十把。減十把。刀二十把。減十把。餘如舊。自列祖卹藩以來。蓋屢減矣。朝鮮國遣使年貢。有例賞。由禮部具奏。新正宴紫光閣。又例有加賞。及該使臣在圓明園獻詩。復有加賞。國王及使臣物件。俱由軍機具奏。在山高水長樓頒給。賞國王物件。龍緞二疋。福字箋二百幅。雕漆器四件。大小絹箋四卷。墨四匣。筆四匣。硯二方。玻璃器四件。賞獻詩使臣物件。大緞各一疋。筆各二匣。墨二匣。箋紙各二卷。紫光閣筵宴加賞物件。正使錦各三疋。漳絨各三疋。大卷八絲緞各四疋。大卷五絲緞各四疋。大荷包各一對。小荷包各四個。副使錦各二疋。漳絨各二

正。大卷八絲緞各三疋。大卷五絲緞各三疋。大荷包各一對。小荷包各四個。

錢謙益貢物

順治乙酉。豫王下江南。明臣皆致重幣。以錢牧齋所獻爲最薄。蓋自表其廉白也。所具柬帖。第一行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尙書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末亦如之。其貢品乃鑲金銀壺法琅銀壺各一具。蟠龍玉杯。天鹿犀杯。葵花犀杯。芙蓉犀杯。法琅鼎杯各一進。法琅鶴杯。銀鑲鶴杯各一對。宣德宮扇。眞金川扇。弋陽金扇。戈奇金扇。百子宮扇。眞金杭扇各十柄。眞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牙箸十雙。以是爲薄。其厚者可知矣。

暹羅進白鼠

康熙朝。暹羅進白鼠三百頭。聖祖以賜四皇子。卽世宗也。乃分四隊。日教之戰。不聽命者。殺之。越日。未死者不及半矣。聖祖聞之。謂其自幼嗜殺。惡之。

西人貢火雞

康熙辛亥。西洋人有以火雞入貢者。舟進蘇州閶關。出雞於船頭。令市人聚觀。

之。赤色。與雞同。飼以火炭。如啄米粒也。

西洋貢獅

康熙乙卯秋。西洋遣使入貢。品物中有神獅一頭。乃繫之後苑鐵柵。未數日。逸去。其行如奔雷。快電。未幾。嘉峪關守臣飛奏入廷。謂於某日午刻。有獅越關而出。獅身如犬。作淡黃色。尾如虎。稍長。面圓。髮及耳際。其由外國來時。繫船首將軍柱上。旁一豕飼之。豕在岸猶號。及入船。卽噤如無力。解纜時。獅忽吼。其聲如數十銅鉦。一時并擊。某家廐馬十餘騎。同時伏櫪。幾無生氣。

俄人進貢

康熙癸酉。俄羅斯遣使進貢。聖祖諭曰。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寧。則外覲不作。當以培養元氣爲根本要務。又云。島國互市廣東。百年後必爲中國之患。

杜紫綸獨進一詞

杜紫綸。名詔。少從其鄉先輩嚴蓀友中。允顧梁汾舍人遊。故工倚聲。康熙乙酉。

聖祖南巡。以諸生進迎。鑾詞。駕幸惠山。召見。已而被召至京。一日。傳待詔者八人。命寫御製金蓮花賦。各賦紀恩詩一首。紫綸獨進一詞。拔置第一。旋命纂修歷代詩餘詞譜。

聖祖卻喇里達貢

聖祖幸索爾哈濟時。喇里達頭人進青翅蝴蝶一雙。謂能捕鳥。又彩鷓一架。謂能擊虎。上命侍衛毋納。厚賞其人而還之。

貢瓜

瓜以哈密爲上。聖祖常以之頒賜羣臣。皆西陲所貢者。而山右進獻有榆次瓜。閩中則臘月進瓜。

高宗卻粵貢

高宗屢降諭旨。不許購辦珍奇。如鄭大進貢物。金器甚多。粵海關節貢。有珍珠記念等項。粵撫王檢貢物。有小珍珠一項。均卽發還。并令嗣後毋得進呈金珠。

廣東貢米

粵東廣州府屬之番禺花縣肇慶府屬之陽春縣徵收民米。向有廚房米宮眷米名色。米必細長潔白。方準收納。計米萬二千餘石。此項嘉穀。產少價昂。民以爲大累。蓋事起於明。明以此貢王府之用。相傳廚房米爲王所食。宮眷米爲妃嬪所食。沿至國朝。卽以爲駐防旗營武職俸米。收時挑剔殊甚。乾隆間。兩廣總督覺羅鶴年奏禁之。

廈門貢燕

廈門貢燕一項。始於乾隆初年。由商人承辦。初祇一百斤。旋添辦六十斤。每年春秋兩季分送將軍督撫衙門。呈進。春貢七十斤。秋貢九十斤。迨巡撫缺裁。而貢額照常。此物出自南洋各島。萃於香港。初非廈產。歷年由商赴港採購。約計燕價及裝潢等費。每斤約需銀七八十圓。以歲貢燕菜百六十斤計之。約需萬圓以上。而貢行開支各項例規。暨用人辦事經費。數且倍之。其用費所出。由進口各貨釐金項下酌抽。名爲貢資。彙交貢商承辦。

特旨免貢長江鱒魚

長江漁船。每歲四月。向有貢獻鱗魚之例。沿明制也。康熙朝。奉諭停止。而地方有司。改爲折價。向網戶徵收。解充公用。胥吏因緣苛索。沿江居民捕魚爲業者。苦之。乾隆初年。復奉特旨豁免。永著爲例。

吳中巨室進雞肝

吳中某巨室。於乾隆時稱極盛。高宗南巡。在虎阜建行宮。巨室獻雞肝一種。上嘗之絕美。特加優賞。於是其家有乾隆雞肝之目。或謂以此對西肴中之明治牛肉。可云工巧無倫。

粵鄂浙三疆臣貢物

乾隆辛未十一月二十五日。爲孝聖后萬壽。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外之高梁橋。經棚劇場。相屬於道。各省供奉。皆窮極工巧。粵鄂浙三省爲尤鉅麗。粵之翡翠亭。高三丈餘。廣可二丈。悉以孔雀尾爲之。鄂之黃鶴樓。形制悉仿武昌。重樓三成。千門萬戶。不用一土一木。惟以五色玻璃。甃砌成。日光照之。輝映數里。浙之鏡湖亭。以徑可二丈許大圓鏡。嵌諸藻井之上。而四圍以小圓鏡數萬。鱗砌成。

墻垣人入其中。一身可化百億。

吳氏獻砂仁肉圓

南匯吳省蘭省欽兄弟。在乾隆朝。以附和和坤。得躋貴顯。高宗南巡。過松江。吳氏弟兄獻砂仁肉圓一味。高宗嘗之。舌本微麻。疑有異。出而哇之。吳氏弟兄大驚。急俯伏於地。以高宗已嚼之肉圓。吞食淨盡。蓋恐高宗疑有毒藥在內。至蹈不測。故自食之。以明無他也。

西藏貢金鐘

乾隆乙亥。西藏進貢金鐘一架。計重二十八斤。確爲六朝流徙至邊之故物也。

西洋貢銅人

乾隆甲申。西洋某國貢銅伶十八人。能演西廂一部。人長尺許。身軀耳目手足。悉以銅鑄成。心腹腎腸。皆用關鍵湊結。如自鳴鐘。每齣插匙開鎖。有定程。誤開。則坐臥行止亂矣。張生鶯鶯紅娘惠明法聰諸人。能自開箱加衣。身段交接。揖讓進退。儼然如生。惟不能歌耳。一齣畢。自脫衣臥箱中。臨值場時。自行起立。仍

立於毯。巧矣。

錢陳羣獻竹根如意

乾隆庚寅。舉行六十萬壽。錢陳羣獻竹根如意。高宗批云。未頒僧紹之賜。恪致公遠之貢。文而有理。把玩良怡。今賜卿木蘭所獲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高宗在位六十年而內禪。爲太上皇。至嘉慶己未崩。壽八十有九。

虬髯客書萬壽無疆四字

高宗八旬萬壽時。兩廣總督福文襄王康安進奉之物。爲小柵木匣一枚。啓之。則一小屋。中置屏風。屏風前一几。几列筆床硯匣。有機藏几下。捩之一西洋少女。高可尺許。自屏右出。徐徐拂几上塵。注水於硯。出墨磨之。墨旣成。從架上取硃箋一幅。鋪之几上。卽有一虬髯客。出自屏左。徑就几。搦管書萬壽無疆四字。書成。擲筆。仍返入屏後。女乃從容收筆硯。置原處。扃戶而退。製此者。爲一院吏。製成。文襄躊躇曰。四字如作滿漢合璧。則更佳。吏曰。容歸思之。旣歸。卽高臥。夕乃起。起輒以布一疋。緊纏其首。升屋瓦。坐達旦。如是者三日夜。躍然曰。得之矣。

略增機括數事。於是所書者。居然成滿漢文矣。文襄大喜。厚賚之。

廓爾喀十年一貢

乾隆壬子。廓爾喀舉兵。非抗中國。欲伐印度也。印廓夙有仇。廓久欲甘心於印。自知力不足。欲借我國之兵力。而其時譯音不通。廓語又印藏夾雜。不能解。邊吏見兵起。倉黃入告。高宗乃命福康安征之。一戰卽降。後。廓復上書於福。詳述由廓入印之行程。願導大兵收印度。福上聞。高宗疑廓將引我重兵深入腹地。聚而殲旃以復仇也。不允。且時正用兵西北。開闢新疆。亦無暇他顧。乃與廓定十年一貢之例。

南掌入貢

南掌。古越裳地。自周以後。不通中國。明有刀線歹者。始通貢。雍正己酉。遣頭目叭猛花貢象。乾隆乙丑。以其國寔遠。定爲十年一貢。甲寅。始賜敕印。彼時國王召溫猛不克自振。逃赴越南。越南國王將其敕印收繳。其國乃爲其同懷兄召蛇榮代理。嘉慶癸酉。召溫猛死於越南之南雅。其國遂爲蛇榮子召蟒塔度脂。

所有。每貢用蒲葉金字表文。其貢使曰大怕。音近怕字之上聲。不
知其字記其音耳。從者稱曰後
生。曰大怕者。蓋其貴者尊稱也。大怕衣紅袍。帽則若官轎前劊子手之式。其內
衣布。緊纏身。亦著靴。在其國中則赤足。且不著褲也。後生或衣藍布袍。或葛巾。
不帶領。暑日亦戴騷鼠帽。惟入華後所服。乃如此耳。蓋入雲南境時。地方官取
戲中衣帽使著之。非國服也。

張照獻製松苓酒方

張文敏公照獻製酒方。於山中覓古松。伐其根。將酒甕埋其下。使松之精液吸
入酒中。逾年掘之。色如琥珀。名曰松苓酒。

安南獻表

乾隆己酉。福文襄王既受阮光平降。遷安南故王黎維祺宗族入京。入鑲黃旗
漢軍旗分。其陪臣黎駟等四人。不願薙髮改服。高宗怒。置諸獄。仁宗卽位。命移
居火器營。四臣歡然就道。吟詠不輟。及嘉慶癸亥。農耐國長阮福映滅光平裔。
獻表稱臣。上受其降。改封越南國王。因放四臣歸國。

王大臣進如意

年節。王大臣呈進如意。始自雍正年間。嘉慶丙辰。貝勒貝子公等。以至部院侍郎散秩大臣副都統。俱紛紛呈進兩分。於是定以限制。凡遇元旦萬壽及慶節。惟宗室親王郡王滿漢大學士尙書。始准呈進。其餘一概不准。並諭之曰。諸臣以爲如意。在朕觀之。轉不如意也。

檄諭緬甸國王

嘉慶丙辰。緬甸王以恭逢國慶。遣使敏關朝貢。雲南總督勒保以其使上年進京叩祝甫回。將原賚表文貢物令來使帶回。仁宗以其國地居炎徼。遣使遠來。徒勞跋涉。向化未伸。因命軍機大臣代擬巡撫江蘭檄諭之。檄曰。雲南巡撫爲檄知事。照得該國王以今歲恭逢國慶。遣令頭目人等敏關賚到表文貢物。懇求朝貢進京。經總督部堂勒以該國貢使甫經回國。將此次原賚表文貢物。仍交來使帶回。令該國王俟嘉慶五年再行遣使赴京祝嘏具奏。蒙大皇帝俯鑒該國王抒忱效順。實出至誠。而總督部堂勒新任雲貴。不能仰體大皇帝懷柔

至意。率將賚到表文貢物。仍令來使帶回辦理。錯謬已極。欽奉諭旨。將勒保革去總督。並交部嚴加治罪。仍命將辦理錯誤原由。傳諭該國王知悉。至該國使臣業經遣回。若又令進京朝貢。長途跋涉。未免來往煩勞。特令本撫諭知該國王。應俟嘉慶五年太上皇帝九旬萬壽。再遣使來京祝嘏。以遂瞻就之忱。並特賞該國王繡蟒袍料一件。織金蟒緞一疋。大紅片金一疋。大紅縐緞一疋。以昭懋賚而示體恤。爲此知會該國王。遵照祇領。須至檄者。

外藩進白鷹海東青

嘉慶庚申冬。卓里克圖親王拉旺進白鷹。科爾沁達爾漢親王丹怎旺布進海東青。上召畫工各繪爲圖。命供奉內廷翰林賦詩以題之。

金甌貢萊石菊花

金海住尙書姓。嘉慶壬戌狀元。直上書房。質莊親王爲其弟子。性直鯁。遇諸皇子嬉笑。卽面折之。體肥偉。夏日裸體園中。遇萬壽節。禁廷詞臣皆有貢獻。金貢萊石菊花一枚。號曰東籬壽友。同事者謂其夤陞。金曰。天子富有四海。何所不

備。吾輩措大所獻者。聯君臣之情爾。此物吾所珍惜。故貢諸丹陛。亦野人獻芹
意耳。

廓爾喀賀教匪蕩平

嘉慶癸亥八月十二日。廓爾喀國以教匪蕩平。奉表稱賀。其略曰。小臣廓爾喀
額爾德尼王吉爾巴納足塔畢噶爾瑪薩。九叩跪奉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撫
育萬國壽如須彌山堅固至大至尊文殊菩薩大皇帝寶座前。竊小臣聞湖南
教匪滋事。致天威震怒。遣兵勦除。今已平定。從此永享昇平之福。小臣聞之欣
慰。小臣受恩深重。虔脩土產微物表文。叩賀天喜。小臣屢蒙天恩。視如子民。惟
有一心歸順。和睦鄰封。小臣陽布離京甚遠。小臣年幼。懇將小臣當作奴輩。常
時施恩教導。沾恩不淺云云。其貢物計十二事。有左插刀灣刀雙眼鎗鍍金鍍
銀鳥鎗等名。

仁宗令棄葉爾羌貢玉

和闐產玉之地有五。曰玉隴哈什。曰哈喇哈什。曰桑谷樹雅。曰哈琅圭。曰塔克。

惟出玉隴哈什哈喇哈什二河者美。其水皆出南山。東西夾和闐城而下。和闐古于闐。漢書所謂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是也。西曰哈喇哈什河。哈什譯言玉。哈喇譯言黑也。故玉色黯。東曰玉隴哈什河。玉隴譯言察視之辭。惟看音其玉尤佳。嘉慶間充貢之地。皆罷採。歲惟取玉於此河。其葉爾羌之玉。則採於澤。恆以秋分後爲期。河水深僅沒腰。然常渾濁。秋分時。祭以羊。瀝血於河。越數日。水輒清。蓋秋氣澄而水清。回人遂以爲羊血神矣。至日。葉爾羌幫辦大臣蒞採於河。設氈帳。視之。採者爲回人。入河探以足。且探且行。試得之。則拾以出水。河上鳴金爲號。一鳴金。官卽記於冊。按冊稽其所得。採半月乃罷。所謂玉子也。道光以來。所產漸稀。回民應貢。出貲購以獻矣。葉爾羌西南曰密爾岱者。其山綿亘。不知其終。其上產玉。鑿之不竭。是曰玉山。山恒雪。欲採大者。必乘犛牛。挾大釘。巨繩以上。納釘懸繩。然後鑿玉。及將墜。繫以巨繩。徐徐而下。山峻。恐玉之卒墮而裂也。斧鑿碎玉堆積。隨時可採。雀侯之玉色則青。蓋石之似玉者。爾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焉。密爾岱是其地。可補爾雅註也。

葉爾羌辦事大臣嘗奏進大玉。運致頗艱。嘉慶己未。方弛採玉之禁。並命勿進此大玉。令於所至之地。烏沙克。塔克台。棄之。此卽密爾岱所產者也。徐星伯行經其處。見有大者重萬斤。次者重八千斤。又次者重三千斤。初覆以屋。年久屋圯。玉之面南者。爲風日所燥。剝落起皮。輦此大玉時。用馬數百。回人不善御。前却不一。鞭箠交下。積沙盈尺。軸動則膠固。回人持大瓶灌油以脂之。日纔行數里。奇豐額奏稱。回民間棄此玉。無不歡欣鼓舞也。

宣宗御用筆硯

宣宗卽位。內府循例備御用硯四十方。背鐫道光御用四字。上以所備過多。閒置足惜。因命分賜諸臣。御用筆。向皆選紫毫之最硬者。方得奏進。筆管鐫天章雲漢等字。上以其不合用。命英和以外間習用者進。試之。取純羊毫兼毫二種。命仿此製造。復以管上鐫字多虛飾。命以後各視其筆。但鐫純羊毫兼毫字而已。

顏檢奏罷福建貢荔

福建例貢荔枝。道光辛巳。經閩浙總督顏檢奏罷。

緬甸進平定回疆賀表

道光己丑十月。緬甸國王遣人進金葉表。因奉朝廷平定回疆生俘首逆恭進。皇太后徽號之詔。畏服歡喜而來賀。經雲貴總督代爲奏進。

琉球四年入貢

故事。琉球國間歲一貢。道光己亥。詔改每四年遣使入貢。是歲。中山國王尙育咨達閩撫。謂琉球地濱海。最患多風。惟朝貢以時。則風雨和順。每遇貢年。歲必大熟。又貢舶出入閩疆。歲頒時憲書。得以因時趨事。庶務合宜。又琉球不產藥材。賴貢舶載回應用。至航海鍼法。全賴隨時學習。番休更替。若四年一朝。則豐歉不齊。人時莫授。藥品缺乏。鍼盤荒疏。請奏復舊制。時撫閩使者爲吳文鎔。疏聞。宣宗手敕報曰。據奏情辭真摯。如所請行。

廣東貢化州橘紅

化州屬廣東高州府。多橘樹。在州署者最著名。其結實與尋常異。皮厚肉酸。不

適於口分其皮爲五角或七角治痰病如神相傳橘樹下有礫石每年結實後州官循例驗明遣役駐守熟後派員督採入貢者長須七寸咸同間粵寇擾亂州署被兵樹爲火逼大株遂枯僅留孫枝結實不及貢式經大吏入告嗣後所貢乃不拘分寸凡近州治得聞譙樓更鼓者其皮均佳橘蒂形凹賴家園種者往往亂真州官每於皮上加印以別之。

廣橘貢費十數萬

同治時有海軍將領王姓者談者忘其名字其所率兵艦自粵至北洋饋某權要以廣橘數筐時海道初通京師素無此物某以其一筐轉贈恭王王之少子袖數枚入宮穆宗食之而甘使內監至恭邸索之會已罄問所從得以饋自某對復索之某處則亦投贈盡矣以既經御賞急遣王以兵艦至粵盡購市上所有以來費銀數萬比上呈內監索賂某不應內監銜之剖其潰敗者以進穆宗覺味遜於前以詢某某大恐偵知其故亟賄內監乃以良者進他日見某偶言及之某叩頭謝冠索忽絕觸階而墜爲內監所持將糾其失儀又賄數萬金始

免。是役也。以一果餌之微。而某之所費已十數萬金矣。

曾文正貢石盂

曾文正公國藩初藏奇石一座。色潔白如璧。置日光中。石心隱隱有血紋無數。文正相度其形。製爲水盂一隻。兩耳各虬頭上仰。有環。置滴水。明日卽盈盈滿矣。此盂能知晴雨。每當天將雨時。盂邊緣上垂露。滴滴如珠。色愈蒼潤。水忽現微紅色。若大雨數日。將晴之時。則盂珠頓落。一潔如故。而盂水忽復現淡綠色。一望深碧而有光。文正在軍中。每以此盂相隨。嘗言寧失兵丁一翼。必不可失此盂。蓋以其有益軍事也。同治甲子。粵寇平。文正獻於朝。入內庫。

琉球貢使

同治乙丑。有琉球貢使過常州。使舟泊西門外接官亭下。久之。二役舁一方箱至。一騎持名帖隨之。立岸上。高呼曰。使臣接供應。卽見使舟有二人出。跪船首。向岸叩頭。亦高呼曰。謝天朝賞。於是二役卽舁箱入舟中。須臾。舁空箱。隨騎者匆匆去。久之。武陽兩縣令呵殿來。輿立河干。兩令端坐不動。執帖者以名帖兩

手高舉。高呼使臣接帖。於是正副二使臣出。向岸長跪。以兩手各捧一令名帖。戴於頂。口中自述職名焉。兩令但於輿中拱手。令人傳免而已。不下輿也。禮畢。使者入艙。兩令亦呵殿歸署矣。郡守位尊。不往拜也。兩令名帖。以紅紙爲之。長二尺。寬八寸。雙摺。居中一行。大書天朝文林郎知常州府某某縣某某頓首拜。字大。徑二寸許。

琉球貢道。僅許收福建海口。至閩後。卽須由內地前進。抵閩。浙閩總督有驗貢之例。是日。總督坐大堂。司道旁坐。府縣立侍案側。兩貢使手捧表文貢單。至頭門。卽跪。報名。膝行而進。至公案前。以表文貢單呈驗。總督略閱一過。傳詢數語。命賜食。卽有一役以矮桌二。置大堂口。酒肴亦續續至。二使叩頭謝。就堂口席地。坐而食之。各官仍坐堂上也。須臾食畢。復向上九叩首謝恩畢。乃鳴礮作樂。掩門。琉球貢使衣寬博。腰繫大帶。寬尺許。以顏色分貴賤。冠亦如之。其僕役則似戲劇中之蒼頭。

豐臺花匠貢盆菊

光緒中順天豐臺花匠進呈盆菊。有一枝作深赭色者。名曰壽星袍。孝欽后至爲愛惜。與天津查氏之黃金印並列御榻前。

張樵野進人參酒

德宗體弱。張樵野侍郎嘗進人參酒。飲之甚適。其色如琥珀。香似麝蘭也。

志家進籠餅

德宗瑾嬪爲志銳妹。一日志家庖丁自製籠餅。

唐人呼饅頭爲籠餅。見朝野僉載及倦游雜記。又吳下呼饅頭

見正字通。膾說若詐。

饋進宮中。德宗食而甘之。謂瑾嬪曰。汝家自製點心。乃若是精美乎。

胡不常川進奉也。不知宮門守監異常需索。卽此次呈進籠餅。得達內廷。所費已逾百金矣。

緬甸貢象

象房在京師宣武門內。仍明舊也。朝會大典。如獻俘宣赦等事。以馴象馱寶瓶。立朝班前。咸豐以來。越南緬甸相繼屬於英法。朝班無象者十餘年。至同治戊辰。雲南底定。緬甸始復貢象七隻。光緒甲申春。一象忽瘋。擲玉輅於空中。碎之。

逸出西長安門。物遭之碎。人遇之傷。擲奄人某於皇城壁上。西城人家閉戶。竟日至晚始獲之。從此象不復入仗。而宣武門象坊之象亦多老死。此制遂廢。

廓爾喀貢使

光緒乙亥冬。廓爾喀使來貢。由安定門大街過天橋。入正陽門。至四譯館止焉。護送貢品行李隨從及兵役約四五百人。使臣二人。衣糝金寬博之衣。紅紫色。冠如僧所戴者。中較高。上有金繡。各手素珠。乘四人肩輿。無蓋無帷。如廟中神轎狀。四譯館通事能廓語者僅一人。幸廓使能英語。遂以英語相酬答焉。光緒乙巳。猶遣使入貢也。

孝欽后好貢獻

孝欽后好貢獻。自軍機大臣以下。月必有進。而太監索宮門費。往往過其物價。孝欽時有賚。中涓因亦奢求。一食品亦索數十金。故軍機大臣雖年俸四五萬金。不足供需索之資。

某大臣貢儂白金魚

孝欽后喜蓄金魚。有傻白者。爲某大臣所進。孝欽每侵晨往視。內監以掌拍其缸。蓋曰。傻白。老佛爺來瞧汝矣。卽揚鬢而起。唼喋有聲。否則潛藏荇藻間。無從窺見。宮人以是目爲靈物。

藩王入貢

沙木胡索特王因逢孝欽后七旬萬壽。親賚貢物入京。凡三十箱。爲金沙金豆。珊瑚瑪瑙狐豹皮哈密瓜等物。均呈交理藩院。由理藩院轉交內務府。照單收納。

外臣進日本開國五十年史

日本大隈重信所著日本開國五十年史。曾於宣統己酉。遣員賚送至京師。由外務部代奏進呈。卷首有大隈上奏文。純用漢文奏疏形式。摺首書外臣伯爵大隈重信跪奏字樣。蓋出青柳篤恒之筆也。青柳乃早稻田大學講師。爲日本最著名之精通我國官話者。

清稗類鈔

外藩類目錄

- 蒙古十六國部落
- 烏蘭察布盟旗之編制
- 外蒙服叛本末
- 青海蒙古
- 世宗駕馭蒙古
- 高宗善待蒙古
- 三音諾顏部
- 哈薩克人借地
- 土爾扈特來降
- 都爾伯特投誠之待遇
- 高宗收攬西藏政權
- 哲孟雄
- 福文襄拒南掌求噶
- 越南乞援師
- 越南女口極賤

清稗類鈔

外藩類目錄

一 一 頁
 一 一 四
 七 七 七
 八 八 八
 九 〇 〇
 一 〇
 一 二
 一 二
 一 三

朝鮮紀恩碑

朝鮮在中江互市之例

設邊門章京以徠朝鮮

冊封朝鮮國王

光緒壬午平靖朝鮮之亂

幽禁朝鮮大院君李昰應之深意

一三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五
 一六

一
 稗
 十
 四

清稗類鈔

杭縣 徐珂 仲可

外藩類

蒙古十六國部落

太祖削平諸部。始於哈達、輝發、吳喇、葉赫。所謂扈倫四國。卽明人所稱南關北關者也。乃以次臣服諸蒙古。至太宗時。凡十六國四十九貝勒畢歸。然後收服朝鮮。而塞外莫不享王矣。此開國用兵之次第也。其蒙古十六國部落。分爲四十九貝勒者。曰科爾沁。曰札賴特。曰杜爾伯特。曰郭爾羅斯。曰敖漢。曰奈曼。曰巴林。曰土默特。曰札魯特。曰阿魯。曰翁牛特。曰車里克。曰喀喇沁。曰吳喇忒特。曰察哈爾。凡十五國。而其時以察哈爾故太子爲諸貝勒冠。亦爲一國。天聰古十四十九貝勒勸進亦以察哈太子爲之長分察哈爲二。故號十六國也。

烏蘭察布盟旗之編制

蒙古各旗。以佐領爲編制之基礎。佐領例治箭丁百五十人。

土色勒格氣二人。正二品。漢名幫辦台吉。其職司爲札薩克。年班入京。代掌旗務。

札克爾氣一人。從二品。漢名管旗章京。其職司同前。

梅楞章京二人。正三品。漢名幫辦旗務章京。其職司同前。

札蘭章京四人。從三品。漢名參領。其職司爲佐治全旗事務。治佐領五人。

蘇木章京二十人。五品。漢名佐領。其職司爲直接治理民事。治箭丁百五十人。

昆都二人。七品。漢名驍騎校。其職司爲幫辦佐領專司文牘事宜。

土色勒格氣至梅楞章京各職。均受命於朝。札蘭章京以次。王公札薩克有自行升降黜陟之權。他旗官員。略有增損。昆都以次。又有筆切齊。帖式筆領催。皆無定額。梅楞札蘭例有管印管兵之分。各旗有設專員者。後則無兵可管。多半兼差矣。

蒙官荐舉。多以情面。筆切齊爲入仕之階。以次推升。無越級者。如非台吉。至札克爾氣而止。

行政官外。又有白吞大一。包衣大三。通稱長史。專司王公家事。階級在梅楞章京之次。長史出入王府。權甚重。或有升充梅楞者。

各旗職官。年分四期。輪流在衙門辦事。如有特別事件。則由王公函傳。分派首座五人。首座以次轉飭。由蘇木章京取締。人民攤派差徭。均依此例。富者攤財。貧者應差。如有某蘇木應攤之款。湊繳不齊。則由該蘇木申報。轉向轄境多富民之蘇木加徵焉。

烏盟蘇木所轄箭丁。多不足額。四子王旗二十蘇木。除喇嘛台吉塔布囊外。計不及二千丁。合烏之全盟計之。爲數僅萬餘人。蒙古人民以喇嘛爲最多。次台吉及塔布囊。台吉爲王公札薩克之近支。秩最貴。頭等二品。二等三品。三等四品。襁褓之孩。亦皆爲四品秩。塔布囊亦爲貴族之裔。秩亞於台吉。次箭丁。蒙民在王公台吉官長等處充當私奴。以邀榮幸。私奴日多。箭丁日少。後迄無一箭足百五十丁者。

蒙民在王公札薩克府應差者。出差時。則由府中領取錫製腰牌。回則呈繳。凡

有腰牌者。在該盟可任換乘騎。如有重要事件。則別有印文。人民滿十八歲。卽有當兵應差義務。至六十歲而止。舊例。全旗之丁皆爲兵。蘇木昆都皆治箭丁。皇帝秋獵。蒙古箭丁皆須隨圍。

外蒙服叛本末

外蒙喀爾喀諸部。本元裔達延車臣汗之後。達延車臣汗南徙近邊駐牧。明人稱曰小王子。其季子格埒森扎賚爾琿台吉。留居漠北。析其部衆爲七。授于七人領之。分左右翼。有三汗。曰土謝圖汗。曰車臣汗。曰扎薩克圖汗。崇德戊寅。三汗始入貢。然各王其國自若。不請吏。不置戍。且時叛服不常。順治中。以蘇尼特騰吉思之叛。曾與邊吏交兵。至康熙。土謝圖汗乃殺扎薩克圖汗。值準部噶爾丹汗強盛。乘亂侵之。土謝圖汗弗能禦。戊辰。全部南奔。聖祖受其降。安置牧所於多倫諾爾近地。丁丑。噶爾丹平。土車扎三汗始還原牧。然尙未置將軍大臣以統之也。其後。準部策旺那卜坦父子復阻兵侵喀爾喀。始於察罕瘦爾推河拜達克里河諸處。置軍戍以防準保喀。雍正中。西北路出師屢不利。喀爾喀親

王策凌蒐部衆禦準。大捷。遂以爲定邊左副將軍。鎮烏里雅蘇台。總蒙部兵。朝褒其功。析土謝圖汗等所屬爲一盟。曰三音諾顏。使長之。準始請款。策凌卒。其子成袞扎布車布登扎布等。相繼爲將軍者數十年。乾隆中。平定伊犁。滅準部。西陲息警。而俄羅斯於庫倫屢有事。戊辰。始設庫倫辦事大臣。同蒙古王等辦事。滿大臣諾木渾輔德等。與蒙王積不相能。先後劾罷。於是又命蒙古親王貝子桑齋多爾濟貝子瑚圖靈阿等。相繼任庫倫大臣。奏事皆首銜。滿大臣柏琨勒保等。與參佐無異。後烏里雅蘇台將軍雖用滿人。而猶擇蒙古王公一人爲參贊。四部之兵。皆統於每盟副將軍。又降旨。將軍大臣不得干預四部遊牧事。舊設防兵盡撤。僅於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各留宣大換防兵一百二十名。三年一易。此外各城卡專用蒙兵。其詞訟專爲蒙人者。用蒙律。蒙地租賦。皆歸蒙收。漢人不得墾蒙地開礦。蒙人生殺官缺。予奪陞轉。皆爲各扎薩克特權。邊帥不得問。哲布尊丹巴地位。在達賴班禪之次。爲外蒙佛教主。尤貴重。定制。庫倫大臣必致敬禮。松筠述庫倫大臣職事。爲詩曰。附囚喀爾喀。奉一哲布尊。其證也。

當喀部被準侵迫內附時。本欲附俄。哲布尊丹巴力主歸中朝。謂奉黃教爲同教。故歷朝皆加優禮。建寺立碑。推挹之者無所不至。同治中。回陷烏城。設防庫倫。有宣化練軍之駐。亦旋撤。而自咸豐後爲將軍大臣者。皆非上選。每藉查卡倫禁地以需索蒙旗。奎昌湍多布桂斌德麟瑞洵樸壽等。皆以貪劾去。各王公又苦年班之費。其貸華商者。必索重息。以牲畜地土作抵。俄人著遊蒙古書。敘述策貝子等旗。積憾於朝廷者。歷歷如繪。而朝廷不之察。轉促辦新政開礦設審判勘田地。以日攘哲布尊丹巴及各王公之權利。庫倫大臣三多奉行弗善。活佛以下視之如仇。迨兵備處設。愈觸俄忌。遂迫政府撤之。哲布尊丹巴及杭達王等。內厭邊帥。外受俄餌。於宣統辛亥十一月初九日。用四部八十六札薩克名。通牒中外。歷數政府種種苛虐。蒙人不堪。謂非獨立不可。因推哲布尊巴爲皇帝。建號改元。與朝廷斷絕關係。三多去職。烏里雅蘇台將軍奎芳見通牒。亦棄烏城而去。庫倫私設內閣各部。自稱庫京。與俄立約。蓋外蒙之附。本不如四十九旗之久。一統志原稱曰新藩。乾隆丙子。以準部阿逆之叛。喀爾喀郡王

青衮雜卜卽有撤台阻兵之變。故用放任主義。聽其自治。咸同以來。諸王公亦潛向俄人借債通款。而其季年。乃欲束縛而馳驟之。禍發辛亥。實匪一朝一夕之故矣。

青海蒙古

定制。青海蒙古。每盟設正副盟長各一。簡軍實。閱邊防。理訟獄。審丁冊。又增置蒙古巡防官軍。其始。每三載會盟。由青海辦事大臣奏選盟長。遇事。遣員賚勅以往。不論崇卑。王公以下跪迎。嗣後改定歲歲會盟。盟長無任事年限。非有事。故。則終其任。

世宗駕馭蒙古

雍正時定制。蒙古人不得識漢字。凡射。以向天射下至地者爲合格。

高宗善待蒙古

蒙古生性強悍。世爲中原勁敵。如北魏元代。雄起北方。然柔然海都之叛。未嘗絕。國朝威德布揚。旣裘同籟之士。始執殳效順。無異世臣。高宗恢廓大度。尤善

撫綏。其名王部長。皆令在御前行走。結以姻誼。託諸心腹。西域之役。如喀爾沁貝子扎爾豐阿。科爾沁額駙索諾木巴爾珠爾。喀爾喀親王定北將軍成袞扎布。其弟郡王霍斯察爾。阿拉善郡王羅卜藏多爾濟。無不率領王師。披堅執銳。其子孫亦屢登臚仕。統領禁軍。上宴蒙古王公。詩誥其令入宴者。率皆兒孫行輩云云。及高宗崩。杜爾伯特汗某。幾欲以身殉焉。

三音諾顏部

三音諾顏。初屬土謝圖汗。自額駙策凌以從征準噶爾。功封王爵。其近族多附之。乃別成一部。落號三音諾顏部。策凌死。其後累有功於帝室。故爲喀爾喀因大部之冠。築烏里雅蘇台城。駐定邊左副將軍及參贊大臣。節制部衆。舊制。參贊大臣三。其一選自蒙古王公台吉中。後廢。

哈薩克人借地

新疆哈薩克人之借地游牧。曾經奏明有案。光緒壬寅癸卯間。科布多參贊大臣瑞洵。奏請歸還借地。有云。塔城駐防委員延年。任令蒙哈廣佔烏梁海等語。

奉諭。事關北路大局。着潘效蘇詳查妥議具奏。尋奏該大臣等所陳各節。無非以借地案懸日久。恐滋膠轕。現經奏准歸還。自可相安無事。次年。瑞洵又奏哈巴阿一帶。借給蒙哈之後。烏梁海膏腴盡失。游牧無資。該處官兵。深慮該地不能收回。羣情惶惑。請旨飭還。奉諭。此項借地。膠轕多年。若如所奏情形。自應查明還地。前諭潘效蘇確切查復。該撫久任邊疆。於該處情形。必所素悉。着卽秉公詳勘。會商瑞洵妥籌。不得以借地爲已成之案。憚於更正。總以足安人心。有裨大局爲要。此外志銳亦有奏案。載在光緒實錄。然皆以空言搪塞。迄未實行歸還借地也。

土爾扈特來降

準噶爾。本元太尉也。速後。以元綱不整。遁居伊犁。分四部落。曰衛拉特。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曰土爾扈特。各立可汗爲輔車計。後土爾扈特以噶爾丹不道。故率本部落遷入俄羅斯。彼國以其愚戇。時加欺凌。大兵既定伊犁。威布遐邇。土爾扈特部長聞之。曰。吾儕本蒙古裔。今俄羅斯種類不同。嗜好殊異。又復苦

調丁賦。席不暇暖。今聞大皇帝普興黃教。奚不棄此就彼。遂率其全部涉河繞道行萬餘里。始達哈薩克。失道。行入戈壁。復斃數萬人。抵邊者僅十之三。高宗命舒文襄赫德攝伊犁將軍篆。往爲安置。或疑其中有叛人舍楞。請上勿納。上曰。遠人來降。豈可拒絕。況俄羅斯亦大國。彼既棄彼而南。又挑釁於北。進退無據。黠者必不爲也。舒既抵邊。察其實。乃受降。厚加撫綏。

都爾伯特投誠之待遇

都爾伯特汗策凌。親王策凌烏巴什。乾隆癸酉秋。首先投誠。上錫王爵。優卹奴僕。定游牧地方。以資生息。策等感上撫字恩。卒時。諄諄告其長吏曰。天可汗之恩。萬世不可負也。策凌烏巴什投誠年最少。至乾隆庚戌。始卒。西域大定數十年。

高宗收攬西藏政權

西藏自國初內附。歷康雍乾三朝之經營措置。始底大定。初。藏中銓選番目。下逮兵刑賦稅隣夷交涉各項要政。駐藏大臣實無統一覈辦之權。乾隆中葉。大

兵迭次克捷。藏民畏威。高宗乘機收攬實權。以遏亂萌。自是噶倫卜以下番目。屬之駐藏大臣。番兵管轄。僧民論罰。藏稅出入。鄰夷往來。私函通問。駐藏大臣均有直接間接督察之權。達賴班禪擁掌教之虛名。無統治之實際。此實政教分離之漸。亦武定功成之會也。

哲孟雄

印藏之間。有小國哲孟雄。地僅七十餘華里耳。初爲藏番部落。每附西藏貢使。呈進貢物。英欲通商西藏。必開埠達吉嶺。以便轉輸。而必假道哲孟雄。遂力爭於總理衙門。謂哲本印屬小國。總署貽書駐英公使。使爭之。公使詢之從官。鄒代鈞考之。知非印屬。告公使。公使復質之方培容。方曰。彼據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書。妄臆說耳。我國古書。萬不足恃。英欲得哲。不如與之。我國何在此七十里小部落哉。公使不能決。方又曰。盍商之馬參贊。馬參贊者。英人馬格里也。馬雖英人。然忠於所事。公使詢馬。馬乃語鄒。令據我國古書。考察哲孟雄之所屬。鄒曰。已告公使。馬卽詢之公使。公使曰。方子涵謂我國古書不可恃。馬曰。是

何言。中國書論中國事。猶不可恃。豈外國書論中國事。轉可恃耶。卽取鄙稿。以譯英文。而覆英外部。英外部乃照租借例定議。

福文襄拒南掌求礮

福文襄王總制雲貴。值南掌國貢馴象四。並言被交趾諸國劫掠。無禦敵器。以餘象一。求予巨礮。文襄檄諭以國家法制森嚴。賞賚有節。兵火利器。不容妄求。還其象。不予之礮。

越南乞援師

乾隆間之征越南也。將治阮光平篡弑之罪。以復黎氏社稷。會官軍大敗於富良江。阮懼中朝將復仇。遂乞降。高宗許之。及阮來朝。復賜宴賜詩。賜遊三海。阮既歸。仍不靖。且囑我國沿海盜舟。劫奪商民。黎裔歸國。復爲阮所殲。中朝亦不過問。同治間。法人來越南。始曰通商。繼思久據。時越南王屢告急。光緒戊辰。朝廷命李鴻章派員往偵。令下。無應者。桐城馬復賁應募往。由廣西出鎮南關至越南。壬午冬。偕其二使來天津乞援師。鴻章却其請。越遂亡。

越南女口極賤

越南地瘠民貧。女口極賤。自統領以至走卒。無不攜有室家。越南國王曾咨呈兩粵督撫。以爲兵燹之餘。生齒衰落。而女口爲兵民勾取。姦匪誘販。不知其數。恐人種將由此斷。請加嚴禁。但下所司報聞而已。

朝鮮紀恩碑

太宗崇德初。征服朝鮮。己卯。國王李琮立紀恩碑於三田渡。其銘曰。天降霜露。載肅載育。惟帝則之。並布威德。皇帝東征。十萬其師。殷殷轟轟。如虎如貔。西番窮髮。暨夫北貊。執殳前驅。厥靈赫濯。皇帝孔仁。誕降恩言。十行昭回。旣嚴且溫。始迷不知。伊戚自貽。帝有明命。如寐覺我。我后祗服。曰率而歸。匪惟憚威。惟德是依。皇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笑。爰束干矛。何以錫之。駿馬輕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謳。我后言旋。皇帝之賜。曰班六師。活我赤子。哀我蕩析。勸我稼事。金甌依舊。翠壇維新。枯骨再肉。寒荄復春。有石巍然。大江之頭。萬載三韓。皇帝之休。

朝鮮在中江互市之例

朝鮮爲我國外藩邊門。商民亦有互市之例。謂之馬市。市設於中江。歲春秋仲月望後。朝鮮員役以牛貨齊陳於江干。駐防兵丁臺驛夫以布七千五百十四段。易牛二百。鹽二百九十九包。海菜萬五千八百斤。海參二千二百斤。大小紙十萬八千張。棉麻布四百九十九段。鐵犁二百具。以京畿平壤黃海三道商各一人承辦。義州知府率員役領之。所具糗餌蕘魚。稱之曰宴。其官商曰別將。

設邊門章京以徠朝鮮

奉天鳳凰城東南三十里。鳳凰山之麓。植木柵爲繚垣。柵外以中江與朝鮮分界。柵內有屋三椽。門施管鑰。邊門章京司之。是爲通朝鮮之孔道。康熙己巳。設領催一名。兵九名。雍正丁未。添領催一名。兵十九名。乾隆辛酉。添兵二十名。丙寅。於兵額內。改領催二名。戶部議定以三千二百九十四兩。作爲定額。以歲春冬之季徵之。蓋朝鮮賀正旦使。以三月出邊。領時憲書員役。以十二月初旬出邊也。國家嘉惠遠人。凡鮮人之物。毫無收取。所抽乃邊門商民之互市者。馬市之兵丁台站門柵人等。所易牛馬農器。亦納稅焉。其有非時之謝恩稱慶諸典。

禮往來者。別爲造報。權使無衙署。僦民廛以居。無胥役。惟城尉撥有兵丁三人。供使令。歲支公用銀二百兩。

冊封朝鮮國王

凡四邊賓服之國。在東者曰朝鮮。每當敕封嗣位之國王。則先遣使請命於朝廷。皇帝卽命正副使奉敕往封。同治以前。皆如此辦理也。

光緒壬午平靖朝鮮之亂

朝鮮國王自李琮來歸。世奉正朔。察以順治二年薨。諡莊穆。六傳至玄孫吟。諡莊順。吟三傳至

曾孫瑛。瑛薨。諡宜格。世子昺前卒。追封王。諡康穆。孫奭嗣。奭薨。諡莊廟。無子。宣恪妃金氏命

從子昺入嗣。奉瑛後。昺薨。諡忠敬。亦無子。康穆妃趙氏命從子熙入嗣。奉昺後。以

繼瑛也。熙乃昺從弟。應之從子。暹應以子貴。號爲宣大院君。熙嗣位。時同治甲子。年幼。康穆太妃臨朝。乃命

宣大院君。是應總理國事。是應秉政十年。敵不侵疆。國內乂安。既反政。王熙柔

仁。妃閔氏擅權。用外戚。開海禁。聯外交。而懈於內治。大院君寢不平。光緒辛巳。

其子載先潛謀犯王宮。行廢立事。覺。辭連大院君。得置不問。而亂機始萌矣。大院

君有子三人王顯孫
夫載先似幼子也

壬午六月。朝鮮都監營兵以索餉譁變。攻日本使館。戕日

人。日使花房義質跳而免。亂兵入王宮。王熙與妃及世子圻皆奔避。大院君徐出鎮撫之。日本乘釁以兵艦至。朝鮮使臣參判金允植、侍講魚允中、在天津聞變。遂乞師。時北洋大臣李文忠、公鴻章以母喪給假百日歸葬。張靖達、公樹聲署直督。以聞於朝。德宗命廣東水師提督吳武壯、公長慶率登州戍卒三千東渡。謂之援護之師。七月初四日。吳發登州。初七日。抵朝鮮馬山浦。登岸。十一日。進壁漢城城外之南壇山。時日軍已入漢城。聞之恟懼。遞至仁川口。十三日。執大院君。是應。致之天津。亂遂定。吳既靖朝鮮之亂。而善後及與外人議約諸端。皆北洋大臣尸其權。吳有違言。又上疏言事。未白。鴻章遂成郟。甲申春。朝命吳率三營移屯金州之旅順口。留三營戍漢城。以其部將吳兆有統之。

幽禁朝鮮大院君李昰應之深意

朝鮮王本生父大院君李昰應既被執。乃送至京師。孝欽后命幽諸保定。待以客禮。令閉門。恩過。廷臣以朝廷於外藩事向不干涉。且朝鮮善後事宜亦未過

問。何獨於是應獨嚴。不許歸國。而不知孝欽於此。自有深意。則以朝鮮王李熙以旁支入承大統。其事正與德宗之繼穆宗略同。深慮醇親王他日恃皇帝本生父之尊。把持朝政。故先借是應事以示威也。顧醇王不悟其意。及後筦理軍機。是應被拘已三年矣。一日李熙有表至京。醇王以加恩外藩乞准其奏爲請。孝欽默然。久之。微哂曰。吾此舉正別有深意。將使天下有子爲人後者。有所警惕。而不敢妄爲耳。非於是應有仇怨也。醇王戰栗失色。伏地不起。有頃。孝欽笑而慰之曰。王毋多心。吾知王忠敬。此語非爲王發也。勅二內侍掖之以出。越數年。始釋是應歸。